

夢

紅心

卡达耶夫著

目次

卡達耶夫

劉伯誠將軍

夢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

小笛和水罐

兩座堡壘

他們兩個人

法捷耶夫

「小鳥」

斯達夫斯基

英雄故事

一

一二

二七

三七

四六

五四

六六

邵洛霍夫

在頓河流域

九六

伊凡諾夫

負傷者的故事

一〇五

穿過火網

一一六

吉洪諾夫

自由的搖籃

一二五

威爾塔

北極圈外

一三三

瓦希爾夫斯卡

黨證

一四二

一個德國兵士的日記

一五四

迪布里洛維奇

游擊隊的女兒.....	一六二
柯洛梭夫	
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	一六八
韋錦斯喀亞	
瑪麗.....	一七六
楊波爾斯基	
冰基.....	一八四
尼其廷	
偵探.....	一九一
蒲斯托夫斯基	
荒原中的小站.....	二〇〇
韋林斯基	
梅海爾.....	二〇九

倫柯夫

二二四

小皮鞋

格洛斯曼

二二一

老人

E · 柯諾寧科

二三一

妻子

G · 費什

二四一

罐頭盒子

後記

二四八

夢

V · 卡達耶夫

夢是人生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可是到現在科學還沒有斷定夢是什麼東西。在舊百科字典裏寫道：

「關於此種情況來到之近因，唯假設始能言之。」

我準備把這本厚書合起來了，因為關於夢的肯定的答案，一點也再得不到了。可是，這時我在旁邊的一欄裏，看到幾行關於夢的絕妙的解釋：

「夢用藝術寓意的表現成一個肩後長着蝴蝶翅膀和手中拿着小罌粟花的人形。」

寓意來救科學來了。

幼稚的，可是美麗的譬喻，把我的想像打動了。

我想述說一件值得保存到歷史中的驚人的夢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一部分混亂的紅軍，放棄了察里津，就開始向北方退却。

這次退却，繼續了四十五日。指揮部所統率的唯一的有戰鬥力的部隊，就只有五千五百名的布丹尼的軍團。同敵人的力量比較起來，這數目是藐不足道的了。

但是，布丹尼執行着戰鬥命令，掩護着退軍的後方，担任着敵人的一切的襲擊。可以說這是延長數十晝夜的一次戰鬥。在極短的休息中，無論吃飯，無論睡覺，無論洗臉，無論解鞍，都不能好好兒去作。

夏天是非常的酷熱。戰鬥是在比較狹窄的地帶——在沃瓦河和頓河中間發生的。但是，戰鬥員們常常整日夜沒有水用。戰鬥情況不允許離開所担任的方向，就讓費半點鐘工夫，到幾哩遠的井跟前去一下都不可能。

那時水比麵包貴。時間比水貴。

有一次，在退却開始的時候，他們在三日夜之中，打了二十次衝鋒。

二十次呵！

在不斷的衝鋒裏，戰鬥員們把嗓子都叫破了。他們砍着，從那乾透了的嗓子裏，連一聲也喊不出來了。

可怕的景象呵：騎兵衝鋒，肉搏，砍殺，舉起的馬刀，歪扭的，淌着髒汗的臉——可是一聲也沒有……

很快的在渴，啞，飢，熱的痛苦上，又加上了一種新的痛苦——同不可克服的夢魘奮鬥的痛苦。

滿身灰塵的傳令兵，帶着報告跑來，從馬鞍上落下來，就在自己的馬腿跟前睡着了。

衝鋒完結了。

戰鬥員們都勉強的騎到馬鞍上。再沒有一點能力同夢魘奮鬥了。

到晚上。

夢魘把眼睛閉上了。睫毛彷彿帶了磁性似的。眼睛入睡了。灌滿了沉重的，不動的，好像水銀似的血液的心臟，慢慢兒停滯起來了，同時沈重起來了的手，也停滯了，忽然落了下來，手指鬆開了，頭在擺着，軍帽都滑到額顱上了。

夏夜的微藍的夜幕，慢慢兒在那鐘擺似的在馬鞍上搖晃着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上落

下來了。

團長們都到了布丹尼跟前。他們等待着命令。

「大家都睡覺去，」布丹尼說着，強調着「大家」這個字，「我下令叫大家都休息。」

「官長同志……怎麼呢……警衛怎麼辦呢？……前哨怎麼辦呢？……」

「都睡，大家都睡……」

「可是誰……官長同志，可是誰擔任……」

「我擔任，」布丹尼說着，捲着左袖，把帶着黑皮帶的手錶，放到眼跟前。

他向那黃昏裏已經發着煙氣的燐光的錶面上的數字和指針望了一眼。

「大家都睡覺，無例外的都睡，全軍都睡，」他愉快的提高着嗓音說：「整整給二百四十分鐘叫休息。」

他不說：四點鐘。四點鐘——這在當時是太少了。他說：二百四十分鐘。在這樣的情況裏，他所給的是最大限度了。

『無論什麼你們都別擔心吧，』他補充着說。『我來給戰鬥員們守衛。我親自來。我負責。二百四十分鐘，連一秒鐘也不能多。起身的信號——是我放手槍。』

他照着那從來掛在大腿上的手槍匣，拍了一下，謹慎小心的用馬刺到自己的頓州的栗色的馬『卡畢克』的肚子上踢了一下，馬肚子都汗溼得發黑了。

一個人拱衛着全軍的酣夢。這人就是軍長。這真是軍規的驚人的破壞。可是當時沒有別的出路。一個人——衛護一切人。一切人——擁護一個人。革命的鐵律是如此的。

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好像一個人似的，躺到山谷的繁茂的草地上。

有些人還有力去解鞍和把馬腿縛起來，然後他們才枕着鞍子睡了。

其餘的人，彷彿暴卒似的，倒到未解鞍的馬腿跟前，韁繩不放手，就入到夢鄉去了。

這一道滿躺着睡人的山谷，具着戰場的模樣，在這裏一切都死亡了。

布丹尼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慢慢兒走着。他的傳令兵，十七歲的柯瓦列夫，在他後邊跟着。這位黑臉的小夥子，勉強的騎到馬鞍上；他打着盹，拼力的抬着那重得彷彿

鉛錘似的頭。

他們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走着，一圈一圈的走着，軍長和他的傳令兵——五千多睡人中的兩個清醒的人。

那時布丹尼比現在年輕十五歲。他那時瘦瘦的，高顴骨，很黑，稠而且長的鬍子，長在那大顴骨的，幾乎晒成了橙色的，黑眉的農民的臉上。

他圍着露營走着，有時在升上來的月光裏，辨認着自己的戰鬥員，辨認着他們，用父親俯在睡着了兒子的搖籃上的那種溫柔的微笑笑起來。

褐色鬍子的大漢瓦德曼，好像被閃電擊了的橡樹似的，仰天倒到草地上，馬鞍落到仰着的頭底下，大拳頭中握着手槍，就是在夢中也不能把牠鬆開的。他的胸脯很寬廣，那容量就好似箱子似的。胸脯對着星兒鼓着，合着熟睡的打鼾的節拍，一起一落着，這鼾聲把周圍的荒草都吹動了。另一隻大手，蓋着溫暖的地，——你去試試吧，去把這地從瓦德曼手中奪來吧！

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好像死人似的睡着，額髮蓋到眼上，他腰中掛的不是哥薩克

的飛快的馬刀，而是一把劍，一把很大的古劍，這劍是從一個愛古武器的地主家裏徵發來的。那劍在貴族書齋裏的波斯的壁毯上，閑掛了幾百年了。可是現在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把牠拿來，好好的磨了磨，用牠來作戰，反對白黨呢。在全軍裏沒有一個人的胳膊像白玲基的那麼長，那麼有力。有過這樣的一件事。有一次，白玲基到一個有錢的屯子裏，給自己的馬弄草料去了。他請求叫賣一點草。女主人說：

「沒有。只剩一垛了。」

「我要不多，」白玲基苦求着說，「我只把我的馬喂一喂，只要一小抱。」

「怎麼呢，」女主人說，「一小抱，請你去拿吧。」

「謝謝，女掌櫃的。」

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走到草垛跟前，就把所有的草都抱起來了。女主人吃了一大驚：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長的胳膊呢。可是沒有辦法。白玲基咳嗽了一聲，就把草垛抱上到露營裏去了。他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曉得。他只突然把草擲了，喪魂失魄的回到露營來。手在抖擻着，牙也對不住齒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怎麼了，白玲基？』

『啊哈……別問吧。真把我嚇壞了……滾他的去吧！……』

戰鬥員們都發呆了：『如果把最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都嚇壞了，這是什麼玩藝呢？……』

可是他站着，醒悟不過來。

『去他媽的吧！……一個該死的逃兵，把我嚇着了，在陰間叫他燒死吧！』

『什麼東西？誰？』

『我已經說了——逃兵……我把那鬼乾草抱着走着，可是那草裏邊亂動起來……他媽的，原來是一個該死的逃兵呵！』

原來一個逃兵躲在乾草裏。白玲基就把他同草垛一起抱走了。在路上逃兵好像老鼠似的亂動着，跳了出來，就把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幾乎嚇死了。

真是笑話！

布丹尼又溫柔而勇敢的微笑起來，謹慎小心的從自己的戰鬥員白玲基的頭上，從他

的鏡子似的映着青色的圓月的利劍上跨了過去。

夜在過着。曠野之夜的星的時計，在頭頂上移動着。馬上就得叫醒戰鬥員們了。

「卡畢克」突然停住了，豎起耳朵。布丹尼細聽起來。他把自己的被行軍的燎火將一邊烤熱了的保護色的帽子，好好戴了戴。

有幾個騎兵，從山谷上邊來了。他們的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把月亮遮住了。布丹尼凝然不動了。騎兵們往露營裏下着。前邊的一個人停住馬，對着那在模糊的，發着紅光的燎火前面換着靴子的戰鬥員欠着身子。

那位騎兵手裏拿着紙煙。他想吸煙的。

「喂，」騎兵說，「什麼村子？給一個火把！」

「你是誰？」

「你沒看見嗎？」

騎兵把肩膀向戰鬥員一偏。上校的肩章，在月光裏閃了一下。

一切都明白了。軍官的騎探隊，在黑暗中來到紅軍的宿營裏，把這當成自己的軍隊

了。這就是白軍很近了。別耽誤時間吧。布丹尼當心的從黑暗裏出來，舉起手槍。在黎明前的靜寂裏，開了一槍。上校倒了。戰士們都跳起來了。軍官的騎探隊都被擒了。

『上馬！』布丹尼喊道，

過一分鐘，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已經都在馬上了。再過一分鐘，遠遠的在曠野的多露的初出的陽光裏，走近的白黨騎兵的灰塵騰起了。

布丹尼下令叫展開來。第四騎砲兵營的三個砲兵連，開始咆哮起來了。

戰鬥開始了。

不久以前，布丹尼想起了這一段插話，沉思的微笑着說：

『是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彷彿一個人似的，縱橫錯雜的在地下睡着。打鼾，這樣的打鼾呵！鼾聲把荒草都吹得擺動起來了！』

他密縫着眼，向牆上掛的地圖望了一下，懷着特別滿意的心情重複着說：

『荒草都擺動起來了！』

我們在軍委會裏的布丹尼的辦公室裏坐着。莫斯科的生動的雪花在窗外落着。

我想像着一幅絕妙的圖畫，曠野。夜。月。睡了的露營。布丹尼騎在馬上。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難克服的夢魘，有額髮的，面黑的小孩子，他耳邊夾着一小束枯萎的罌粟花，滿罩着灰塵的熱肩上，落着一個睡了的蝴蝶。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

V · 卡達耶夫

有一個小姑娘珍妮。有一次，她媽媽打發她到舖子買麵包圈去。珍妮買了七個麵包圈：給爸爸買了兩個帶茴香的麵包圈，給媽媽買了兩個帶罌粟子的麵包圈，給自己買了兩個帶糖的麵包圈和給弟弟巴里克買了一個粉紅色的小麵包圈。珍妮提着一串麵包圈，就回家去了。走着——向旁邊張望着，讀着招牌，數着烏鴉。可是就在那時候，一隻生狗緊貼在後邊，把所有的麵包圈，都一個跟着一個的吃完了：才上來吃了爸爸的帶茴香的麵包圈，其次吃了媽媽的帶罌粟子的麵包圈，後來吃了珍妮的帶糖的麵包圈。珍妮覺得麵包圈非常的輕起來了。轉回頭來——可是已經晚了。空麻線在擺着，狗把最後的一個粉紅的——巴里克的——麵包圈也吃光了，舐着嘴唇。

「呵哈，害狗！」珍妮叫起來，就在牠後邊追起來了。

跑着，跑着，沒有追上狗。自己却迷了路了。看見——完全是一個生地方，沒有大屋

子，一些小房子在立着。珍妮嚇了一跳，就哭起來了。忽然不知從那來了一位老太婆。

「小姑娘，小姑娘，你爲什麼哭呢？」

珍妮就把一切都告訴了老太婆。

老太婆可憐着珍妮，把她引到自己的小花園裏，就說：

「不要緊，別哭，我幫你忙。不錯，我沒有小麵包圈，也沒有錢，可是，在我的小花園裏有一朵花，叫做「小花兒——七瓣小花兒」，牠一切都能作的。我曉得你是一個好小姑娘，雖然你愛向旁邊張望。我把小花兒——七瓣小花兒送給你，牠什麼事都能辦的。」

老太婆說着這些話，把一朵類似甘菊的非常美麗的小花，從花壇裏摘下來，送給了小姑娘珍妮，牠有七個透亮的花瓣，每個花瓣的顏色都不一樣：黃的，紅的，藍的，綠的，橙色的，紫的和青的。

「這一朵小花，」老太婆說，「不是普通的花。你想要什麼牠就能作什麼。爲着這個，只要撕下一個小花瓣來，把牠擲去，就說：

「飛鴨，飛鴨，小花瓣兒鴨，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鴨，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呀呀呀如意。

呀呀吧，叫把這這那那都作起來。」

這即刻就作起來的。」

珍妮客客氣氣的謝了老太婆。出去到籬笆門外邊，這時才想起來不知道回家的路。

她想回到小花園裏，求告老太婆，請她把她送到附近的警察跟前，可是無論小花園，無論老太婆，都沒有了，怎麼辦呢？珍妮已經打算照自己的習慣哭起來的，甚至連鼻子都皺得好像手風琴似的了，於是忽然就想起了那一朵神聖的小花。

「呵，我們瞧一瞧吧，這「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是什麼玩意呢！」

珍妮趕快撕了一個黃花瓣，把牠擲去就說：

「飛鴨。飛鴨，小花瓣兒鴨，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鴨，打轉來。

待你剛兒挨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我帶着麵包圈兒回家裏！」

沒待她把這說完，就在那一瞬間，她就到家裏了，手裏提着一串小麵包圈。

珍妮把小麵包圈交給媽媽，自己想道：這真是一朵絕妙的小花，一定應當把牠插到最好的小花瓶裏吧！

珍妮是一個很小的的小姑娘，因此，她上到椅子上，伸着身子去取那可愛的媽媽的小花瓶，那花瓶放在書架的最高的一格上。也真倒霉，這時烏鴉由窗外飛過。當然。珍妮

當時想確確實實的曉得有幾個烏鴉——七個呢，或者是八個？她張開口，屈着手指，去數起來，可是小花瓶落下去就——噹哪一聲，——打成碎片了。

「你又把什麼東西打碎了，糊塗虫！」媽媽從廚房裏嚷着。「是不是把我的最愛的小花瓶弄打了？」

「沒有，沒有，媽媽，我什麼也沒有弄打。這是你心裏想的，」珍妮嚷着，可是她自己趕快撕了一個紅花瓣，把牠擲去就低聲說：

「飛喲，飛喲，小花瓣兒喲，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圈兒喲，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吩咐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媽媽的可愛的花瓶兒完完整整的對在一起。」

沒待她把這說完，那些碎片自己互相往跟前爬着，就接合到一塊了。

媽媽從廚房裏跑來了，——一瞧，她的可愛的小花瓶，依然無恙的放在原地方。媽媽爲防萬一起見，用手指對珍妮威嚇了一下，就打發她上院裏玩去了。

珍妮來到院子裏，男孩子們都在那兒玩着『巴巴寧』（註），都坐到舊木板上，把一根棍子插到沙裏。

『小朋友們，小朋友們，叫我來玩一玩吧。』

『想的可好！你沒瞧見——這是北極嗎？我們不帶小姑娘到北極的。』

『這只是一些木板，這算什麼北極呢？』

『不是木板，是大冰塊。走吧，別打攪吧。我們的壓力正是大着呢。』

『那麼，不留我玩嗎？』

『不留。滾開吧！』

註：巴巴寧（J. Lapinine）蘇聯英雄，北極探險家，現在任蘇聯北海航道管理局長。著有在北極等兒童小說。

「那也就罷了。沒有你們，我馬上也會到北極的。不過不是在你們這樣的北極，而是在真正的北極。可是你們這——算貓尾巴！」

珍妮去到大門跟前，把那神聖的「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掏出來，撕了一個藍花瓣，擲去就說：

「飛鴨，飛鴨，小花瓣兒呀，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鴨，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咐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我馬上到北極！」

沒待她把這說完，忽然一陣旋風吹來，太陽沒有了，變成了可怕的夜，地在脚下好像陀螺似的轉着。

珍妮那時穿着夏天的衣服，光着腳，孤零零的一個人到北極了，可是那裏的寒冷在一百度呢。

「唉呀，好媽媽，我凍壞了！」珍妮叫着就哭起來，可是眼淚立刻就變成了冰柱，掛在鼻子上，就好像在水管子上的一般。

同時，七隻白熊，從大冰塊後邊出來，就一直向小姑娘跑去了，一隻比一隻兇：第一隻是急燥的，第二隻是兇狠的，第三隻戴着便帽，第四隻是脫毛的，第五隻是毛被揉了的，第六隻是斑點的，第七隻是最大的！

珍妮嚇得忘形了，他用凍了的手指，抓起了「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撕了一個綠花瓣，擲去就拼着全力說：

「飛嘯，飛嘯，小花瓣兒嘯，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嘯，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咐吩咐如意。

吩咐吧，叫我即刻又在我們的院子裏！」

就在那一瞬間，她又再在院子裏了。可是男孩子們都望着她笑着。

「唔，你的北極在那裏？」

「我到過了。」

「我們沒看見。你證明叫瞧瞧吧。」

「你們瞧吧——冰柱還在我這兒掛着呢。」

「這不是冰柱，而是貓尾巴，什麼，拿了嗎？」

珍妮見怪了，決定不再同男孩子們纏了。去到別的院子裏，同女孩子們玩去了。一

來到——就看見小姑娘們有各種各樣的玩具。有的人有小轎車，有的人有皮球，有的人有跳繩，有的人有二輪腳踏車，還有一個女孩子有一個會說話的大洋娃娃，牠戴着洋娃娃的草帽，穿着洋娃娃的膠皮鞋。珍妮苦惱起來了。甚至她的眼睛都羨慕得好像羊眼似

的發黃了。

「唔，」她想着，「我現在叫你們瞧一瞧，看誰有玩具吧！」

她把「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掏出來，撕了一個橙色的花兒，擲去就說：

「飛嘯，飛嘯，小花瓣兒嘯，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嘯，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吩咐如我意。

吩咐吧，叫世界上所有的玩具都歸我呢！」

就在那一瞬間，玩具從四面八方都向珍妮跟前擲來了。

當然，首先跑來的是洋娃娃，眼睛大聲的打得響着，不停的唧唧哇哇的叫着「爸爸媽媽，」「爸爸——媽媽。」起初珍妮非常的高興，可是洋娃娃竟然這麼樣多，牠

們一下子就填滿了全院子，一條胡同，兩道街和半個曠場。那時走一步路不踩洋娃娃都不行。周圍除了洋娃娃的唧唧哇哇的聲音以外，什麼也聽不見了。你想像一下吧，五百萬會說話的洋娃娃，有多麼樣的吵人呢？牠們一點不少呢。這還不過是莫斯科的洋娃娃呀。可是從列寧格勒，哈爾科夫，畿輔，里沃夫及蘇聯其他城市的洋娃娃還沒趕到呢，牠們都好像鸚鵡似的，在蘇聯的各路上哇哇的叫着。珍妮甚至有點怕起來，可是，這還只是開始呢。小皮球，小球，自行車，三輪腳踏車，拖拉機，汽車，坦克，小戰車，大炮，都自己跟着洋娃娃滾來了。跳繩好像蛇似的爬着，絆着洋娃娃的腳，使性急的洋娃娃更大聲的叫起來。千千萬萬的玩具飛機，飛船，滑翔機，都在空中飛着。棉花製的跳降落傘人，好像鬱金花似的，從天上撒下來，掛到電話線上和樹上。城裏的交通停頓了。站崗的警察，爬到路燈柱子上，不知道做什麼好了。

「够了，够了！」珍妮嚇得抱着頭叫起來。「算了吧！你怎麼呢，你幹嗎呢？我真不要這麼多的玩具呵，我說笑話的。我怕……」

可是無濟於事，玩具盡管在堆着，堆着。

全城的玩具，都一直堆到房頂上了。

珍妮上到梯子上——玩具在跟着她。珍妮上到露台上——玩具在跟着她，珍妮上到樓頂上——玩具在跟着她。珍妮上到房頂上，趕快撕了一個紫花瓣，擲去就很快的說：

「飛喲，飛喲，小花瓣兒喲，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喲，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吩吩咐如意。

吩咐吧，叫玩具趕快都回到商店去！」

於是一切玩具就即刻消失了。

珍妮把自己的「小花兒——七瓣小花兒」一望，看見總共只剩下一個花瓣了。「這樣回事喲！把六個花瓣都浪費了，連一點樂趣也沒有。唔，不要緊。將來要聰明些了。」

她去到街上，走着想着：

「我還該叫什麼呢？我給自己叫兩公斤「熊牌」糖吧。不，最好是叫兩公斤「冰」糖吧。或者不要吧。最好這樣辦：叫半公斤「熊牌」糖，半公斤「冰」糖，一百克蘭姆花生糖，一百克蘭姆胡桃，還有，無論如何給小弟弟叫一個粉紅色的麵包圈。可是有什麼意思呢？唔，就讓我把這些來吃了。什麼也不會留下的。不，最好我給我自己叫一輛三輪自行車。不過，幹嗎呢？我騎一騎，過後該怎麼呢？有時會叫男孩子們奪去呢。或者還會挨揍呢！不。最好我給自己叫一張電影票或馬戲票。耶裏總執鬧些。或者叫一雙新涼鞋吧？這也並不比馬戲壞。不過，實在說，那新涼鞋有什麼意思呢？可以叫更好的東西呢。主要的是別忙。」

珍妮這樣打算着，忽然看見一個很好的男孩子，他坐在大門跟前的板凳上。他有很大的藍眼睛——愉快的，可是沉靜的眼睛。小孩子非常譎然可親的，一望而知不是愛打架的人，珍妮想同他交識起來。小姑娘一點都不怕的走到緊跟前，近得在他的每一個眼珠裏，都非常清楚的看見了自己的擺在兩肩上的小辮子。

「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威嘉。你叫什麼名字？」

「珍妮。我們來玩捉迷藏吧？」

「我不行。我是跛子。」

珍妮就看見他的一隻腳穿着畸形的鞋子，那鞋底非常厚。

「多可惜，」珍妮說。「我很喜歡你，我真願意同你一塊跑着玩。」

「我也很喜歡你，我也真願意同你跑着玩，但是，可惜這不可能。沒有法子。這一輩子就這樣了。」

「呵哈，小朋友，你說什麼話！」珍妮叫着，就從兜裏把神聖的「小花兒——七瓣小花兒」掏出來。「你瞧吧。」

小姑娘說着這些話，小心翼翼的把最後一個青花瓣撕下來，把牠在眼上貼了一下，後來手指鬆開，用那幸福得抖顫了的細聲音唱起來：

「飛鴨，飛鴨，小花瓣兒囉，」

飛到西來飛到東，

飛到北來又到南，

繞一個圈兒轉，打轉來。

待你剛剛兒挨着地——

吩咐吩咐如意。

吩咐吧，叫威嘉健康起來吧！」

就在那一分鐘，男孩子從板凳上跳下來，就同珍妮玩起捉迷藏來，而且跑的好得小姑娘無論怎樣用力也趕不上他了。

小笛和水罐（故事）

V · 卡達耶夫

樹林裏楊莓長熟了。

爸爸拿着帶把的茶缸，媽媽拿着茶杯，小姑娘珍妮提着水罐，給了小巴里克一個小碟子。

他們來到森林裏，就摘起漿菓來；看誰先摘。

媽媽給珍妮擇了一塊好地方說：

『小女兒，這一塊好地方給你吧。這裏楊莓多極了。摘去吧。』
珍妮用牛蒡把水罐拭了一下，就去了。

走了又走，看了又看，什麼也沒有找到，就帶着空罐子回來了。

看到大家都有楊莓，爸爸有一茶缸的四分之一，媽媽有半茶杯，小巴里克的碟子裏有兩個漿菓。

「媽媽，呵，媽媽，爲什麼你們都有，我一點也沒有呢？大概你給我擇了一塊最壞的地方吧。」

「你好好找了嗎？」

「好好找了。那兒連一個漿菓也沒有，盡是些葉子。」

「葉子下邊你看了嗎？」

「沒有看。」

「你瞧！應當往下邊看一看呢。」

「巴里克很小。他自己同楊莓一樣高。他用不着往下邊看。可是你已經成了够高的姑娘了。」

爸爸說：

「那些漿菓滑頭着呢。牠們向來總是避人的。應當要會摘牠。你瞧我怎麼摘的。」

這時爸爸就蹲下去，向地下彎着腰，往葉子底下望着，一個一個的摘着菓子說：

「我摘着頭一個菓子，看着第二個，揪着第三個，第四個菓子恍恍惚惚的露着。」

『好吧，』珍妮說，『謝謝你。爸爸。我照這樣作。』

珍妮去到自己的地方，蹲着，向地下彎着腰，在葉子底下望了一眼。葉子下邊很多漿菓。眼睛在張望着。珍妮摘着菓子，放到水罐裏。摘着說：

『我摘着一個菓子，看着第二個，瞅着第三個，第四個菓子恍恍惚惚的露着。』
可是珍妮馬上就蹲得討厭了。

『够了，』她想着。『大概我摘得不少了。』

珍妮站起來，往水罐裏望了一眼。可是那裏總共只有四個漿菓。

『真少得很！又該蹲下去了。沒法子。』

珍妮又蹲下去，摘着菓子說：

『我摘着一個菓子，看着第二個，瞅着第三個，第四個菓子恍恍惚惚的露着。』

珍妮往水罐裏一望，那兒總共只有八個漿菓——甚至連罐底都沒有蓋住。

『唔，』她想着，『我真不愛這樣摘。時時刻刻彎着腰，彎着腰。等你把罐子摘滿的時候，恐怕也累了。最好我去給自己擇一塊好地方。』

珍妮到樹林裏找着那楊莓不往葉子底下躲，反而自己往眼裏鑽和情願到罐子裏去的那地方。

她走，又走，沒有找着這樣的地方，累了，就坐在小樹盤上休息起來。坐着，因為沒事做，就由罐子裏把漿菓掏出來，填到口裏去了。把八個菓子都統統吃了。往空罐裏望了一眼，想道：現在怎樣辦呢？誰來幫我一下忙也好！

她想到這裏，苔蘚就動起來了，草地也裂開了，一個不大的結實的小老頭，從樹盤下邊出來了：白外套，灰鬚鬚，天鵝絨帽子，一根小乾草橫綴在帽子上。

「你好吧，小姑娘，」他說道。

「你好吧，伯伯。」

「我不是伯伯，是爺爺。或許認不出來了嗎？我是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是一切蘑菇和漿菓的總頭目。你嘆什麼氣呢，誰惹你了？」

「老爺爺，漿菓惹下我了。」

「我不曉得，我這裏的漿菓都是很溫和的。他們怎麼惹你了呢？」

「牠們都在葉子底下躲着，不願露面。從上邊什麼也看不見。彎着腰，彎着腰。等你把罐子摘滿的時候，恐怕要累了。」

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掠着自己的灰鬍鬚，微笑着說：

「真是小事情。對於這個，我有一根專門的小笛子。這笛子一奏，一切漿菓即刻都從葉子裏邊出來了。」

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把小笛子從兜裏掏出來說：

「奏吧，小笛子！」

小笛子自己奏起來了，當牠一奏的時候，到處的漿菓都從葉子裏露出來了。

「停止吧，小笛子！」

小笛子停止了，漿菓也躲了起來。

珍妮歡喜起來。

「老爺爺，呵，老爺爺，把這小笛子送給我吧。」

「我不能奉送你。我們來交換吧。我把小笛子給你，你把水罐給我；我非常愛這水

罐。」

「好吧。我很願意換。」

珍妮把水罐給了輩子老頭，給了老住在林子裏的人，從他手裏拿過小笛子，趕快就往自己的地方跑去了。跑到就站到中間說：

「奏吧，小笛子！」

小笛子奏起來，田裏的一切葉子，就在那一瞬間都動起來了，彷彿一股風刮着牠們似的，都轉過面來。

最初是嫩菓子，還完全是青的漿菓，從葉子裏露出來。跟着露出來的是老一點的漿菓——一面是粉紅的，另一面是白的。後來很熟的漿菓——又大又紅的漿菓露出來了。最後，幾乎成了黑色的，水溜溜的被葉子蓋着的芳香的老菓子，也從最下邊露出來了。

珍妮周圍的一切田野，馬上就被漿菓撒滿了。這些漿菓都在太陽地裏露着，向小笛子撲着。

「奏吧，小笛子，奏吧！」珍妮叫着。「快些奏吧！」

小笛子快些奏了起來，漿菓露出來的更多了，多得牠們下邊連葉子都完全看不見了。

可是珍妮不停止。

「奏吧，小笛子，奏吧！更快一點奏吧！」

小笛子更快的奏起來了，整個的森林，都充溢着如此悅耳的悠揚的聲音，彷彿這不是森林，而是樂器箱似的。

蜜蜂再不從花上去碰蝴蝶了；蝴蝶好像掩書似的，把翅膀掩起來；小知更鳥由自己的在接骨木的小枝上搖晃的輕巢裏探視着，狂喜的張着黃色的嘴，蘑菇都用腳尖站着，不讓露出一點聲音來；甚至那有名的愛鬧的蜻蜓，都停在空中，深深的心坎裏，都被這絕妙的音樂陶醉了。

「我現在可要開始摘了，」珍妮想着，手已經向那最大的和最好看的漿菓伸去了，忽然想起了罐子換了小笛子，現在她沒有地方裝楊莓了。

「唔，糊塗的笛子！」小姑娘氣憤憤的嚷起來，「我沒有地方裝菓子，可是你奏得

不亦樂乎了。即刻別作聲吧！」

珍妮跑回找那輩子老頭，找那位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

「老爺爺，呵，老爺爺，把我的罐子還我吧。我沒有地方裝菓子。」

「好吧，」那輩子老頭，那位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我把你的罐子給你，不過你把我的小笛子還我。」

珍妮把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的小笛子交給他，拿上自己的水罐，就很快的跑回自己的地方了。

跑到了，可是那兒已經連一個漿菓也不見了——只是一些葉子。真倒霉！有小笛子——缺水罐。有水罐——缺小笛子，怎麼辦呢？

珍妮想了又想，就決定再去找輩子老頭，找那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要小笛子去。

到了就說：

「老爺爺，呵，老爺爺，把小笛子再給我吧。」

「好吧。不過你把罐子也再給我。」

「不給。我得要罐子裝漿菓呢。」

「唔，這樣我不給你小笛子。」

珍妮求告着：

「老爺爺，呵，老爺爺，沒有你的小笛子，一切漿菓都鑽到葉子底下，不露面了，那我怎樣往自己的罐子裏摘牠們呢？我必需也要罐子，也要小笛子呢。」

「你真是一個滑頭的小姑娘！把小笛子，罐子都要給她呵！你不要小笛子，只要罐子也能行呢。」

「不行，老爺爺。」

「可是別的人怎麼都能行呢？」

「別的人都向地下彎着腰，從旁邊向葉子底下望着，才一個一個的摘着漿菓。他們摘着一個菓子，看着第二個，眯着第三個，第四個菓子恍恍惚惚的露着。我很不歡喜這樣的摘。彎着腰，彎着腰。等你把罐子摘滿的時候，恐怕要累了。」

「哈哈，原來是這樣的呵！」輩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着氣得灰鬚鬚都變

得黑而又黑了。『哈哈，原來是這樣的呵！誰曉得你還不過是一個懶虫呵！把你自己的罐子帶上走開吧。什麼小笛子也不給你！』

葦子老頭，老住在林子裏的人說着這樣話，把脚一踏，就鑽到小樹盤底下了。

珍妮對自己的空罐子一望，想起爸爸、媽媽和小巴里克都在等着她，趕快跑到自己的地方，蹲下去，往葉子底下望着，就敏捷的一個一個的摘起菓子來。

摘着一個，看着第二個，眯着第三個，第四個恍恍惚惚的露着。摘着一個，看着第二個，眯着第三個，第四個恍恍惚惚的露着……

珍妮馬上摘滿了一罐子，就回去找爸爸，媽媽和小巴里克去了。

『真聰明，』爸爸對珍妮說，『拿來滿滿一罐子。大概累了吧？』

『不要緊，爸爸，罐子幫了我的忙了。』

大家都回家了：爸爸帶着一滿茶缸，媽媽帶着一滿杯，珍妮帶着一滿罐，小巴里克帶着一滿碟。

可是關於小笛子的事，珍妮無論對誰一句話也沒有告訴。

兩座堡壘

V · 卡達耶夫

我在尼斯威日地方，看了拉得支威爾公爵的一座著名的堡壘。紅軍剛剛開到。堡壘的主人們沒來得及逃亡，他們突然都被擒了。堡壘被水圍繞着。牠有一道堰，通到小城市裏。波蘭人把堰上敷設了地雷。如果他們把堰炸毀了，——附近就要被淹了。可是在驚慌中，他們沒來得及炸堰。這災禍預先避免了。我們避過了吊橋，沿着那種着樹的，樹身粉白了的，敷設了地雷的堰，進到堡壘的很深的門洞裏。地上放着古銅大炮和十六七世紀的小砲。裏邊的四方形的院子中間，修成了花壇。秋天的花卉，——紫苑花和荷葉蓮——映照着帶着直角的高窗子的光牆。花壇的周圍和沿着牆跟前，也放着古砲。堡壘的一處耳房在修理着。放着梯子。一部份新牆皮，發着白色。在正門上刻着尖翅膀的釣鼻子的波蘭鷹；威尼斯的鉄燈在掛着，粗糙，可是很美觀。我們沿着帶銅欄杆的石梯子，進到一個昏暗的大前廳裏，那裏掛着暗色的古畫和擺着暗色的古家具。我們的衛

兵室，暫時設在這兒，武裝的紅軍士兵們，都坐在安樂椅上和沙發上，機關槍在蹲着。衛隊長派人找管理人去了；那人馬上就來了。這是一個不大年輕的結實的先生，穿着一面毛的貴重的寬大的英國的呢衣服，穿着便鞋和沒有扣鈕子的極好的襯衫。他帶着卑屈的，微有點甜密的沙爾的厚情，同我們寒暄着，在這厚情背面，覺得深深的隱藏着一種輕蔑和憤怒。我們請他帶我們參觀一下堡壘。他又鞠了一躬，就帶我們到各廳裏去了。

我們跟他走着，驚訝着波蘭貴族的廳堂的宏偉，衆多和富麗。每一個房間，都有小戲院的看廳那麼宏大。有些是上下兩層窗子的大廳。特別惹人注目的是到處的牆都是白的，那種粗俗的，我甚至可以說是營房式的白色，襯出了家具及用各種珍貴木料所敷成的地板的富麗：紅木，烏木，檸檬木，明光發亮的大門，裝着細金框子的大鏡子，我們看了公爵的書室，室中間放着一張長棹子，這棹子上鬆鬆的可以容五十個人。棹子用貴重的棹布和繡花鋪着。上邊擺着花，花瓶，小畫像和現代的全家福照片。到處都散亂着好多法國的畫報和美國的七月份，八月份，甚至對於主人的命定的這一個凶年的九月份的『雜誌』。一座巨大的木火爐，牠的發人的美觀和風趣，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據管理

人用微帶點波蘭口音的漂亮的俄國話的解釋，這座火爐是有自己的歷史的。老公爵從羅馬的一個教堂裏，運回了一個講壇，就命令把這改作成了火爐。我們看了一個巨大的游獵室。地上敷着熊皮，狼皮，狐狸皮。在好多長棹子上，放着打獵的武器：手槍，大口徑短銃，短劍，現代的馬鎗，步槍。牆上掛着許許多多的鹿角，沙鹿角，野猪牙是成對的用金子鑲起來，用金鍊子繫着，掛在小釘上，就好像骨製的小頸圈似的。每一對野猪牙下邊，都有題字。這些角和牙，竟然在巴黎的貴族游獵展覽會上，都得到『頭獎』呢。然後我們參觀了騎士室，滿擺着騎士的甲冑：盔，胸甲，股甲。騎士的行列，順着白牆站着，發着暗色的銀光 and 金光。騎士盔上的格子眼裏，插着鴉鳥的羽毛。在一個室裏，我們看見了一幅奇妙的全家福的畫像。那兒畫着一位全身的高個子的波蘭小貴族，或者是公爵，或者是波蘭王（拉得支威爾氏族曾做過波蘭王），同他站在一排的是一個高個子的女人，而同她站在一起的，是另一個女人，身個少矮一點。管理人給我們解釋說，有一位拉得支威爾，定了一幅全家福畫像——自己同妻子。像畫成了，掛起來了。過了一個時候，妻子就去世了。公爵同另一位女子結婚了。需要新的全家福畫像了。公爵不

願化錢，就吩咐把新妻子的畫像，添加到舊有的全家福上。可是因為地方不得夠，就用一塊麻布，縫到畫上，宮廷的下等畫家，就把新妻子畫上了。我們在這幅奇妙的全家福上看出了接縫，我以為這幅畫够有力的把一位拉得支威爾公爵的性格表現出來了。一個廳接着一個廳的看過去。全堡壘的四分之一還沒有看完，我們就累了。

「這裏有多少房間？」我向着管理人說。

「有一百二十來個，」他鞠躬回答着。

「主人有多少土地？」

管理人又鞠躬說：

「有六萬頃（註）。」

「有多少森林？」

「有五千頃。」

那時，堡壘裏過着自己的照例的生活。穿着窄上衣和長着窄串臉鬍子的聽差們，由

註：頃爲俄頃，每頃約合二十華畝。

廳裏走過去。婢女們的裙子，沙沙的響着。由一道開着的門裏，我看見了廚房敷的光潔的五彩方磚；老頭子聽差，從椅子上端起了一個銀托盤，上邊放着薩克遜茶杯，冒着咖啡的熱氣。在一張特製的安樂椅上，在走廊裏推着一位半身不隨的高慢的老太婆！拉得支威爾公爵老夫人。我們急忙着。我們再沒有時間參觀傑壘了。我們出來了。管理人把我們引到梯子跟前說：

「應該報告諸位，公爵雖然有六萬頃地和五千頃森林，可是老實說，這地和森林都不大好的……我不以為這是妥當……」

我沒有聽他說完就出去了。我記不起來了。當然，我曉得世界上有公爵和長子承繼權，可是總有點抽象的。現在我親眼看見這個了。這特別給我了一種絕大的印象，因為我看見了住在這傑壘周圍的農民的不能比較的驚人的貧困。爲着建築，維持，裝飾這一座該咒的傑壘，爲着生活在這種該咒的豪華裏，去逛巴黎，紐約，在蒙台—卡洛揮霍金錢，擁有千百輛汽車，定購貴重的香水，美酒及裝飾品，爲着這，拉得支威爾氏在幾百年來實實在在的吸盡了農民所有的血汗。拭鼻涕的手帕，每條就值兩千弗郎，那是在巴

黎卡普琴花園的特魯·卡吉耶商店買來的。「六萬頃土地呵！」呵哈，走狗，好久我的心都不能平靜下來。

過了一些時候，我參觀了另一個堡壘。這是米爾城的著名的米爾斯基公爵的堡壘。我在西白俄羅斯遊歷的期間，不斷的從遠處望見牠。有時夜間在薄雲的有月的背景上，兩座嘎特式的塔的側影，由我們附近浮了過去，一羣黑鳥在上邊飛着。拉得支威爾的堡壘是十五世紀的。米爾斯基的堡壘大約是十三世紀的。牠被很高的城牆圍繞着。覺得穿着鋼甲的騎士們，馬上就要從城門裏飛馳出來似的。這座堡壘是具着瓦爾泰爾。史各德的風味的。牠四分之三都倒塌壞了。砲眼在張着，一個塔頂倒坍了。另一個塔頂上的上鏽了的風信旗還完整着。剝落的牆皮，使古牆基的人字义的大礮都露了出來。我們坐在汽車上，穿過騎士的城門樓——裏邊都熏成黑的了——大胆的入到堡壘的院子裏。石鋪的院子裏，亂堆着家具。旁邊放着一張粗笨的非常舊的橡木棹子——簡直像十六世紀法國新教徒的棹子似的。牆角裏長滿了野薔薇。牠的珊瑚似的果實和帶刺的枝條，使我想像到睡美人。堡壘的耳房張着破窗口。房頂沒有了。房子中間，從前廳堂所在的地方，

現在長着檸檬黃的大紅的、肉桂色的楓樹。樹枝正隔着窗眼在裏邊隱現着。堡壘的耳房裏，長着秋天的楓樹。可是堡壘的中部還依然完整着。主人們在裏邊一直住到最後的時光。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着外套，袖子上紮着紅布的人——工人自衛隊的衛兵。我到他跟前問了好，掏出了自己的證明書，請求參觀堡壘。他看了證明書，交還了我，叫我離開十步遠。我想他是開玩笑的。可是他忽然端起自己的來福鎗，拉着鎗機。「向後去！」他喊道。我退回去，站在適當的距離，同他商量讓我到堡壘裏去。他是毫不動搖的人。我生氣了。把證明書掏出來，把自己軍帽上的紅星指給他看，把勳章也指給他看——他端着來福鎗好像彫像似的站着。他有極嚴的命令，就是沒有工人自衛隊長，任何人都不讓到堡壘裏去。我氣起來了。他又把鎗機拉的響着。我除了到城裏找工人自衛隊長外，什麼辦法也沒有了。工人自衛隊長懇切的把我帶着，由那執拗的衛兵跟前過去，到堡壘裏去了。那裏連一點有趣的東西也沒有的。依然是那些畫，花瓶，珍貴的家具：『德呂風坎』牌的新出的無線電收音機，台球和擲了的球棒。公爵夫人的閨房裏是法國的香水瓶，巴黎的珍珠寶石的奇妙的裝飾品，睡衣……我在嵌在牆壁中的圖書室的

紅木書櫥跟前停住了。我看見好多法國的古書，其中有米拉白書簡集，季耶爾的法國革命史，還有許多關於法國革命史的書籍。這令我注意起來了。波蘭的最後的封建領主研究着革命史。顯而易見的，公爵們在堅強的迫害着革命的思想。堡壘崩壞了，可是他總是想着，想着……總想着一件事。想着最近的清算，想着在斷頭台上的路易，想着羅蘭夫人的頭……公爵那時向西歐看的時候，正是應當向東歐看一看呢，我們出來到外邊了。衛兵緩和的對我望了一眼。我記住了他的姓——米次克維其。是波蘭大詩人亞丹·米次克維其的同姓，木匠米次克維其是米爾城的人，是以前的米爾斯基公爵的堡壘全權的獨立的支配者了。他警戒的，忠廉的站到自己的崗位上。我們參觀了一隻活狼，不知爲什麼米爾斯基公爵把牠關在堡壘的半地窖裏。翻毛的灰狼，用繩子拴着，在柱子周圍的破爛磚的中間跑着。牠的燐光的眼睛，在秋天早晨的灰暗裏，發着光亮，冒着煙氣。穿堂風吹着。狼好像機械的一般，好像瘋狼似的，在柱子的周圍跑着。總是向一面跑着，總是向一面跑着……

……火車從白洛斯托克往莫斯科開着。剛剛開完了西白俄羅斯人民大會，牠永遠把

拉得支威爾的，米爾斯基的，波尼托夫斯基的，畢克的……一切財富交到勞動人民的手裏了。坐火車到莫斯科去的是西白俄羅斯人民大會的全權代表團。牠是去出席最高蘇維埃特別大會，加入蘇聯各民族的大家庭裏去呢。那時是十月。火焰紅的森林，由火車旁邊掠過，就好像暴動了的人民，打着紅旗似的。

人們隔着窗子，望着自己的被解放了的土地。波蘭封建領主們的堡壘，好像幻影似的，在地平線盡處浮了過去。

他們兩個人

V · 卡達耶天

一個人穿着破軍衣，有點跟里跟跲的。他喝酒喝得發昏的微藍的眼睛，在看着地。腦子裏沈重的嗡嗡的響着。無力的腿，在收穫了的田地上蹣跚着。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覺得好像一場惡夢似的。口裏發乾了。非常想喝茶和吸煙。

另一個人在後邊跟着。穿得很整齊，掛着皮帶，手裏拿着步槍。

一個是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蘇聯的鐵鷹，剛剛把他的飛機強迫降落了。現在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成了軍事俘虜了。

另一個人是紅軍的下級指揮官魏格里同志。他帶着被打落下來的德國的飛行員黎迺爾，到司令部去審問的。

周圍是寬廣的俄羅斯的土地。蘇田，麥捆，地平線盡處的遠遠的蔚藍的森林，秋天的浮雲，在溫柔的水一般的俄羅斯的藍天上浮蕩着。

當時走得很遠呢。

那位德國人在正走的時候回過頭來。他醉洋洋的想說話了。他向魏格里同志看了一眼。魏格里同志的三角形的領章，引起了俘虜的注意。

「這大概是一位下級官，」他不等待回答的低聲說着，因為他這句帶着半問口氣的話，是用德語說的。

可是魏格里同志自己敵人的話知道一點。

「是的，我是下級官，」他說。

德國人有點興奮起來了：

「唔，你知道德國話嗎？」

「是的。」

「你是下級官嗎？」

「是的。」

德國人對魏格里望了一下，後來說：

「我也是下級官。」

魏格里沈默了一下。

「大概我們是同年吧。」

「可能的。」

黎邁爾沈默了一下。

「我二十三歲了，」他終於說了。

「我也二十三歲了，」魏格里說。

他皺起眉頭了。他覺得非常奇怪，在他們——紅軍下級指揮官和這位法西斯——之間，竟有這點共通的地方。這共通的地方就是二十三歲。

「我二十三歲，」法西斯的飛行員，射手——無線電員黎邁爾重複着說，「我二十三歲了，我已經把全歐洲都飛遍了。」他想了下，就精確的說：「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

下級官魏格里冷笑了一下。他所以冷笑的，是因為德國人說了「差不多」這個字。

歐洲除了蘇聯，就不成歐洲了。黎迺爾沒有完成了自己的『遍遊歐洲』的飛行。他的被擊毀的『容克』機，扔在蘇聯的V城附近。飛行沒有完成。不得不加上一個不快意的字樣——『差不多。』

「我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醉意洋洋的黎迺爾，憂鬱的頑強的重複着。「我到過布哈里斯特……」

「關於布哈里斯特你有什麼話說呢？……」下級官魏格里問道。

「布哈里斯特有很多窰子，」黎迺爾很快的說道。「我也到過荷蘭。」

「你在荷蘭見到什麼呢？」

「在羅得丹有很漂亮的，很富足的商店……此外我還到過波蘭。」

「你在波蘭瞧到什麼東西呢？」

「波蘭的姑娘是蛇：他們咬人的。」

「在希臘怎麼樣呢？」

「希臘有很香的白蘭地。」

「你讀過什麼書嗎？」

「哦，是的。我讀的多着呢。」

「你讀些什麼呢？」

「我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我讀過戈培爾博士的小說。」

「你讀過海涅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海涅是猶太人。」

「你讀過老托爾斯泰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老托爾斯泰是雜種。」

「你讀過亨利·曼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亨利·曼是反法西斯份子。」

「你讀過高爾基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高爾基是共產黨。」

厭惡得使下級官魏格里要發嘔了。

「是的，我沒有讀過這些東西。我把他的作品在愛森城的街上燒了。你曉得愛森城嗎？」

法西斯軍隊的射手——無線電員，對下級指揮官魏格里的槍刺煩燥的望了一眼，就開始說起自己的經歷來。

他醉意洋洋的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的父親是威廉軍隊的兵士，葬身到烏克蘭的原野裏了。

把黎邁爾徵募到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中去的法西斯的宣傳員，有一次在愛森城的一家小啤酒店裏，同他談着話。他們倆當時都醉得一塌糊塗了，法西斯的宣傳員，往那好像砲彈筒一般的陶器啤酒杯子裏，流着唾沫說：

「小伙子，向東方瞧吧。你的眼光應當時時瞧着東方呢！……」

法西斯青年伙子的眼睛，痴呆的，貪婪的向東方望着，可是他的手，在戰前却是在德國幹着特務的勾當。

他牢牢記着希特勒的話，就是「爲着秩序，應當把人吊死在每一根電線杆子上。」

他在這一句格言上，建立了自己的可惡的討厭的道德。

有一次，吩咐他把一個反法西斯份子，由一個集中營往另一個集中營押解。黎迺爾折磨着自己的犧牲者。老反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折磨者說，他比他大三十五歲，黎迺爾睡了他一臉，後來就把他槍決了。

關於這件事，黎迺爾當然沒有告訴下級指揮官魏格里。這是後來在審問的時候才知道的。這是在審問他的「強盜同伴」——被擊落的「容克」機上的舵手的時候說出來的。

「你聽着吧，黎迺爾，你曉得，你打仗反對誰呢？」

「我不曉得。我只不過是照着人打罷了。我憑着獵人良心，赦免了野獸。」

紅軍士兵的下級官，對希特勒勳匪徒的下級官望了一眼。他那畸形的面孔，是痴呆而貪婪的。牠神經質的抽動着。那是一付典型的中酒毒的，色情狂的，神經病者的臉。

「和我同年的這人嗎！」魏格里帶着憤怒的神情想着。「不，這不是人。這是活了二十三歲的一個污穢的畜牲，是一個低級的，酒醉的，貪婪的，愚蠢和污穢的畜

牲。」

「我對我的同年黎邁爾能說些什麼呢？」紅軍下級官魏格里關於這次的會見說道。

「我對這個憎惡人類的東西能說些什麼呢？……」

我或許可以談一談我自己，就是寫過一本關於民族友愛和新生活建設詩集的蘇聯的青年猶太詩人，我或許可以對這個和平城市與鄉村的破壞者，談一談關於六年之間，在遠東大森林裏，建設了一座壯麗城市的我自己吧。

我還可以把我的朋友瑪頓諾夫——一位優秀的拖拉機駕駛員和英勇軍人告訴他吧。這位質樸的，寬厚的蘇聯青年，在我同黎邁爾談話的前一天，在法西斯強盜的槍林彈雨下，把一個波蘭的淡色頭髮的姑娘，救了出來。子彈把他打傷了。他剛剛把未被難的姑娘安放到草地上，就跌倒了。

我對這個發着一般令人頭暈的酒氣的豬——黎邁爾，能說些什麼呢？

我轉過身來了。別人把他帶走了。

我到自己的戰鬥的崗位上去了。

「小鳥」

A · 法捷耶夫

在游擊戰爭的時候，在蘇城礦山上，有一個工人珊瑚，同他的炸藥一塊兒被弄去了，那工人的綽號叫「小鳥」。他是第一號礦井上的抽水夫。他被稱為小鳥的，是因為他能摹倣一切鳥的聲音。而且他的外面也像鳥：小身個，垂髮，長腿和細脖子。他娶了親，而且有兩個小孩子，他的大兒子也會學鳥叫。

夜裏，驚醒了一切鄰居，把珊瑚捉去了。當把他捉去的時候，他的女人，兒子，鄰居和愛他學鳥唱的鄰居的孩子們，都到街上好久的喊着，在他後邊揮着手。

反偵探處駐紮在山谷上邊，在一所僻靜的院子裏，四週都用很高的籬笆牆隔着。從前那兒是一所堆乾草的院子。把「小鳥」關到倉房裏，下了鎖。他在空而又黑的倉房裏，苦得沒有煙吸，一直坐到天亮。

自從在「小鳥」的地板下，發現了炸藥以後，他曉得他是不會再活了。誠然，他參

加了這事情，只是受了同志們的勸告，讓他們把炸藥藏到他家裏。如果他交出了謀事的主犯，他本可以把他的命運減輕的，可是他不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念頭。這念頭對於他這樣的勉強，就好像如果他吃人肉，就可以把自己的命運減輕是一樣的。

殘夜的時間，他不是凝聚着精力想着不要說錯話，——能使他說錯話的這樣的精力，世界上是沒有的，——而只是考慮着他怎樣更好的扯謊，去掩護同志們和替自己辯護。他還想着把他殺了的時候，孩子們怎麼辦，他可憐着自己的女人。『帶着兩個孩子，現在不會有人要她這斜眼子的，』「小鳥」想着。

天亮的時候，夜裏捉他的那位大身個的長着黑厚鬍鬚的下士和一個帶槍的兵來了，那兵也是大身個的，可是頭髮是棕色的，臉是黃的。他們把「小鳥」帶去拷問去了。

「小鳥」望見一個相貌很老的軍官，坐在桌子後邊，雖然他從前不知道他，可是猜到這就是反偵探主任馬克維奇（在礦山上誰不曉得他呢？）他怕起來了。可是待馬克維奇問了他的姓名，省籍，信教的的時候，「小鳥」都應付過去了。馬克維奇問他在那弄了這麼多的炸藥和幹什麼用的。「小鳥」說這是他一點一點偷來的，作震魚用的。

「那麼，想打魚嗎？」馬克維奇兇惡的微笑着問道。

「我有兩個小孩子，不發薪，我們生活很窮，你曉得的，」小鳥也微笑了一下。

「他大概想開魚舖子的吧？」馬克維奇對坐在屋角裏凳子上的下士瞟了一眼說。

半普特（註）嗎！呵？……」

「小鳥」說他實在是想賣魚給工程師們和辦事處人員們，好賺一點錢罷了。

「可是前天梭柯洛夫爲什麼上你家裏去了呢？」馬克維奇問着，用圓圓的黃眼睛盯着「小鳥」，那眼睛可怕的是什麼也不表現出來。

「他從那兒……」小鳥想了一下，即刻作了一個驚奇的臉色，不是過於驚奇，而是適如其分的臉色，他說：

「梭柯洛夫嗎？這人我還不曉得呢。」

「可是如果我現在把他帶來，他當你面把一切都說了出來怎麼辦呢？」

「我不曉得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想說什麼話的，」小鳥聳了聳肩，回答道，他

註：普特，俄重量名，約四十磅。

知道馬克維奇不能把梭柯洛夫帶來的，他昨天還從畢良津給他女人寄了一封信呢。

「你聽着吧。」馬克維奇用這樣的口氣說着，彷彿他願意幫助「小鳥」似的，「梭柯洛夫承認了把自己的家作爲轉交點，由你那裏把炸藥轉送給紅軍。我曉得你是白受人連累了。如果你供出來誰連累了你，我就放，要是你不供出來……。」

「老爺，我在沙皇的隊伍裏幹過，同德國的整個戰爭我都打了過來，」「小鳥」很感動的說，「我同紅軍沒有關係，而且也不能有關係。我因爲太窮，偷了炸藥震魚，這罪是承認的。如果爲了這要處罰我，那就隨你便吧。」

馬克維奇大搖大擺的繞過了桌子，對着「小鳥」站了一下，少微的嘯了一聲，就拼命用拳頭照他臉上打了一下。「小鳥」撲到牆跟前，脊背靠着牆，吃驚的，憤怒的馬克維奇望了一眼，——血從「小鳥」的鼻上裏流着。

馬克維奇跳到他跟前，開始用拳頭照他臉上一拳一拳的打起來，打得使「小鳥」的後腦時時在牆上碰着。「小鳥」什麼也沒來得及說，馬克維奇也什麼沒有說，只是到他臉上打着，一直打得使「小鳥」的腦子裏發昏，順着牆溜到地下來。

下士和士兵駕着「小鳥」的胳膊，用肩膀和膝蓋撞着他，就把他拉到倉房裏了。

「小鳥」成好久的躺在屋角裏，用小衫襟擦着腫了的發燒的臉，擰着血，艱難的呼吸着。他想着他現在是糟了，又想着總是沒有找着他的鐵證，這使他的膽子多少壯了一點。後來他想吸煙和吃點東西，可是沒有一個人到他跟前來。什麼聲音也不會從院裏傳來。他整個的同世界隔絕了，他等不到人的援助了，也無從對人訴苦了。他把胳膊放到頭下邊，不知不覺的就睡着了。

開鎖的聲音把他驚醒了。門開了，陽光和春天的氣味，隨着馬克維奇和下士，一起入到倉房裏來了。黑鬍鬚的下士，手裏拿着鑰匙，停在開着的門口裏，馬克維奇走到用心的鳥眼睛從地下望着他的「小鳥」跟前。

「還沒有想好嗎？」馬克維奇說。「站起來！」他突然叫了一聲，就用皮靴照「小鳥」的肚子上踢了一腳。

「小鳥」跳起來，一隻手按着肚子，另一隻手防衛着馬克維奇。

「你說吧，誰給你拿的炸藥？我要你命的！……」

馬克維奇拔出手槍來，噴着唾沫，向「小鳥」撲去。

「你把我殺了吧，」「小鳥」用小孩子的聲音叫起來，「我不知道你對我想要什麼呢！……」

「把他帶來！」馬克維奇說。

下士從院子裏對士兵喊了一聲。經過生着嫩草的院子，把「小鳥」帶到一個長地窖裏了，那地窖有土頂，頂上生着雜草，有木質的換氣眼和中間不知作什麼用的安着鐵煙筒。

「你們把我往那帶呢？」「小鳥」面色發白的問道。

誰也沒有回答他。馬克維奇駁弄着鎖，開了門。由地窖裏吹來一股濕氣和霉氣。他們把「小鳥」順着台階扔下去，他倒在一個木桶旁邊，頭幾乎碰到發黴的用木柱子做的牆上。

當下士同士兵駕着發軟了和不做聲了的「小鳥」，下到地窖裏的時候，馬克維奇點着燈，開了第二道門，進到地窖的深處。把「小鳥」帶着，跟着他到一個潮濕的，沒

有窗子的，一股微氣的室裏，在這裏透過了地窖的氣味，冒着一股令人發嘔的死屍味。室的另一端，用同樣的木柱子牆隔着，那裏還有一道門，用鎖鎖着。室中間放着一張床，牆角裏放着石砌的打鉄爐，上邊吊着黑風箱。兩邊的牆上嵌着什麼毯，頂棚上吊着繩子。

馬克維奇把門鎖起來，就走到「小鳥」跟前。

「你說嗎？不嗎？」馬克維奇抓住士兵同下士還不會放手的「小鳥」的胸脯，咬着牙說。

「你幹嗎磨苦我呢？你最好把我殺了吧，」「小鳥」低聲的，而且很莊重的對他說。

「把他衣服扒了！」馬克維奇指揮着。

「你想幹嗎呢？」「小鳥」恐懼的問着，從下士和士兵的手裏掙脫着。

但是他們都向捲着身子的「小鳥」突擊着，踢着他，把他的手反綁着，剝下了他的衣服。把他赤裸裸的放到床上。「小鳥」覺着繩子把他的脚，手，脖子都綑起來了。

把他緊緊的綑到床上了。「小鳥」甚至連伸一伸身子都不能了：繩子開始絞起他來了。探條抽的嘯聲響起來，第一下的打擊，使「小鳥」痛入骨髓了。「小鳥」粗野的叫起來。

從這時起，「小鳥」的新的可怕的生活就開始了，這生活交融到無窮無盡的，連續不斷的苦難的夜裏，從人類的理性和良心的見地來看，真是不可思議的呵。

斷斷續續的把「小鳥」拷問了幾天，可是他把一切時間的感覺都喪失了，因為再不會從這黑漆漆的地窖裏把他放出去了。全部的時間，對「小鳥」分成了片段，在一些片段裏，折磨着他的身體，而在另一些片段裏，把他拉到門外的窄小的土屋裏，他在咫尺莫辦的，氣悶的，潮溼的黑暗裏，沈入到夢中，或者在記憶裏瘴性的亂翻着自己的已往生活的殘片。

有時，他心裏剎那間異常的明亮起來，腦子裏閃着一些病態的火花，當時他覺得眼看他就可以明瞭，而且在自己的意識裏，把自己的一生和現在所遭遇的一切。都要聯繫起來了。

可是就在這應當向他啓示的時候，馬克維奇的可怕的臉，下士的敞着的汗衫領子，由那兒露着他的汗溼的，多毛的胸膛和貼身子帶的小十字架的繩子，爐上的火光和風箱的響聲，自己的骨頭的響聲和自己的血的氣味，以及發燒的肉，這一切都在「小鳥」面前遮住了。

「小鳥」的身體，越來越不大覺得痛了，爲着要從這已經不像人的身體裏，抽出新的痛苦的火花來，就發明了新而又新的拷打。可是「小鳥」已經不再叫了，而只是重複着一句話，時時刻刻重複着的那一句話：「你把我殺了吧，我沒有罪……」

有一次，正在折磨着「小鳥」的時候，有一位小身個的白淨淨的女人，好像影子似的，在地窖裏出現了。在牆上的簾裏網着的「小鳥」，沒有看見她怎麼進來的。她的出現，在當時是如此的不可能，簡直使「小鳥」覺得他是在做夢，或者是發瘋了。可是那女人對着「小鳥」，坐到床上，看着他。她不動的默然的坐着，用睜得大大的空虛的藍眼睛，望着「小鳥」在怎樣的受苦。「小鳥」忽然認出她了：這是馬克維奇的太太，他明白這不是做夢，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於是他就怕起來，他所遭遇的一切，這不是

夢，也不是病態的智力的結果，而都是真實。

於是「小鳥」生活中的一切過去和現在，突然都被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思想的強烈的有力的光芒照射起來了，這些思想從前他腦子裏有過呢。

他想起了自己的除了勞動與窮困之外，從來什麼都不知道的妻子，想起了自己的滿長着癩疥的蒼白的孩子們，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平常勞動者的，愚昧的，造孽人的可怕的一生，在這一生裏，最愉快的體驗，就是他明白在天空滑翔的小鳥的心靈和會學鳥叫，因此孩子們都喜歡他。可是那些享受人間一切福惠與美滿的人們——享受溫暖舒適的住宅，豐富的飲食，華美的衣服，書籍，音樂，庭園的花木，——他們用不可思議的苦刑，甚至連禽獸都不可想像的苦刑，來加到「小鳥」身上，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小鳥」明白了，這些人把人間的一切享受都過厭了，他們已經早都不是人了；他們現在所以不饒「小鳥」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在他們中間是人，因為他知道被人類的手和理智創造出來的一切東西的偉大的價值，而且爲了自己和爲了一切人而要佔有人間一切的福惠與美滿的。

「小鳥」明白了這些享受人間一切福惠和美滿的腐朽的爛污，他們同人們周旋的時候還用的那種人道，都是虛偽和欺騙，他們的真理，就是在於此刻在黑暗的地窖裏，割着和燒着網在牆上的縛裏的他的身體，其他任何的真理他們再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

「小鳥」就深深的可惜起來了，他可惜他現在當他曉得了這些的時候，他已經再不能到活人們跟前，到自己的同志們跟前，去把自己所發現的告訴他們了。「小鳥」怕他的任人間活着和鬥爭着的同志們，還不明白這個，在清算的緊急關頭，他們的心或許會被憐憫軟化了的，他們不會拿鐵石的心腸，來對付這些腐朽爛污呢，這些腐朽的爛污，就又要欺騙他們和摧殘世上的活人了。

釘在牆上的「小鳥」，望着那在他面前裝模做樣的，折磨着他肉體的，帶着滿臉汗的，蒼白的，憤怒的臉的馬克維奇的身影，望着那被爐火的紅光映照着的，縮着身子坐在床上看着「小鳥」的，好像一條小白蛆似的女人，「小鳥」望着就覺着在他心裏起了一種最後的解放的力量。

「你幹嗎費氣力呢？你什麼也探聽不出來的……」
「小鳥」低聲的，可是很清楚

說。「難道你們是人嗎？」他的聲音裏帶着最大的憎惡的力量說。「你們不是人，你們甚至連禽獸都不是。你們是些腐朽爛污！馬上就要把你們這些東西都毀滅了的！」「小鳥」莊嚴的說着，他的被燒了眉毛和睫毛的滿臉傷的面孔，裂成了可怕的微笑。

馬克維奇把臉一皺，用鉗子照他頭上打了一下，可是已經覺不着痛的「小鳥」，帶着可怕的微笑，繼續望着他，那時馬克維奇咆哮着，跑到爐子跟前，用鉗子從那裏掏出來一根燒紅的釘子，走到「小鳥」跟前，用力把這根紅的釘子，刺入到「小鳥」的一隻眼睛裏，然後把另一根釘子刺入到另一隻眼睛裏。彷彿熔鐵似的，兩次由「小鳥」的身體裏通了過去，他的身體抽了兩下，後來吊到繩上，「小鳥」就死了。

英雄故事

V · 斯達夫斯基

黨代表加拉喬夫

坦平的山谷，躺在不高的圓圓的小山中間。山坡間隱約的呈現着埋在地下天幕和驅逐機的指揮所的帳棚。這裏靜寂得很，飛行員都在睡着。在山谷裏，在威武的飛機旁邊，徹夜的工作在沸騰着。技師們，工匠們，摩托手們，都細心的檢查着飛機，使他們的戰鬥的準備，十分的充實起來。

七月的短夜將盡了。綠白色的光帶，在東方展開來。星兒顯赫的，微微的帶點驚慌的神色照耀着。摩托在山谷裏吼着。這是在檢查的。武器工人裝着子彈，試着機關槍。短短的一排槍聲響過了。槍火的青劍，由機關槍的槍膛裏吐出來，子彈的一束青光，在黎明前的薄暗裏，閃着光輝。

黨代表加拉喬夫，小心謹慎的從舖上起來，很快的，悄悄的穿着衣服，當心着怕驚醒了飛行員們的睡眠。到起飛差不多還有一個鐘頭，這是最甜密的和最安穩的睡眠。

「驅逐，驅逐；驅逐！」賴浩夫在夢中憤怒的低聲說着，他是這一個天幕裏邊最年輕的一個飛行員，是加拉喬夫的親暱的，知心的朋友。黨代表溫和的微笑着。他從天幕裏出去了。霞光已經發紅了。野草一直從天幕的門限跟前起，就發着青色。黨代表由于生活的歡快，由于幸福的不可形容的感覺。抖顫起來了。他順着山坡往飛機跟前跑着，同工程師們和技師們談着話，凝視着同志們的被太陽晒黑了的臉。

是的，是的，他們都在工作裏忙迫着，沒有一個萎靡不振的動作，沒有一個愁眉不展的眼色。這是他們在對敵作戰的——看護着飛機，他們帶着戰士——愛國主義者的全部的熱情看護着。被崇敬的光明的感覺包圍着的和對這些人表示着同情的加拉喬夫微笑起來了。他繞過了一切飛機。太陽在小山上難耐的烜赫的燃燒着，山谷，小山，小山那面的遼闊的曠野，都在歡快的光明裏抖顫着。

一枝白色的火箭，帶着嘶聲飛起來了，過了片刻，另一枝紅色的火箭飛起來了。飛

行員們從天幕和帳棚跟前往飛機跟前跑着。開推進機的摩托車，帶着異常快的速度飛馳着和動作着。摩托已經吼起來了。飛行員們把降落傘的鈕子扣起來，戴上航空帽。敏捷的鑽到飛機的艙裏了。

首先起飛的是指揮官克拉甫琴科的飛機。其餘的驅逐機，都跟着牠在稠密的深草上急駛着，向透亮的青空裏起飛了。牠們高飛着，在山谷上兜了一個大圈子。一切飛機，都一架跟着一架的從小山後邊飛到跟前了。指揮官克拉甫琴科揮着手——擺着自己的機翼，——於是飛機都聽從的向他飛去了。

機隊飛行着，一直向前線進發着，去迎擊敵人去了。黨代表加拉喬夫在後邊望着，天映在他的明亮的嚴峻的眼睛裏。他的身子向前傾着，他渾身都在熱情奮發中，彷彿他自己在跟着驅逐機飛去了似的。飛機小起來了，在青空裏消失了，加拉喬夫焦燥的捏着手，他的臉痛得發跳着。他忘形了，在空戰中他肩上受的達母彈的很深的傷，即刻把他提醒了。加拉喬夫克服着楚痛，趕忙的到指揮所去了。參謀長報告說，偵察機在湖那面發現了敵人的飛機場。全隊飛機出動，在敵人的機場上去毀滅敵人去了。

黨代表非常清楚的想像着：同志們已經越過了鑿着稠密的綠灌木叢的河流的銀色的帶子，現在繞過了高射砲，而前面就是藍色的杯子似的湖。在摩托的吼聲裏，他們向敵人急駛着，于是從加拉喬夫的心坎裏呼出了：

「沒有比這壞的！這樣的坐在地上！」

他進到帳棚裏。帳棚的邊緣在掀起着。早晨的微微的涼風在吹着。值班的電話員們在坐着，聽筒不離耳朵。從那裏，從前線聽見有連續不斷的通話。電話員們大聲的重複着：

「東北方有摩托聲……」

「驅逐機出現了……」

「山上開始空戰了……」

「我們的機少……」

昂奮的，驚慌的同志們，都聚到加拉喬夫的周圍了。參謀長憤怒的低聲說：

「黨代表同志，爲什麼我們的少呢，我們的力量都在那裏呢？」

「我們的力量馬上就來到了。」黨代表加拉喬夫鎮靜的，而且非常堅定的說着。大家都更鎮靜起來了。

黨代表的明亮的眼睛，是泰然自若的，慈祥的。他用心用意的掠着那不隨心的落到高額上的淡色的捲髮，彷彿此刻在世界上，這對他是最有意義的事似的。而在他的心靈的深處，却沸騰着對於在戰鬥中的同志們，對一切朋友們的焦急和驚慌。

這拖延得是多麼久呵，這幾分鐘的等待是多麼惱人呵。想像把黨代表帶往那裏，帶往進行着空戰的那天空裏去了。他如此顯明的想像着空戰，在這時候，他自己不覺得他的手和脚所作的動作，那就彷彿他坐在飛機上，自己在驅逐着敵機似的。

一切同志們，都同黨代表加拉喬夫似的，在焦燥着和困惱着。因為傷痛的加劇，他使自己想起別的事來了。他把黨組織的祕書叫到跟前，問他按時把報紙和雜誌送到飛機跟前，直接送給飛行員們的事情做到了沒有；關於可以介紹戰鬥飛行員入黨，甚至在那些情況下，就是介紹人對於被介紹人的相識，比所規定的期限短，可是在戰鬥中知道他的，關於這事情，現在是不是一切同志們都知道呢。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黨代表加拉喬夫對於友人賴浩夫又擔憂起來了：「此刻他在那兒怎樣了？」他們在這裏，在戰區裏才遇到的。他是在戰鬥裏和夜談裏認識他的。死神不只一次的望着他的眼睛，出生入死也不只一次了，呵，這樣戰鬥同志怎麼不介紹呢！

飛行員們的面孔，在黨代表加拉喬夫的記憶裏，一付一付的閃過去了。

「你沒有看見邊柯夫嗎？出醫院後他覺得怎樣？」他對黨組織秘書問道。「你同他談一談，你就說，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他入黨。」

「如果願意的話麼！當然願意的！」秘書狂喜的說。

「我現在就來寫！」加拉喬夫微笑着，就在拍紙簿的紙上，明確的縱筆直書道：

「邊柯夫同志在好多次的戰鬥裏，在事業上都證明了對於自己的祖國及列寧——史大林黨的忠誠。邊柯夫同志毫無疑義的稱得起崇高的聯共黨員的名義。我介紹他入黨。」

黨代表抬起頭來。

「這樣的嗎？」

由無邊無際的藍天上，送來了摩托的勝利的聲音。加拉喬夫從帳棚裏撲出來，往山

谷裏的降落場上跑去了。驅逐機一駕跟着一駕的着地了。牠們在草地上跳着，越跑越慢了。飛行員們開了瓦斯，把飛機都倒到自己的位置上。加拉喬夫已經點驗了，把一切飛機都數了數，——統統都回來了，都很好。他跑到指揮官克拉甫琴科的飛機跟前。那位不脫航空帽，由機身裏欠着身子。他的微綠的愉快的眼睛，狡猾的發着光芒。黨代表什麼也沒有問。這已經是慣例了：作戰回來的飛行員，自己即刻把一切都告訴同志們的。指揮官克拉甫琴科哈哈大笑着：

「呵哈，黨代表，我們可給他們了一傢伙！！襲了飛機場，三次就把牠們燒光了，毀成碎末了！」

黨代表加拉喬夫也笑着，狂喜的說：

「不然還會怎麼呢？」

★

★

★

熱烈的談論，在指揮所的帳棚跟前引起了。飛行員們都述說着戰鬥的詳情。值班的電話員們接着降落場的報告。黨代表用心用意的聽着，銳敏的注視着一切。這裏一切都

妥當的，自負的愉快把他包圍着。由區分隊裏來報告說，有三駕飛機沒有歸隊，可是牠們可以降落在曠野裏吧？……

兩個青年飛行員的飛機上，帶着幾十個彈痕返回了……

黨代表駕着自己的汽車，向他們駛去了。升高了的惡毒的太陽，無情的蒸晒着。小山，低低的曠野的地平線，都在抖顫的，蔚藍的，迷離的景色裏浮動着。

黨代表突然轉回身來，帶着習慣成自然的迅速，向地平線張望着，尋找着飛機——自己的和敵人的。

「那兒誰沒有飛回呢？不會被打落的，」他想着，於是又凝神的向天空張望着。

他向降落場拐着彎，一直駛到飛機跟前，技師們，摩托手們，武器工人們，都已經在飛機跟前忙碌着。他們對他指示着機翼上和機身上的彈痕。黨代表的明亮的眼睛，嚴峻而且莊重。

青年飛行員們的天幕，設在曠野的鹹水湖的岸上，在稠密的蘆葦叢緊跟前。黨代表掀起了紗門帘，入到天幕裏。飛行員們都只穿着一條褲子在氈子上休息着。這裏悶熱得

很。

「你們幹嗎這樣閉得緊緊的呢？」黨代表笑着，坐到飛行員們旁邊問道。

「有蚊蟲呵！」一位完全還是青年的飛行員，裝着可怕的样子說。

坐得遠一點的飛行員們，彷彿都商量好了似的，都對他轉過身來。青年看來難爲情了。他的頭髮是淡色的，微帶點栗色，白色的皮膚，微微的有點晒紅了，——他是一位新來的人。這是他今天受傷回來的。

「你駕的是第八號飛機嗎？」黨代表問道。

「是的。」

黨代表微笑着，風雅的談論着，可是好像戰鬥似的，談鋒很堅定，他說着這位飛行員在空戰裏犯了些什麼錯誤。依着方向，依着彈痕的性質，黨代表清清楚楚的曉得敵人如何的到了跟前，甚至從什麼距離射擊，他都一清二楚的。

飛行員們帶着疑惑的神情，望着黨代表。

「你看見我們的戰鬥了嗎？你從地上瞧着的嗎？」一位飛行員問。

「這是從幾百哩以外看的嗎？我的眼睛望不到這麼遠呵！」黨代表輕輕的笑着說：「我自己一切都經驗過的，有一次也同樣把我圍住，轉眼間就把我打傷了！」

他的敵着領子的制服下邊，露着白色的裹傷布。青年飛行員們都望着黨代表，望着裹着傷的肩。他們更往他跟前坐近了一點。他不愧不忙的對他們述說着自己的戰鬥。

他說的話，對於我們每個驅逐機飛行員，都是神聖的規律：在天空中不要等候，而是尋找敵人而消滅之，不要脫離自己的機羣，保衛同志的尾部，而且無條件的撲去，從災害中把同志救出來。

黨代表加拉喬夫說着，于是又銳敏而有力的體驗着：這是他——是空軍部隊的黨代表，而一部分空軍剛剛到了這兒，一次也沒有作過戰。沒有經驗，缺乏組織性。給部隊下命令叫把飛機分佈到廣大的領土上，把埋伏推進到前面。敵人大隊的機羣在前線飛翔着。

有戰鬥經驗的飛行員們，英雄們，馬上就都來到了。在戰鬥中他們是在前面的。他們教育着別人。在空戰中，他們把許許多多人從死裏救了出來。史大林鷹羣的戰鬥的友

誼，在蘇聯最有經驗的英雄——飛行員和青年飛行員中間，產生出來，鞏固起來，對敵人成了威脅了。

黨代表加拉喬夫，在這些來到這兒的英雄們跟前，尤其是在他部隊裏做指揮官的克拉甫琴科跟前，學得了好多東西了。

黨代表想起那第一次戰鬥，彷彿是一種巨大的，無限的，莫明其妙的東西似的。可是在第二次戰鬥的時候，黨代表加拉喬夫一瞧見敵機逼近同志的尾部，就向敵機撲去。他瞄準敵人，把槍機一按，就看見了自己的機關槍的槍火和向下墮的敵機……

黨代表在地上有重要的事情，他意識到自己的全部的責任，他甘心願意的，爽快的工作着，可是在他心靈裏存在着，燃燒着一種難絕滅的重新飛去搜索敵人和打擊敵人的願望。

黨代表加拉喬夫現在同青年飛行員們談着話，分析着他們的錯誤，述說着自己的戰鬥經驗，他想把全部的信念的力量，把自己意志的全部的堅毅和布爾雪維克的心裏的熱情，用話傳達出來。

當青年飛行員帶着彈痕，剛剛從戰場回來，焦急的說着話的時候，黨代表加拉喬夫的臉上，微微的起了一陣紅潮。那飛行員說：

「我在空中離開了自己的機羣落後了，把牠們丟掉了。我剛剛向敵人撲去，這時就從上邊對我打起來了。這樣藍藍的一道槍火打來了。我清清楚楚的看見牠了。現在要曉得的！」

黨代表很滿意，他知道他的話不是白說了的。

★

★

★

晚上，當夏天已經過完，青藍色的黃昏，落到曠野上的時候，——在黨代表加拉喬夫那兒。總是人多而且熱鬧。

黨部祕書們，帶着自己的問題，帶着消息都來了。同志們——飛行員們，技師們，武器工人們，摩托手們都來了。

每個人都曉得，他對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能得到黨代表的幫助的。每個人都曉得，他在加拉喬夫跟前都能得到歡迎和布爾雪維克的友誼的無限的溫暖。

他曾聽話而且愛聽話。這是非常重要的：同情的，關心的聽取同志的說話，那同志的心在沸騰着，他需要絕對的傾吐出來，需要處理的。

也有痛苦的時候：傷亡的消息，家中不幸的消息。同志們于是都來到黨代表跟前了。

有一次——黨代表的傷還沒有好的時候——敵人就接近飛機場了。敵機狡猾的從後方進來，向我們的機場飛襲着。當警報一發，黨代表加拉喬夫撲到戰鬥機跟前。機匠帶着質問的神氣指着他的肩。黨代表用嚴厲的手勢把他止住了。他小心的坐上飛機，就衝去應戰去了。這對敵人是一次可怕的戰鬥，無論狡猾的手段，無論突襲，無論高飛的優勢，都于事無濟的。

飛行員們都想起來了：

「你瞧瞧黨代表在空戰裏吧！他是怎樣戰鬥的，是怎樣戰鬥的呵！我們親眼看着他打毀了敵機，燃着牠，一直把牠送到將要挨着地，直到煙柱將要衝着自己的時候！這樣兒，你的勇敢真十倍起來了！」

從這天起，醫生就無力阻止黨代表加拉喬夫作戰鬥飛行了。

現在黨代表加拉喬夫有二十次以上的空戰，八架擊落的敵機，無數的戰鬥的知友和蘇聯英雄頭銜的光榮。

偵探隊長

從哨所裏報告說，哨兵們看見敵人的行動。偵探隊長顧尼慈上尉下令叫增強偵察。

他坐到自己的小裝甲車上，很快的向最遠的分水嶺出發了。灼熱的太陽，向地平線偏斜了。千百輛敵人的步兵汽車，在黃塵的幕下，排成很寬的戰線行動着。騎兵隊在遠處模糊的出現着——不下兩團人。

「真開始出動了！」上尉毒惡的微笑起來，他的被太陽晒黑了的寬臉，又成了嚴峻的，彷彿鋼鐵鑄的一般。坦克車縱隊慢慢兒爬着，完全不遠了。這縱隊看得很清楚，上尉計算了一下，四十三輛坦克車。再往前去，在斜坡後面，另一縱隊的坦克車的砲塔在高聳着。

上尉的黑眼睛在發着光芒。他的思維現在特別的神速而且新爽。敵人的企圖是什麼呢？敵人的部隊不會由行軍就一直加入作戰的。那時，大概在晚上，他派出偵探，以便從早晨進攻的。或者——夜間進攻吧？他向那一方面主攻呢？根據已知的行動看來，大概敵人企圖包抄的……

上尉把地勢環顧了一下——是長着稀疏的瘦灌木叢的丘嶺，是飛砂的深盆地。

在上尉眼前的是戰士們的和指揮官們的果敢的面孔。統統都是親近的，統統都是這樣熟識的：連深深的心坎裏，連心情的細微的動作，都是熟識的。驕傲和幸福的熱潮，在上尉的胸中激動着。

「如果把裝甲車和大砲，開到前邊去，照着敵人的坦克車轟擊，他們就會拐過頭到這兒來的！這樣我們就把他們的一切部隊，一切計劃都破壞了的！現在我們叫他們嘗一嘗滋味吧！」

他給步兵連下命令叫佔領防區。給裝甲車和兩門大砲下命令叫開到前面遠遠的丘嶺跟，而且由那裏照敵人的步兵和坦克車轟擊。

他把自己的裝甲車，派去給部隊的指揮官送簡短的報告去了。

上尉去到嶺頭上，很方便的佈置在稠密的刺叢中。他清清楚楚的看見裝甲車和掛鉤上拉的大砲，在凹地上的稠密的深草上行動着。看見指揮官們是如何的善于選擇砲火陣地。後面，在那些丘嶺上，步兵連佈置着防地。可是，就讓密縫着眼睛，上尉也不能立刻發現我們的砲火據點呢。

敵人越來越近了。落日好像血紅的獸口似的，穿過塵霧，兇惡的窺視着。敵人的飛機，在天空裏嗡嗡的響着。上尉清清楚楚的看見弓着的機身。很長的向前彎着的機翼。機尾上的天線，在空中發着光輝。

「聯絡機……要對我們開玩笑的。把高射砲弄來就好了，」上尉想着，環顧着他
的裝甲車到了沒有。

敵機飛到我們陣地的左翼，急劇的垂直下降着，又急劇的向上高飛起來。在下面，在地上看見有猛烈的火光，濃烟騰起了。

「自己的目標暴露了，在轟炸我們的呢，是不是炸了砲兵呢？」上尉顧尼慈焦急的

想着。「敵人的坦克車會拐到這兒來的，可是正是要即刻轟擊的時候，裝甲車和大砲却一聲不響了。」

裝甲車上的砲，彷彿在回答自己的指揮官似的，隆隆的響起來。短劍似的砲火，從砲膛裏飛出來。大砲已經也轟擊起來了。他們的砲彈，一直落到載着步兵的敵人的汽車跟前，爆炸了。上尉手中拿着望遠鏡揮着，說道：「射擊吧，射擊吧！射擊吧！」

他聽見敵人的坦克車隊，正走着就展開來，向裝甲車和大砲衝鋒了。一部份坦克車離開縱隊，向左邊走着。其餘的一直前進了，有時沉沒到凹地裏，有時又露了出來。坦克車已經也在開火了。敵人的砲彈，在丘嶺上爆炸起來，把砂土都揚起來了。

在下邊，在丘嶺下邊，指揮官的汽車停在那兒。少校亞列克塞夫，轉瞬間在上尉跟前出現了。上尉沉着而明確的報告道：

「我的決定是——破壞敵人的準備。坦克車縱隊已經被破壞了。牠們失掉指揮了。我領導作戰的！」

「對的，顧尼慈！」指揮官只用眼睛微笑起來，他的嚴肅的，慈祥的，微帶點痘痕

的面孔，在發着光輝：「我去叫派坦克車，大砲，我們作戰吧，應當用一切的犧牲來保持陣地。」

「爲什麼犧牲呢，我們叫他們嘗一嘗滋味呢，只要從空中把我們掩護一下就好了，不然，他們的飛機會更無賴呢。」

上尉默然的向左翼方面指了一下。敵機在那兒兜着圈子。

「我怕是偵察砲兵的吧。」

「像是的！」指揮官躊躇的說：「唔，我到那裏去吧！」

「勝利是我們的！」他們相互的緊緊的握了手，指揮官亞列克塞夫跑下去，他的汽車也消失在丘嶺後邊了。上尉顧尼慈，從自己的灌木叢中瞭望着。離遠了的敵人的坦克車縱隊，遠遠的走去了，沿着空地_{向河邊}走去了。不知什麼淡白色的坦克車，在夕陽的斜光裏，在林中的空地裏出現了一下，又不見了。

裝甲車，指揮官亞沃爾斯基的砲兵連和下級指揮官查里霍夫的少共的戰鬥單位，都用颶風似的砲火，照另一些坦克車轟擊起來了。

「英雄好漢！」上尉愉快的歡呼着，揮着望遠鏡，又把牠放到眼上了。敵人的坦克車的鉄甲破裂了，翻開了，火焰從中間噴出來，整個的坦克車燒起來了。

「我們就要這樣的！」上尉心滿意足的用平穩的低音說着。

在查里霍夫的大砲的上空裏，敵機在垂直的低飛着，炸彈的黑色的爆炸，旋捲着騰起了。上尉的心裏，冒了一股劇烈的冷氣……查里霍夫是一個細長的，體格不很周正的人，是愉快的溫厚人；他在收拾着被鉄絲絆着的鹿，哈哈大笑着，用新鮮的嫩枝喂着好看的鹿，鹿用柔軟的嘴唇接着吃起來，用濕潤的大眼睛，相信的看着。在不久以前的一次戰鬥裏，指揮官查里霍夫把自己的大砲開到暴露陣地裏，轟擊敵人，使我們有拾運傷兵的可能……

炸彈爆炸的烟散開了。上尉狂喜的呵哈着：查里霍夫的大砲在對敵人的坦克車轟擊着，轟擊着。

「更厲害的照那些鬼東西打！打！轟擊！」上尉聽不見自己的聲音喊着。在凹地裏和丘嶺上，燃燒着的敵人的坦克車，不只一輛了。凶烈的烟柱，向天空裏高聳着。作戰

的砲火的轟聲，使晚間的空氣都抖顫起來了。

「你幹嗎呢？敵人在跟前呢！」看護兵左寧憤怒的懇切的對上尉喊着。他就地把上尉拉轉身來，用手指着：敵人的坦克車，軋軋的響着，吼着，順着山谷的右邊，一直向砂丘上走來。牠們已經有一百五十來米達遠了。敵人的子彈向嶺頭打着，把砂都揚起來了。左寧的救護汽車的輪子和車身，都被打穿了。

★

★

★

在防區裏，上尉上到一座很高的丘嶺上。由這裏，他的全部防區都看見了。三輛敵人的坦克車已經走近塹壕了。大砲佈置在凹的斜坡上。牠對着敵人的步兵轟擊着。上尉指揮着：

「把大砲開到暴露陣地裏！照坦克車打！快些！」

砲兵戰鬥單位，把大砲開出來。轉瞬間，砲聲響起來了。敵人的坦克車已經到了我們的塹壕跟前了。塹壕是無聲無息的。大砲的聲音轟響着，上尉的心在跳着。

「親愛的同志們，支持着，爲祖國而戰吧！」

坦克車襲擊起塹壕口了。牠們的節狀輪帶，壓平了堤上的土堆。大砲和機關槍從砲塔裏噴出了火與死。坦克車向前去了。轉瞬間，草地上出現了細細的人影，榴彈爆炸的焰和烟，從節狀輪帶下起來了，敵人的坦克就沈重的陷下去了，好像一個巨大的木樁，釘在地下似的。

「好！」愉快把上尉的咽喉扼住了。他對那些砲兵們喊着，他們發了兩砲，都由坦克車跟前飛過去了。

「趕快射擊！你們在那裏扯什麼爛污呢？」

砲彈一直落到砲塔上，坦克車被打壞了。砲擊的聲音在響着。步槍和機關槍也在響着。上尉向塹壕跟前，向第二排的戰壕跟前跑着。紅軍士兵們的微笑，光輝的迎着他。

「呵哈，當敵人走到跟前的時候，真是可怕，後來也就不怕了！」

「我們的英雄羅馬肯炸壞了一輛坦克車呢！他擲彈擲得真好！」戰鬥員們都爭着說。

「代表職務向羅馬肯同志致謝！」上尉明確的說道。

羅馬肯的青年的，細細的，齊整的身幹，筆直的挺起來。他低聲的，可是非常清楚

的說：

「爲蘇維埃聯邦而服務！」

上尉覺得彷彿眼中發裂似的，問道：

「唔，你怎麼炸的呢？」

「我在草地上爬着，距有八步來遠，就把手榴彈摔去了。」

「好。主要的，你別跑，就地等着。你怕牠幹嗎呢？牠是瞎子，看不見的！」上尉親熱的抱着羅馬肯，想着他可以有這樣大的兒子呢。他，上尉三十八歲了。只在前幾天他才得了頭一個孩子，健壯的孩子，十二磅。上尉還沒有見他呢。他那時已經到戰場上來了。妻子寫信說給他叫華列梨。這是紀念華列梨·齊卡洛夫（註）的。

上尉的現在的溫潤的眼睛和微笑，照耀着他的面孔。

無處不去的看護兵左寧，爲着叫大家都聽見，大聲的責備着上尉：說他這樣的冒

註：齊卡洛夫，蘇聯英雄，一九三七年六月會由莫斯科經北極到美國作不着陸飛行，一九三

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試驗新機時，機毀人亡。

險。

「戰爭不是大飯店，在戰爭裏會送命的呢！」上尉開玩笑的話。他在戰壕裏走着，問着每一個戰士怎樣作戰，誇獎着他們的英勇與果敢。他們——紅軍士兵和長官們——都成了他的更近和更堅實的戰友了。

他關心着給官兵們弄飲食。夜上來的時候，要保持着戰鬥的警覺性和善于在黑夜中動作。射擊的砲火，割裂了藍色的黃昏。處處都燃燒着血紅的火。有時坦克車在燒着。牠們被打壞的很多，有二十來輛呢。其餘都凌亂的由前線走開了。

上尉顧尼慈輕鬆的出了一口氣。任務完成了。

機關槍手雷巴克

戰鬥在隆隆的響着。排砲在一排跟着一排的轟擊着。砲彈在空中尖銳的吼着，帶着響亮的聲音爆炸起來。

機關槍手雷巴克，泰然自若的在機關槍的三腳架的周圍走着。

雷巴克的灰色的眼睛，凝神的在天空探視着，釘到一片積雲和浮雲上。敵人時時刻總是玩滑頭的。太陽一出來，「爛翼」偵察機就已經出現了。在河那邊，牠高高的飛着。在雲後邊就一直向這兒作滑翔飛行了。我們的驅逐機給牠一頓教訓，那該死的就飛走了。

雷巴克監視着天空，轉瞬間就用明敏的眼睛，望着三匹壯美的馬。這是從敵人的軍官手裏奪來的戰利品。同志們都笑着說：

「呵，現在我們成了摩托——步——騎偵探隊了。」

可是馬呢！真是好馬呵！淡栗色的馬，耳朵好像楔子似的。頭多好看呵！胸脯多有方呵！最好是把這馬弄到故鄉的集體農場裏，弄到聶伯河上的金璫石附近的吉布里加去。

那兒現在幹些什麼呢？大概莊稼快割完了……那兒怎麼割莊稼呢——用混合式刈禾機割莊稼呢！

風從遼闊的曠野裏送來了強烈的，沁人心脾的苦艾，香草和野葱的清香。

「在這地裏種麥子真好呵！……」

雷巴克的結實的，因戰鬥工作而弄黑了的手，好像握犁柄似的握起來。

飛機炸彈在嶺那邊爆炸起來，把心肺都震裂了。黑色的煙柱，在地平線上騰起來。雷巴克的溫厚的面孔，剛剛還是溫柔的他的眼睛，燃起了憎惡的火焰。

「敵人的鬼東西！在自已國裏要無賴好了，到別人的領土上鑽什麼呢？」雷巴克咬着嘴唇，低聲說。

他把自己的愛國主義者的憤怒，把紅軍軍人的戰鬥的技能，都已經使敵人領教了。他是一個愉快而善良的青年，是烏克蘭的少共。昨天他才打了頭一次仗，他可已經成了鍛鍊出來的戰士了。

他的分隊在敵人的坦克車的衝鋒下，堅定的支持着陣地。他用穿甲彈，用自己的機關槍，照那些怪物掃射。當坦克車走到二百來碼遠的時候，雷巴克用有力的手，把榴彈摔到節狀輪帶底下。即刻再加上我們的大砲，坦克車就被毀滅了。關於這一次的戰鬥，雷巴克說得很少而且很簡短，末了說：

「這樣的事再沒有了！」

在另一次戰鬥裏，他放棄了機關槍。手邊沒有步槍。雷巴克同另一個機關槍手帶着手榴彈，就同大家一塊衝鋒去了。他的手榴彈飛得很遠，中得很準，把敵人都炸成碎塊了。

後來，雷巴克在一天中，打了三次衝鋒，大無畏的，精明強幹的毀滅着敵人。

有一次，戰鬥員們在黑夜裏都睡着了。雷巴克用心用意的，津津有味地擦着步槍。他聽見野戰哨兵的喊聲和指揮的聲音：

「執槍！」

一種狂暴的哭聲，慘痛的女人的叫喊，從地獄似的黑暗裏送來。

疾風似的槍火，把敵人的夜襲壓倒了。

在分隊的戰壕緊跟前，突然有人用俄國話喊道：

「停止！你往那射擊呢！」

片刻間，我們的槍火就停止了。敵人這時就狂暴的衝鋒起來了。

「那是白黨呵！」雷巴克大聲的喊了一下，咬着牙，就用機關槍掃射起來。

火焰突然從黑暗裏起來了。敵人在火炬的照耀下，瞪着眼睛，歪着嘴，向我們的裝甲車跟前跑去了。雷巴克對準着他，好像從來不落空似的，短短的發了一排槍。敵人就不再沒有了。火炬嘶嘶的響着，在草地上息滅了。

機關槍手雷巴克，在戰鬥裏已經有好多好多日子了。他的面孔更其嚴峻而勇敢起來了。他有兩個朋友都住軍醫院了，同他們在一起回憶到五月的烏克蘭的獨活草是多好呵，低聲的唱道：

青年們呵，套上馬吧……

雷巴克的眼光深處——是戰士的果敢與沉着和對敵人的消解不了的憎惡。

現在，雷巴克監視着敵機飛去的青空，想道：

「鬼強盜，你們該死的！這樣的地方怎麼能受你呢！」

在他的記憶裏，難忍的劇烈的想起來：死了的同志們躺在綠草上，他們的軍衣都滿

塗着乾了的血，硬得好像樹皮似的。中尉車巴克的面部是一個血淋淋的可怕的傷。鼻子和嘴唇都被砍掉了。眼被剝去了。指導員奴鄂弗里夫的身體被割裂了，用刺刀刺裂了，脖子上一道很粗的繩結的傷痕。同志們的戰車停止在泥沼裏。戰鬥員都敗退了，好多地方都受傷了。無恥的敵人，殘酷的折磨着臨終的同志們，在他們的身上海辱着。

雷巴克威嚴的，彷彿宣誓似的說：

「應該把這些畜牲消滅了！」

他的聽覺在捉捕着雲外的低微的聲音，就彷彿巨大的八弦琴在彈着似的。

「我們的在飛呢！」雷巴克愉快的喊起來。他看見我們飛機的白色的輕快的影子，在無底的青空裏飛翔着。牠們已經飛到頭頂上了。可是爲什麼在摩托的曲調裏，突然發出了劇烈的機關槍聲呢？

雷巴克焦急的凝視着。機關槍在上邊掃射着。一道白色的東西，在我們的飛機的三角形後邊出現了，向右和向下飛着。已經看見敵機了。

「你來得真好！」雷巴克愉快的說。

敵機下降着，一直向他飛去了。雷巴克不離開機關槍架，大聲的警戒着同志們。大家都很快的躲到戰壕裏去了。敵人的飛行員俯衝着，用自己的機關槍打着。

雷巴克一個人留在完全被太陽照着的凹地上。他鎮靜的握着自己的機關槍柄，掃射了一排。

敵機飛得很低了，在一次深回旋飛行之後，又轉回頭了。雷巴克迎着牠又開了一排槍，截斷了牠的去路。他的子彈對着機翼和機身打上去。飛機飛過了丘嶺，歪斜着，機翼就插入到地下去了。

同志們由戰壕裏對雷巴克狂喜的呼着「嗚啦。」他們跳出來，向那被我們的飛機打傷和被我們的機關槍手打落的敵機墮落和毀滅的地方奔去了。

當金色的夕陽，在曠野裏普照起來的時候，雷巴克可以離開了自己的崗位，直到次日早晨，那時同志們都問他，麻纏着他。他簡短的回答道：

「我瞧着，在飛的！我開了一排槍，又一排槍！牠向我襲來了。可是我又來了一排槍！我害怕嗎？一點也不！有一點怕嗎？應該要打的呵！」

太陽晒得發光的他的質樸的，溫厚的面孔，是泰然自若的。

晚上，當繁星閃灼起來和大砲在轟擊起來的時候，我同雷巴克想起了聶伯河的屯子
金璫石。

他突然沉默起來，後來用很低的聲音說：

「我想什麼嗎？這麼，我們是爲着祖國，爲着史大林而戰的。我們毀滅了敵人吧！
那時我想回去看一看最愛戴的史大林同志。」

的事呢。最好你一回到家裏——就告訴你的突擊隊隊長吧，就說，如果他們再像我們在路上，在爛荒地附近所看見的堆的禾垛那樣堆，那麼，我們要剝他的皮呢。你就這樣告訴他吧！明白嗎？」

那女人還要再說一點什麼，可是丈夫快快不樂的懶理她，用很低的聲音囁囁着：

「你算了吧，謝天謝地，你靜一點兒吧！我們一到了廣場上，那兒說的比你好得多呢！」



在哥薩克村的廣場上，沿着演說台——是嚴整的被動員的行列。周圍是廣大的歡送的人羣。台上是一位高身個的，帶着威武胸膛的哥薩克人亞柯夫。

「我是從前的砲兵，是紅色游擊隊員。我經過了全部的國內戰爭。我養大了一個兒子。他和我一樣，是在紅軍裏當砲兵。同白波蘭和白芬作戰受了傷，現在同德國法西斯作戰去了，我是一個出色的砲兵嚙準手，受不了法西斯的叛逆行爲，給軍政部上了聲請書，叫把我編入紅軍裏，同我的兒子編到一塊裏，就好像二十年以前我們消滅白黨惡徒

似的，好一齊去消滅法西斯惡徒！我願意當一個共產黨員去作戰，所以請黨的組織把我收爲候補黨員。」

一位青年哥薩克羅曼，替換了亞柯夫。他說道：

「芬蘭的白黨，把我的弟兄打死了。我請求把我編入到紅軍裏邊當志願兵，並且把我派到芬蘭戰線上。去補充我弟兄的空子，好無情的爲他的死報仇！」

一位老工人普拉甫金科說：

「我有兩個兒子在紅軍裏。一個在空軍裏，另一個在步兵裏。我的對他們的祖傳的家訓就是：在空中，在陸上，無情的打擊敵人，直到完全消滅而後止。如果他們需要援助的話，就是我這老頭子，也要手裏拿起槍來，老當益壯的來幹呢！」

★

★

★

落花的冬麥——稠密的，繁茂的，油綠綠的，很高的冬麥——好像一道嫩葦牆似的兀立着，裸麥——比人還高。褐色的，飽滿的麥穗，重掂掂的垂着頭，迎風搖曳着。

一位騎馬的人，躲着迎面來的汽車，拐到麥地裏，即刻就不見了，看不見馬，看不

見騎馬人的白襯衫，只有那哥薩克的軍帽邊，在那碧綠的汎濫的麥浪上，好像一朵盛開的薊花，在閃着紅光。

我們停了車。騎馬的人出來到了路上，指着裸麥說：

「牠長得多麼好呵，可是這德國人，他媽的！他白闖的……呵哈，白闖的呵！我兩天都沒有回家了，請讓我吸袋煙吧，……我困癱了，……請告訴我吧，前方有什麼消息。」

我們把最近消息的內容，告訴了一遍。他掠了一掠蒼白的鬍子說：

「你瞧吧，我們的青年打得多起勁呵，如果號召我們這些經過三次戰爭的老手們到前線去，會怎麼樣呢？那我們就把那些狗仔子們的最後一條神經都砍斷了的！我已經說過他們日來闖的呵！」

哥薩克下了馬，蹲下來，吸着煙，脊背轉的對着風，手不放开繮繩。

「你們的屯子裏怎麼樣？上了年紀的哥薩克人，關於戰爭都談些什麼話？」我們回答道。

「都只有一個意思：把草一割，就好好地來收莊稼呢。可是，如果紅軍馬上需要我們的話，——那一下子就準備好了。女人們沒有我們也幹得了的。你曉得，我們早已把她們都逐漸的訓練成了拖拉機和康伯茵機駕駛員了。」哥薩克滑頭的瞟了一眼，笑着：「蘇維埃政權，牠並沒有瞌睡，牠沒有工夫瞌睡呢。在這兒，在曠野裏過日子，當然清靜得多，不過哥薩克生來就沒有找過清靜，而且也沒有想要過清閒安逸的生活。可是在這次戰爭裏，我們都滿心滿意的去作戰。人民都懷着絕大的憎惡，反對希特勒。他怎麼呢，不打仗就不能過嗎？他往那兒闖呢？」

我們的談話人，默然的抽了一會兒烟，斜着眼睛，對安安生生吃着草的馬，望了一眼，後來沉思的說：

「禮拜日我聽了關於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說，我心裏一切都翻了一個面。夜裏無論如何睡不着覺，總是想着：去年忘八羔子來收拾了我們，現在希特勒又來下手了，總是叫人民嫌惡。我又想道：希特勒這玩意是什麼東西呢，這害虫是什麼回事呢，幹嗎他同一切人作對，不叫大家安生呢？後來我想起了德國戰爭，我在那次戰爭裏，一直幹到底，

我想起了我怎麼樣的殺德國人……這一隻手幹掉了八個人，還是在打衝鋒呢。」哥薩克偏促的微笑着，祇聲說：「關於這個，現在可以大聲說的，從前總覺得不好意思……得了兩個格奧利徽章和一個紀念章呢。那些徽章不是白給我的。就是這呵！我夜裏躺着，回憶着上次的大戰，想起了一件事——好久以前，我看報上說，好像希特勒也參加了上次的德國大戰。我心裏真惱極了：我甚至站到床上大聲說：「爲什麼那時這八個人中他沒有落到我手裏呢？把刀一揮，怕要把他劈成兩半了呢！」可是我的女人在半睡半醒裏問道：「你這是發誰的氣呢？」「發希特勒的氣呢，」我對她說，「他這該死的東西！睡你的吧，娜斯妲霞，這不是你腦筋裏的事。」」

哥薩克把烟頭捏滅，已經騎到鞍子上說：

「呵，這敵人，他的時候總會到來呢！」少沉默了一下，勒着繮繩，嚴肅的對我說道：「亞列克山大里奇，你順便到莫斯科的時候，經過親信的人轉告史大林吧，就說頓河流域的老老少少的哥薩克，對於服役都準備妥了。呵，再見吧。我急着到割草場去幫女人們的忙呢！」

過一分鐘，騎馬的人不見了，只有從山谷的黃土斜坡上，被馬蹄揚起的迎風飄動的灰團，標記着他的去路。

★

★

★

晚上，在莫浩夫鄉村蘇維埃的廊台上，聚集了一堆集體農民。一個不大年輕的，兩頰凹陷的集體農民顧茲捏曹夫，平心靜氣的說着，他的做工做傷了的兩隻大手，安穩穩的放到膝蓋上。

「……我受傷了，叫他們俘虜去了。剛剛傷好了一點，就把我派去做工去了。成八個人一組，把我們套到犁上。耕着德國的田地。後來把我們派到煤礦上。標準是每天運八噸煤。可是我們拼力的只能連兩噸。運不了。就打你。叫你臉對着牆，照你後腦窩上打得使你的臉往牆上碰。然後把你裝到刺鐵絲籠裏。籠子很低，只能蹲着。蹲兩點鐘。後來用火叉把你從那裏叉出來，你自己是爬不出來的……」顧茲捏曹夫用溫和的眼睛向聽衆環顧了一下，依然平心靜氣的繼續說：「你們瞧一瞧我吧，我現在又瘦又弱，過了一過秤，七十公斤，可是在他們那裏當了兩半年俘虜，我沒有超過四十多公斤

呵！他們原來把我庖製成這樣了呵！」

沈默！幾秒鐘，
依然是集體農民顧茲捏曹夫的那種平心靜氣的聲音：

「我的兩個兒子現在同德國法西斯在拼命呢。我也想着，此刻該去同他們清算得了。不過，對不起，諸位，我不能俘虜他們。我不能够。」

一片深刻的警惕的寂靜。顧茲捏曹夫不抬眼的看着自己的棕色的發抖的手，降低着
自己的聲音說：

「當然，對不起，諸位。他們把我的健康吸得一乾二淨了……可是如果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兵士我或許收作俘虜的，可是軍官們我不能够。不能够！我在那裏所受的最可怕痛苦，就是他們軍官老爺們給的。那麼，對不起……」於是一位大身個的，瘦弱的，帶着憎惡得眼睛突然發亮的和變年輕了的人，站起來了。

★

★

★

在瓦薩耶夫村的集體農場裏，在戰爭的第二天，老老少少全體都上田裏去了。甚至老早因為年老而解除工作的那些人都去了。在村子附近掃除打穀場的，完全是老頭子們

和老太婆們。年高的，老得面色發青的爺爺，坐在地下，寬寬的張開發顫的腿，用鏟子除着草。

「老爺爺，你怎麼坐下做活呢？」

「腰很難彎了，恩人，坐着對我合適一點。」

可是，當一個做活的老太婆說：「回家去好了，老爺爺，沒有你，我們這裏也幹得的了，」——老頭子好像小孩子似的，對她舉起那無光的眼睛，嚴厲的回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在戰場上同德國人拚呢，我應當幫助他們才是。可是你年紀小，却來教訓我來了。你活到我這樣大年紀的時候，那時再教訓我吧。就這樣的呵！」

★

★

★

在頓河流域哥薩克人的心靈裏，有兩種情感存在着：對祖國，對偉大的史大林的愛和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愛是將來永遠存在着的，而憎呢，就讓她存在到敵人澈底毀滅的時候吧。

誰煽起了這憎惡和民憤的冷酷的狂暴，偉大的悲哀將是他的！

負傷者的故事

V·伊凡諾夫

一 上校郝泰顧洛夫

上校郝泰顧洛夫，是在前線同德國法西斯作戰的一位砲兵指揮官。我在軍醫院裏會見了他。他是被炸彈片打傷了手的。

上校坐到鐵床上，靠着牆：他的受傷的手，在枕頭上放着。他不慌不忙的，慢吞吞的，用不很高的聲音說：

「我們的敵人對我們的財富是貪得無厭的，愛搶掠，——這我們早就知道的。當他的背盟忘信的進攻開始的時候，我們首先想知道他想用什麼方法，什麼手段，什麼策略來搶劫我們。他的搶劫的策略，我們馬上就猜着了：他想用驚慌來攻取的。」

上校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我是明白的。他想用這微笑說，那種有組織的鋼鐵，就

是所謂大砲，用驚慌是攻取不了的，因為在大砲跟前站着的是蘇聯的戰士和指揮官。上校看到我們明白了他的微笑，就說：

「是的，用驚慌攻取的。都曉得，通常都把出其不意稱做驚慌，比如說，有種東西在你面前閃着，轟隆隆的響起來，剎那間飛了過去，散布着死的種子，于是，你就嚇起來了。爲了這個目的，二十匹馬力的摩托腳踏車，帶着機關槍，在他們的部隊前邊疾馳着。更大的隆隆的聲音——小型坦克車，在摩托腳踏車後邊飛馳着。在小型坦克車後邊的，已經是步兵和坦克了。呵，他們的心理我們很快的就明白了，快得經過幾天的戰鬥之後，我們能夠用他們二十匹馬力的摩托腳踏車，來武裝我們的整團人。年輕少壯的人們，騎到摩托腳踏車上，他們成隊的騎着，三四十輛一隊。他們最怕的是——你們想是什麼？——他們最怕的是你喊「嗚啦」。這時他們手中的駕駛盤就丟開了，機關槍也不發射了。」

上校對我望了一眼，彷彿問道：「你信不信呢？」可是在我同上校談話以前，已經同好多戰鬥員和指揮官談過了，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敵人受不了交手戰和「嗚啦」

于是想了一下，他們都說：

「強盜——他常常想到你背後打擊，可是要面對面碰着的話，——他這時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我把這話告訴了上校。他點着頭，發揮着我的思想；

「他們很希望自己的空軍。我們所擊毀的他們那幾百架飛機，這是我們擊毀了他們全部的希望。我們再談一談那「鳴啦」和交手戰吧：

「如果你喊着「鳴啦」衝上去，你曉得，那馬上就有空軍飛來恢復秩序的。啊，可是這時我們的飛行員就用機關槍對他的空軍叫起「鳴啦」來了。」

「因此，敵人就鬧起酒來。關於酒，大概有許多人對你談過了。」

我證明着說，我無論同誰談話，大家都說敵人去打仗的時候，都是喝醉了的，在俘虜和陣亡兵士的身上，都發現有了酒瓶子。

「都麻醉自己的，」上校笑了一聲說，「這對我們是很好的徵兆。如果他們在戰爭

的頭一個月去喝酒，那麼，在那一個月裏，他們就去服毒藥呢？我們明白他們的。他們沒有酒是很難的。在他們面前是這樣的懸岩，要爬上去是不容易的。就拿我們的部隊做例子吧。我們是首先受攻擊的。那時空軍還沒有附給我們，我們沒有重砲隊，可是我們在武裝精良的大隊敵人面前，支持了九十三公里長的戰線，後來才離開那裏，退到預先準備好了的陣地上。我們得到什麼戰果呢？就是消滅了第二百二十六法西斯師團，第一百四十四坦克營和其餘的好多部隊。在這些戰鬥裏，我們擊燬了一百四十四門大砲和八十七輛坦克。

「比方，我們一個部隊爲着奪一個渡口，苦戰了三天。有四百來米寬的整個的河都被坦克，汽車和死屍塞滿了，水都成了褐色的，好像漲水的時候似的漲起來了。我曉得這不僅在我們那裏是如此的，蘇聯的好多河流都這樣的漲起來了，——這是人民的憤怒的洪流呵。

「你自己想一想吧。受傷的不留在戰場上的人——一定要把他打死的。應當簡直說，他們是獵狩傷兵的，真不明白他們幹這事有什麼快意呢，——這算什麼人呢，想起

來簡直令人厭惡呢。

「或者，再拿和平居民來說吧，我自己看見過的。我們出發到了大道上。我們應該沿着大道向西邊推進一步的。我們一走近，就看見和平的居民——兒童，婦女，老頭子，那些不願留在戰場上的人們，都在大道上走着。他們都牽着牛，趕着豬，運着東西，有什麼，帶什麼。啊，瞎子都看得見這都是些和平的居民。

「你想怎麼樣呢？我們這戰鬥部隊處在旁邊，爲了不妨礙逃難的人民，我們不沿着應該走的大道走，而是從小路上走。沿着大道走的完全是和平的老弱的居民。

「你以爲法西斯來攻擊我們，攻擊我們的部隊嗎？不是的！他把飛機向大道上開來，就轟炸起和平居民來，用機關槍對他們掃射起來了。當然，我們把他驅逐開了，他在我們的田野上，留下了許多被打死的人，可是，你還是看一看吧，人們把牲口趕走，把東西運走，這使那強盜多麼生氣呢。這他是不能忍受的：怎麼呢，來搶來了，可是人家把東西運走了。

「這還不是唯一的一件事情呢。當我受了傷的時候，我就躺在帳幕裏，那兒受傷

的，大半都是居民。我的手發痛，當你的手被打碎了的時候，你明白什麼叫做痛。可是，當我看見我旁邊的被打壞了的兒童，被折磨了的女人和受傷老頭子的時候，心裏的隱痛及對敵人的憎恨，比這傷更令我痛苦呢。我日夜都恨得發抖，而且不只我一個人呢。

「我們對敵人是恨入骨髓的，我們每一點鐘和每一分鐘都在把這憎恨變成行動呢。」

他用自己的銳利和堅毅的眼光，望着我的眼睛，大概怕自己的談話使我疲倦了，用我們的謙遜而英勇的蘇聯人所具的那種溫和的口氣說：

「對不起，我耽誤了你的工夫。而且我的觀察也不大有趣味，我這裏不大多。我傷好了，過一個月我們在什麼地方碰見的時候，那時的印象更多呢，我將告訴你，我們怎樣繼續作戰和怎樣勝利的。」

二 政治指導員韋里梅

「我們前面是一座森林，森林後面是沙地，而那裏是海。從我們的偵察隊到海邊，

不過五公里。

「我們後邊是軍隊——守備隊，警察和願意執槍同我們站在一起的民團。」

「飛機放着信號箭，從我們頭上飛了過去。迫擊砲不知從那兒突然對我們射起來。」

好像閃電似的從這裏那裏射起來了，從森林裏射來的嗎？很難明白。我們去了，把森林搜索了一番。好像什麼人也沒有似的。我們從森林裏出來，突然——機關槍從後邊打起來。第二隊裏的海員們喊着：「這是我們的人，發生了誤會開槍的。」我想着，不對，

——那時候部隊是我指揮的，——不，不像我們的人，於是下令叫重回到森林裏去了。

「我們爬着。草根土，小土堆，有些地方長着草。已經到晚上了。這時我們的一位戰鬥員喊着「小窗子」呵，你這傢伙，怎麼一回事呢！一個小土堆，可是小土堆上有一個小窗子，那裏看來有一個坑，用草根土偽裝着的兩個跳傘兵在坐着。白天他們有好多正在往下落的時候，就被我們砍死了，有些直然落到刺刀尖上。他們往下降着，我們跑到空地裏，向上舉着鎗刺，他們向上舉着手，就這樣落到地下了。」

「呵，這兩個當然幸免了，鑽到這坑裏，等着飛機上的信號箭，好動作起來，因為

他們帶着自動步槍，就好像我們的機關槍一樣。

「當刺刀到了他們跟前的時候，他們感覺到怎麼樣呢？他們說，我們繳械吧。把他們捉住了。不過我想道，如果這裏不只他們兩個呢，我就說：「應當更細心的把森林搜索一下。」同我們的部隊並肩推進的第二隊偵察隊，大半是由海員編成的。他們是海上的人，有火性的人，一聽到好好把森林搜索一下的提議，立刻就端起槍來喊着「鳴啦」。

「我想着，唉，一切事情都叫紅海軍們弄糟了，幹嗎要吶喊呢。

「可是結果却相反。他們的心裏受不住我們的吶喊呢。於是，一喊了「鳴啦」，他們就從一切坑裏跳出來了，有十多個別動隊，從森林逃跑了。呵，當然跑得不很遠，子彈比別動隊飛得更快呢。

「我所說的是開戰頭兩個禮拜的事情。他想用恐嚇來攻取我們，好像爲着有口味，往麵包上撒鹽似的，他就用別動隊向我們撒起來了。你無論瞧見放棄了的屯子，或是村落，或者甚至小森林，你就候着吧，他乘機到你背後收拾你的。我們對這些屯子非常當

心的。

「我們走着。在我那一隊裏，起初有二十五個人，可是因為道路搜清着特別的困難，在我指揮下的只剩了十一個人了，而第十三個人——我——是黨員，而他們都是非黨員……」

政治指導員韋里梅，向前邊望着，一直對着那油漆成藍色的床欄杆望着。他的腿用毛氈子蓋着。他兩手抱着膝蓋，有條有理的，一步一步敘述着他怎樣偵察，怎樣對軍隊和跟在軍隊後邊的和平的居民清除了道路。氈子上放着一張藍色的小方格的紙。我想這是什麼筆記，韋里梅照這筆記給我述說的呢。可是他並不看這一張紙。

當他說他的偵察隊剩了十三個人的時候。他拿起這張紙交給我說：

「那時他們只剩十二個人了。杜浩維奇走到我跟前，他是一個排長，是自由勞動者，是一個很不錯的人。他走到我跟前，就請我看看這張聲請書。作家同志，你把他帶去，或許在什麼地方發表出來，叫大家明白這是些什麼人呵……」

「他們嗎？」

「當我發現了第二門迫擊砲，而且走到我們砲隊跟前的時候，他中間的只剩了受傷的杜浩維奇了，是的。還有紅海軍史米爾諾夫……」

我就讀道：

「混成連第五排戰鬥員杜浩維奇，裴得洛夫，葛陵清，郭洛杜什金，謝格耶夫，拉賓斯基，史米爾諾夫，波什柯夫，巴甘都，雷查夫，康初爾，耶洛明謹呈戰地某榴彈砲團黨部鈞鑒：當卑污的敵人進攻我們祖國的時候，我們第五排的戰鬥員們，將用生命來捍衛我們的祖國，用我們的熱血來保衛祖國，保衛史大林，保衛勞動人民。我們堅守我們的防地，必要時，我們一致殺身成仁。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要戰勝的。我們去同法西斯匪徒作戰，請把我們認作布爾雪維克，並請使我們列身於列甯——史大林的布爾雪維克的黨裏吧。我們一息尚存，當同敵人拼命。」

「他們實踐了自己約言，」政治指導員韋里梅說，「他們爲祖國苦戰了，敵人曉得了我們的力量，對我們的部隊把道路肅清了。至於黨籍的問題，那麼，我是黨的組織員，把他們認成完全的黨員了。」

「當我們在一塊作戰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看護婦。領着兩個受傷的人，在槍聲下，她的面容非常的愁悶，顯然不是槍聲驚動了她，而是別的什麼事情。我們的一個人，大概是波什柯夫吧，問道：

「幹嗎愁悶呢？」

「獎章，」她說道，「我在芬蘭戰綫上，爲着勇敢我得了一枚獎章，可是這兒在工
作裏我把牠弄丟了。」

戰鬥員就對她說：

「丟一個，得兩個。我們現在每個人有兩種幸福：第一種是爲祖國，爲室家而戰，第二種是爲一切人類，在全世界上，爲他們一切的幸福而戰！」

「我的印象是這樣的，我覺得那位戰士是對的。這是一般的意見，有了這種意見，我們無論什麼艱難，無論什麼憂患都不怕的。」

穿過火網

V · 伊凡諾夫

我們繞過了鐵路的基地，讓過了火車，然後沿着小路，橫穿過圍貼着河的森林。

砲兵連連長和紅軍士兵們，在清潔的小房子裏休息着。我的來臨把連長催醒了。那時我有點不好意思驚動他，可是從隣村裏傳來的不斷打擊着吊在樹上的鐵軌的「鏘，鏘，鏘……」的聲音，即刻把我的不好意思的心情矯正了。

警報發了。

紅軍士兵們經過了小房子，順着月光照成了白色的小土路，向砲兵連裏急走着。朦朧的反映着月光的他們的鋼盔，在樹叢裏閃了一下就消失了。大概是出於好意，一路同我談着文學的政治指導員馬良遜，把我引到砲兵連裏，介紹我認識了砲兵連連長亞雷什金。這是一位青年，他二十二歲。他的官銜是中尉。不久以前，他在砲兵學校畢了業。月光映出了他的面孔的輪廓，我就覺得他是北方人，或者甚而是西伯利亞人。我問了

他。不錯，也真是這樣的。亞雷什金是烏拉山人，生在距脫伊熱夫斯克六十公里的地方，是農人。

現在亞雷什金戴着鋼盔，耳機，胸前掛着他同觀測所及砲兵營指揮點取聯繫的電話筒，從他的小木房裏通着很長的電綫，他使用這電線非常的靈敏，不糾纏，也不絆腳。總之，他的周圍裝置得非常複雜，人們配合着這種裝置，真是訓練得使人吃驚。說一句話就足夠證明這事的，真正在幾秒鐘之間，當你還沒來得及瞟一眼的時候，排砲就一排一排的發射出來了，準確而且非常一致的排砲，一排一排的發射出來了。真正的在一轉瞬間，周圍放射的砲煙，還不曾消散的時候。大砲已經又裝好了，人們已經趕緊把砲彈拿來裝上了，已經「呼呼」的響着，致命的火點，照耀着雲端，閃了一下光，法西斯的飛機就在那雲裏偷偷的向莫斯科飛呢。

亞雷什金站到指揮官的崗位上，望着天，他無論如何總是不能把那開始了幾次的一句話說完。

他打斷了話，聽着通知他的關於敵機逼近的話。而且背着槍，站在不遠的一位偵察

兵，大聲的對全砲兵連喊着：

「聽見敵人轟炸機的聲音，在N地上空響的！」

真的。我們聽見了這忽隱忽現的聲音。敵機展開着黑翼，翼下裝着準備向我們的家庭，房屋，學校和醫院投擲的炸彈，盡力的不使人聽見和看見他。偷偷的向我們的偉大而強有力的莫斯科飛行着。

探照燈向南邊探照起來了。

黑暗的密雲，雲邊發着白色。探照燈的光線，在裏邊搜索着，尋找着。

口令在喊着。亞雷什金給測算兵們指示着射界。他們手中拿着小書本，坐在距大砲不遠的地方，在小小的手電筒的燈光下；喊着：「有了。」可是過了一小會，砲口對準了目標，士兵們裝上了砲彈的「信管」，砲彈就是配合着這信管的度數，在給牠指定的高度的上空裏爆炸的……於是亞雷什金的年輕的，嘹亮的聲音，就在森林的空地上響起來了：

「發射！」

發射呵！現在才第一次的明白了這字的一切意義呢。

地在抖顫着。空中發着一股火藥氣和灰塵氣，這氣味強烈得入到骨縫裏了。這一切，十六發排砲，繼續了幾秒鐘，就在這幾秒鐘裏，砲隊的人們來得及退了空彈壳，把白的長砲彈，裝進砲膛裏，就又往雲裏注視起爆炸的結果來了。

指揮官亞雷什金改換着射界。

他們不讓敵機往敵人所想的地方飛。照政治指導員馬良遜的話說，就是「給他們佈置起了帶刺的火網，」他們就盡力的改變着方向，好從別的縫隙裏鑽過去。也覺得是這樣的，瞧着敵人的轟炸機在火網後面的。砲彈的爆炸使他躲閃着。法西斯駕駛員的臉，又駭又氣的苦喪着。他改變了方向。他奉命無論如何要把彈投了的——於是他就往莫斯科衝起來了！

「三十三射界！」我聽着亞雷什金的聲音。

砲跟前又是在大聲的重複着測算，很長的彈體，又在暗暗的發着光，地又在發着抖。

排砲在頻繁的發射着，帶刺的火網，到處都在包圍着敵人。死神到處都在威脅着他，他支持不住了。

「停止火力！」聽到亞雷什金的聲音。

寂靜。

敵人逃跑了。

紅軍士兵們用杯子從桶裏舀着水，澆着彷彿被砲火燒紅了的乾地。馬良遜說：

「現在他們個別的來着。從前他們大羣的來着，可是，他們明白大羣的飛行，我們打着更方便些，於是就改變策略了。」

「每天得去捉摸他們的策略呢，因為……：……：」亞雷什金說着，可是這時沒有讓他把話說完。大概是電話筒裏有人問他話的吧，因為他大聲的對電話筒說：

「你聽見了沒有？敵機的聲音，在我上邊的天空裏響呢！」

於是，剎那間，森林後邊的高射砲，開始向在我們頭頂上飛的敵機射起來了。砲彈的爆炸，照耀着雲端。飛機在拐着彎。我們的高射砲，用火的鞭子照他的屁股上抽着。

法西斯向西方飛去了。

張在莫斯科周圍的「帶刺的火網，」這次也沒有衝過去。

我們向東方——向莫斯科望着。

高射砲手們的心，一定是很幽意的。在東方沒有火光，沒有爆炸。

這些高射砲手都是誰呢？

就是中士柯爾尼洛夫的砲兵班。這是他，是柯爾尼洛夫保障了聰明器械的卓絕的速度，供給牠了火力的優越的紀律。他同砲兵連長一樣大的，二十二歲了。在入伍以前，他在工廠裏當實驗助手。現在他熱愛着自己的砲兵班。比方，他昨天病了。他的體溫很高，可是他依然去工作去了，好像平時一樣的工作着。他的助手們也都不愧爲中士的助手。紅軍士兵德明吉，是一個優秀的信管裝置手，雖然軍醫院解除了他的工作，可是他依然來同自己的官長站到一起工作。大個子的有力的紅軍士兵魯斯特，毫不間斷的裝着大砲……

或者再舉另一個砲兵班——賈魯金中士的砲兵班來說吧。在戰前，賈魯金是列寧格

勒一個工廠的眼鏡匠。他佔了職業的光了。他很快的學會了砲術，主要的是在乎他能很快的傳授給別人，而且很愛教導別人。所以他那班裏的從前是建築工人，而現在當信管裝置手的紅軍士兵費婁拉季，能够很卓越的學會了自己的工作。

在砲兵連陣地上，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了。

牠一點鐘一點鐘的在天空裏佈置着法西斯的飛機所竭力要穿過的『帶刺的火網。』砲兵連不但是開着阻寨的砲火，而且牠還想打擊顯然的目標呢。可是敵機很怕探照燈。只有一次我們看見在地平線上交織的光線，那裏邊是敵機。可是那時打起來很遠，而且敵機當時已經被我們的夜間的驅逐機包圍了的。

『他再不會在我們的領空裏喧鬧的，』指揮官亞雷什金說着。『他們會把他打下來，都放心吧。』

警報解除了。

火車在路基上安然的開行着，車頭在呼呼的喘着氣。

在我們面前的，又是一條白色的道路，雖然月亮沒有了。小河發着一股青草味。金

花菜堆，在田裏發着黑色。一位守衛的集體農民，在路上喊着我們。曉得了有政治指導員，他就恭敬的說：

『把那狗東西打退了嗎？謝謝，同志們。』

政治指導員馬良遜又談起話來了。他談的是文學。

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微妙的風趣，這風趣是說明着他是近於文藝的。我開始問道——他在戰前是幹什麼的，爲什麼他這樣的愛好而且精通文藝。

『你是誰？』我問道。

我所聽到的回答，真令我吃驚起來。

『我是後補哲學博士，』政治指導員馬良遜用低微的聲音對我說。

我吃驚的望着他。天已經發亮了。鋼盔下的他的面孔，滿漲着灰塵，是黑黝黝的，眉毛彷彿都長野了。他的眼睛往下望着。他背着手，走着，有點不好意思的用低微的聲音談着自己。他在畿輔大學當過三年副教授，在那兒教辯證法唯物論。後來很受文藝，於是在一九四〇年寫了關於文藝的學位論文。這論文很受稱讚，並且被介紹出版，而他

目已被聘到哲學研究所做研究員。後來他入到軍隊裏，在政治指導員預備班畢了業，就到了野戰砲隊裏，在那裏照料馬匹，並且給紅軍士兵們講授文學。……

「你瞧吧，可是現在我們給敵人佈置起火網來了，」他補充着說，而在他的聲音裏，我聽見了當全體人民談起敵人時候的那種鋼鉄的音調。

自由的搖籃

N·吉洪諾夫

風在驅着蓬亂的黑雲。全城被月光照射着。她彷彿是用純鋼作成的一般，甚至連尼瓦江裏的波浪都比鎔鋼還重呢。

在六層房的樓頂上，在沙堆和水桶中間，有兩個男女少年在值着班。他們是參加在消防隊裏的。在房頂上黑漆漆的，冷得好像在戰壕裏似的。他們到了屋頂上。列寧城在他們下邊躺着。遠遠地傳來了砲聲。當轟隆隆的排砲聲靜止了的時候，我聽見了嗡嗡的摩托聲，巡邏機的這種聲音，堅定着信心和勇氣。姑娘坐到烟筒跟前，在蒼茫的月光裏，望着這親人似的都市。

載着戰士的大卡車，從城裏往前線開着。熄滅了頭燈的軍用汽車在疾駛着。送來了稽察隊的陣陣的腳步聲。一切都好像在前線似的凝神的警戒着，因為這城的本身就是前線。

某工廠的一個大作坊裏開着大會。一位老工人，把手放到皮帷裙上一拭，讀着全體工廠的員工給列寧城的守兵們寫的信。

「當敵人要入列寧城的時候，當我們聽見隆隆的炮聲的時候，——前線與後方之分就消失了。我們的工廠，成了前線戰鬥的一部份。我們寧可死，決不把列寧城交給敵人……」

在工廠過了半世紀，又回到打鐵間裏，代替上前線去了的青年鐵匠的老頭子，和剛交青春就遇到砲聲，在屋頂上值班的姑娘——他們會生存着呢。他們不會死亡的！人生是擁護他們的！噹噹的響着摩托聲的天空，是擁護他們的，對準着向列寧城衝的敵人的黑壓壓的汽車轟的大砲，是擁護他們的，這偉大的都市，這自由的都市的每一個石頭，都是擁護他們的。……



純金頂的尖塔，聳入在天際，牠彷彿叫一切海員們從自己的砲台上，從自己的戰艦上望見牠，好使列寧城的海員們的心坎裏，充滿了憎恨敵人的新的力量。海軍大砲的沉

重的聲音，向牠回答着。街上的海員們，穿着黑帆布制服。腰裏掛着手榴彈，身邊帶着盒子槍。海員們往前線開着。就他們的樣子也都曾把敵人嚇壞了的。歷史重演起來了：好像從前的白黨們似的發着抖，現在的德國人也要在我們的海軍前面發抖了。

人物和事變在這都會裏重演起來了。從來富列寧城處在兇險狀態的時候，由這都市自己的心坎的深處，產生出來的那些人民力量和憤怒的波濤，重新又捲回而且壯大起來了。以自己的堅固和沉着強大自豪的城市，牠是十月的搖籃啊。從外面看起來，牠不過是冰冷的。牠的內心裏有很多潛伏的溫暖，有很多暖英雄們的那種神經的熱呢。

白天，在街上有處理日常工作的人羣。但是請你看一看他們嚴峻而凝神的面孔吧。他們的親人都在前線上的，而前線就在這兒——就在眼前呢。白天夜裏他們自己在做着防禦工事，知道什麼叫做由敵機上掃射，什麼叫做敵人的炸彈和砲彈。他們知道敵人帶來些什麼。他們在路上看見了載着殉難的婦孺的車輛，看見了燃燒着的村落和難民羣……

街上有很多姑娘們。她們往學校裏去着。她們在工廠裏做着工。她們學習着，遊玩

着，晚上她們在軍醫院裏的傷兵榻旁值着班。可是她們也可以上前線工作着，好像女少共團員葉戈洛瓦似的，把八十名傷兵和他們的槍枝從戰場上運下來呢。這樣的人多着呢。

不，列寧城——不是冰冷的城市。牠裏邊有好多準備立功的火燭般的愛國志士，而且天天都在立功呢……

★

★

★

逼近城市的地方在鏖戰着。列寧城的人們沒有背叛了自己先人的戰鬥的傳統。

城市對九月的太陽微笑着。城市用自己的使敵人可怕的北方的微笑嘲弄着。這是李孟托夫所寫的那種微笑啊：

可是用命定的微笑

俄羅斯的武士回答道：

看了一下——搖了一下頭……

強橫的人呵哈了一聲——就倒了！

強橫的外國人在列寧城人們的子彈，砲彈，刺刀下就倒下去了。

城市過着自己的生活。他的自由豪邁的精神，無論什麼時候，無論誰也摧殘不了的。許許多多的黑手——異族的，強盜的，貪婪的手，都向牠伸過，叛逆的白匪們向牠撲過。牠把一切都擊退了。此刻牠也是再接再厲的在天空，在海上，在陸上戰鬥着。

法西斯的匪徒們威脅着牠。真不高明呵——用強盜的狡猾，不顧任何戰鬥的法律，製造了武器，就背盟忘信地進攻起來了。而要緊的是：當我們的坦克一打起法西斯的時候，當敵人的大砲一倒下去的時候，當我們的飛機一升到天空的時候——那時代代表着法西斯軍隊一切本質的法西斯的步兵，就毫不返顧的逃亡了。這不是傅利郝的步兵——就那還向後轉跑呢，這不是興登堡的戰壕的，滿身虱子而勇敢的步兵。這是不會步行，怕交手戰，來發橫財的匪徒。匪魁從大道上率領着他們，夢想來統治自由的列寧城人的，來侮辱我們的神聖的權利，來嘲弄自由的俄國人呢。

列寧城的人出來作殊死戰了。列寧城的人全家都握起槍來了。隨琪家中的兄弟四人：西列克塞，亞歷山大，尼古拉和伊凡，都加入到民軍的隊伍裏了。

鐵道工員季莫非夫婦，在同白芬作戰的時候，一同參加了軍隊。現在他們又一塊兒到前線去了。

賽爾格夫在一九一四年同德國人作過戰，在一九一八年打過他們，現在又當起自願砲兵。參加到他的兒子，他的女兒和女婿——指揮官史托良洛夫所在的那部隊裏了。

女機關槍手，國內戰爭的參加者和女游擊隊員，頓尼次礦工的女兒，老列寧城朱麗，在列寧城附近作着戰，可是她的丈夫和八個弟兄都在軍隊裏。

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克洛巴契瓦——聲望重的女教員，做了政治指導員了。她傷了頭和手，用自己的綑帶給傷兵裹了傷，忘記了自己的傷。老游擊隊員，工具修理匠馬沙金同志，在到前線出發前兩個禮拜，把自己的兒子——小學八年級學生任尼，帶到工廠裏教他。出發的時候，對他說：「瞧着吧，兒子，好好做活，別給老子丟臉。」

保持世界航行紀錄的麥什柯夫，成了指揮官了。以演『戰友』影片中琪日克一角聞名的大學女生菲斗琳，到前線當看護去了。從前在布丹尼部下作過戰的話劇大戲院的演員魯肯，又執起槍了。工程師，演員，作家，新聞記者，大學生，會計員，技師和汽車

夫都上前線了。

連長杜拉弗同志，一直從部隊裏回到大學裏交畢業論文。交了論文，就帶着自己的
一連人參加戰鬥了。

這不過是民軍中的人們呵，這不過是表現着勇敢和光榮的那巨大的志願軍名單中的
小小一部份人名呵。

而紅軍裏的砲兵，坦克兵，飛行員，工兵，步兵中的列寧城的人有多少呢！

戰鬥的日子在進行着。列寧城的保衛者，爲着每一寸土而苦鬥着。我們的軍隊對法
西斯強烈的打擊着。敵人流着血，向城市的周圍亂撲着，他們已經看見擺在自己前面
的，是令人心驚胆顛的冬天的廢墟和雪地中間的飢寒的影子。

我們的壯麗的都會健在着。牠日夜作着防禦。部隊！背着步槍，戴着鋼盔的人
們，在街上往前線開拔着。他們彷彿對沒有槍的人說：『我們明白我們的列寧城是什麼！
別怕吧，——我們決不辱牠的偉大的名字呢！』

街上張貼着用大字印着的姜布爾的詩，『列寧城的人們，我的孩子們啊！列寧城的

人們，我的驕傲啊！』……自由的哈薩克斯坦的白髮蒼蒼的歌人說着，他的眼睛，懇切的從相片上對在馬路上開行的大砲和大卡車望着。

冰冷的秋雨，沖洗着城市近郊的千百架德國飛機，坦克，鋼甲車和摩托腳踏車的碎片，沖洗着千百具法西斯的屍體，我們的抵抗在增長着，增長着。敵人開始明白了列寧城不但是一個大都市，而且是一座牢不可破的要塞，在這要塞的牆下，他要送命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原作於列寧城。

北極圈外

N·威爾塔

在蘇苔地帶的四十九日

他們帶來了步槍，剩餘的子彈和重要的消息。這以後，他們睡了一天多，把他們在敵人的很深的後方，在蘇苔地帶裏所過的四十九日，告訴了一番，當把他們身上的破衣服脫去，剪了髮，刮了濃密的鬍子，洗了澡，換上一身乾淨衣服的時候，我聽他們說起來了。

他們有六個人。兩位上尉——希馬金和諾維柯夫，兩位中士——舒米洛夫和謝明諾夫，兩名紅軍士兵布蘭丁和楊左甫。

當敵人向佈置在T河上的我們的部隊突襲的前幾天，上尉希馬金帶了一隊人，奉命保護團的右翼。

希馬金同自己的一隊人，紮在W河西岸，那時，有一大夜裏，看見敵人的部隊，從右翼來包圍他。他派了交通兵給團長送報告。交通兵好久沒有回來，於是希馬金就親自到團裏去了。

團長沒見交通兵。大概他是在路上被打死了，因為那時德國人已經用迫擊砲和自動步鎗，向交通壕射擊起來了。團長令希馬金的一隊人，開到N高地上去，再由那裏到Y河東岸去，全團人差不多都渡河到那兒去了。

二百名會浮水的人，成羣的和單個的都安安全的浮過了奔騰的山間的河水，同團聯絡到一起了。跟希馬金一起的剩。不會浮水的有五十名戰士。對對付付的把電話線隔河架了起來。沿着這條「索子」，又渡過了十七個人。這時德國兵發現了這一隊人，於是就猛烈的向他們射擊起來了。電線打斷了，水把牠沖跑了。

第二天，希馬金想着再試一試運氣。用步槍的皮帶，腰帶，防毒面具帶，結成了數十米達長的一條索子，由河上引了過去。抓住牠，又渡過了十四名戰士。其餘的過不下去了。德國人又瘋狂的射擊起來了。現在同希馬金在一起的只剩十九名人了。他們入山

不落的太陽

北極圈外的太陽，在這些日子是不落了。牠日夜無情的照射着，牠的光亮是無處可以躲掉的。

禿山和敵人，把他們包圍着，那些敵人都站在山頭上。他們向他們一天成三次，有時成四次的射擊着。那時他們沒有地方睡覺。他們也沒有工夫睡覺，周圍馳驅的敵人，時時追擊着他們。

隨身攜帶的食糧，馬上全部就光了。三天都是吃着野菓子和磨菇。用最後一根火柴，把一根繩子點着。繩子燃了幾天，當時藉這火可以吸煙。可是壞煙末馬上就吸光了，繩子也滅了。

戰士們的背囊裏，每人只剩了四白粒步槍子彈和手榴彈了。

希馬金的人數恰好在這時候增加了。在第十五天頭上，希馬金的偵察兵，遇到一位

紅軍士兵，那位士兵說，在不遠的高地上，有幾位也是不會渡T河而落伍了的戰鬥員。這少數的戰士，據守着M高地，擊退着敵人的進攻。他們的高地，像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要塞。

當那位紅軍士兵談着這些話的時候，聽見了一陣槍聲。德國人又向高地上衝起來了。希馬金和他的戰鬥員們援救去了。一小時的戰鬥之後，敵人被擊退了，這兩部份人聯合起來了。

上尉希馬金，時時偵察着——沿河向南偵察着，向右翼偵察着。可是偵察兵無論到什麼地方，到處都有很強的德國的哨兵。

有一次，一個德國的步兵連，向他們襲來了。希馬金令部隊分爲兩部份。他和五個同志担任主攻，好使其中有受傷的那部份有更大的，不被發覺而脫逃的可能。希馬金任命上尉巴什柯夫斯基爲這一隊的指揮官，令他向K島進發，在那裏同自己的部隊聯絡起來。

希馬金猛烈的射擊着，引誘着敵人。當對打的時候，德國人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

到希馬金這一隊人上了，巴什柯夫斯基把自己的部隊帶出去了。過後，聽說他安全的同我們的部隊聯合起來了。上尉希馬金同他的五個人，企圖跟着巴什柯夫斯基逃出去，可是遇到了一大隊敵人。希馬金入到山裏去了。

法西斯軍力的偵察

當然，這部份軍隊如何脫逃，如何馬上同自己的部隊聯絡起來，重去作戰，這些都不在話下。可是不只這一種思想使希馬金及其戰鬥員們同敵人的巡哨作着戰，在泥沼地裏，在石頭地裏，一天走幾十公里，不睡覺，一天只吃一塊麵包乾呢。

希馬金決定把敵人的軍力，把他們的炮火陣地及司令部的駐紮地點，作一番偵察。開始到敵後偵察了，沒有一個戰鬥員有過一次喪胆的，沒有一個人灰心喪氣的，從來沒有一個人談過死的。他們過着生活，討論着明天的行軍計劃。求生的和戰鬥的意志，把他們領上了艱苦的砲火的道路。挨着餓，有時在德國人遺棄的戰壕裏休息着。他們是白在這兒尋找什麼吃食東西的。在這些獸穴裏，他們甚至連一塊硬麵包皮也都找不

着呢。

希馬金決定到舊陣地裏去，把他們曾經埋在地下的麵包乾取出來。他們打到自己的高地上，找着麵包乾，平分了牠，就沿着邊界向南去了。

有時，戰士們看見去襲擊敵人的我們的飛機。希馬金用諾維柯夫上尉偶然帶來的紅鉛筆染了一條手帕，當飛機飛翔的時候，他就揮起手帕來。沒有效果。

希馬金的部隊，有幾次一直到了敵軍跟前。戰士們伏到距大路，距司令部和軍醫院數十步遠的地方，聽着，看着，數着。

於是他們發現了四門高射砲和同樣數目的野砲，兩個司令部的駐紮地，牢記着軍需品倉庫所在地，駛進小路的方向，汽車縱隊的停車場，汽油庫。他們也偵察了由T河到N城沿路的法西斯的軍力。他們每個人對這些「地址」都知道得很確實。他們決定就讓有一個人吧，也一定要把這些消息帶到自己的部隊裏呢。他們互相交換了自己家庭的通訊處，他們準備萬一了。

無論如何要打出去

當太陽成幾小時的沒人到地平線下，夜裏黑起來的時候，戰士們都鼓起精神了。白天他們都躲在樹叢裏和山谷裏，夜裏向自己的部隊繼續着頑強的行軍。可是不久人家又追起他們來，已經不能睡覺了。如果睡的話，那就換着睡，——通常三個人睡覺，兩個人守着睡覺的人。上尉希馬金去進行着偵察。

他比一切人都睡得少，而且比一切人都能挨餓。希馬金從前是一個流浪兒，生活鍛鍊了他，他是他的戰友中最能忍耐的一個，雖然不比他們年長。他去偵察的時候，碰到了一根電話線。把電話機接上去，可是叫不通自己的人，後來，他想着電線是斷了的。這以後，戰士們又找到了幾根電線，到了跟前，他們又是白高興了。德國人把一切電線都毀壞了。

有一次，在一個霧氣瀰漫的早晨，他們到了丁河跟前。可是突然霧散了。發現他們了。開始追擊起這六個人來了。可是戰士們把進攻的人擊退了。

以後，這隊人仗着指南針，頑強的向南走了兩天。他們的腳都腫了，衣服都被成碎片了。一切人的眼睛都發紅了。吃着野菓子和蕨菇。可是穿過敵人部隊的決心，却不會少減。

歸來

這六個人在小山上和蘚苔地帶跋涉的第四十九天的日子來到了。早晨，上尉希馬金和戰鬥員楊左甫去偵察去了。霧還把小山籠罩着，當他們出去到小路上的時候，窪地裏還有濃密的霧層。

這時，他們聽見有低微的人語聲。都躺下去了。霧中的人影，出來又消失了。有一個人出來到小路上。楊左甫突然跳起來，就向這人撲去了——他認出了自己的連長。誰知道竟是師部的偵察隊——有一百來名人。

希馬金同偵察隊聯合起來了。四十九天以來，他們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頓飯，吸了一回煙。可是偵察隊剛剛出發，他得去完成自己的任務。希馬金的人同偵察隊聯合

起來，又在敵後走了兩晝夜。

偵察隊在法西斯的防務上，找到了弱點，就用無線電同師部取了聯絡。援兵開到了，開始了猛烈的戰鬥。這時，把法西斯們狠狠的收拾了一下。希馬金和他的同志們，同其餘的人，一塊兒作着戰。

偵察隊勝利的回到師裏了。希馬金的一部份人，也同他們一塊走着。師長即刻接見了他們。偵察所得的消息，統統都載到地圖上了。

後來，把戰士們引到土屋裏。他們倒到乾白楊葉子上，蓋着雨衣，即刻就睡着了。衛兵守護着他們的睡眠……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頭髮從頭巾下露着。亞列克塞不扭頭的貼到機關槍上掄了一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作。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彈帶，拿在手裏預備着。

「克迦！」

「有。」

「再去打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訴他。」

她由灌木叢裏爬着。到小山後邊就跑起來，跑到屋裏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裏，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迦折着手。撲到窗子跟前。灌木叢後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她又用抖顫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喀叫電話的……奧洛弗喀……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裏，三十
五號……」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要明白，奧洛弗喀在叫電話的。奧洛弗喀呵！要城裏的……
不論什麼電話都可以，要城裏！」

「我盡力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裏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迦克復了戰慄，她聽見遠
遠的地方，有接電線的聲音及女電話生的入耳中聲的口音，頑強的重複道：

「城裏……城裏……城裏……」

「喂，奧洛弗喀！」

「我在這裏。奧洛弗喀，奧洛弗喀……」

「通城裏的線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她無力的放下了手。

克迦從屋裏跑出去了。到灌木叢跟前，用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人跟前了。亞列克塞把那出着汗的，煙熏了的臉，從機關槍上轉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他咬着牙。

「克迦，你瞧一瞧——葛里沙那面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右邊爬到小山上。一個年輕輕的邊防軍，臉朝地躺着。她小心謹慎的用嘴唇挨了挨青年的臉蛋。臉蛋還有點發暖。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不跳了。

「死了，」她對亞列克塞說。

『九個。』他說道。『遞子彈來，克迦。』

她遞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遞過來，小克迦，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藏到灌木叢後邊，躲到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躺着。連續不斷的，猛烈的向對面打着。德國人在距他們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克迦機械的遞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葛里沙遠不在數呢……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了。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她跳起來，跑去。

『奧洛弗喀……奧洛弗喀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城裏……』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擱了電話筒。跑轉去了。

「亞列克塞，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過兩點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的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普拉東怎麼了。」

她爬到灌木叢後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紮起來。

「你從這兒爬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沒看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眼睛離開橋那邊的爆發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

「你曾不會從敞棚裏把汽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她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她。他往那開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裏望着。

「是的。」她低聲的說。

「你聽着的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裏。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裏。開到城裏去。交給上校。你明白嗎？」

「亞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夠……」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裏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她。她不敢挨他的伸着的取新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拼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一顆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她悄悄的往灌木叢裏爬着。突然他又喊起來。

『克迦，等一下，把我的黨證帶上，把一切人的都帶上。把黨證都帶去。』

她拿上紅色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人跟前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黨證給了她。

『把那些人的也帶上。』

她把陣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搜。這不是呵，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迦，——把汽油預備好，萬不得已時——把汽油澆上去燒了……記着第七顆子彈……快些去，克迦，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眼。灰色的，可愛的眼睛……她覺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猛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塞……』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迦，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迦。』

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咬着嘴唇。小心謹慎的爬着，覺得梆硬的紅色的小本子，在胸口上摩擦着。

後來——她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敞棚，敞棚裏是一輛大卡車。

克迦開了摩托。在那兒，在灌木叢那邊，定然聽見摩托的嘟嘟聲。亞列克塞聽見了的。

「這也就是愛情，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乾嘴唇重複着。她把車開到路上了。

她俯到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裏嘯着。

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爍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把車停住問着路。因為她不曉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裏的。六個月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到城裏了。有人攔住她，問着。她機械地回答着。

給她指着路。她艱難的走着樓梯。一層，兩層。呵哈，好長的樓梯呵……一道門，兩道門，三道門……軍人，警察，滿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望見邊防軍戴的綠色的帽子，心都收縮了。

她走到棹子跟前就說：

『司令官亞列克塞吩咐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皮包，公函。棹子後邊的人，把一切東西都依次收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想說她不累，可是兩隻腿打起彎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的摩托聲，還在腦子裏亂響着。

棹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奧洛弗喀。』

克迦等待着。

「接奧洛弗喀，奧洛弗喀，快些！」

她等着，那位也在等着，眼裏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捏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裏看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他從棹子後邊出來，把她的冰冷的，捏得緊緊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裏來。

「奧洛弗喀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涼起來，渾身是多麼冰涼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辦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弗喀了……」

歌詞好像回聲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裏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呢？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呵，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呵！

只可惜那海闊天空的人間的自由，

天空的可愛的太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抑制自己了。

『我去了……我要到區黨部去了。』

人家給她指了路。

又是寫字棹，又是坐到棹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輕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黨證來了。』

她從懷裏把這些掏出來。十份鮮紅的小本子。

『誰的黨證？』

克迦把身子一挺，用確信的聲音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黨證。』

秘書站起來了。黨證在寫字棹上放着。十個紅色的小本子，好像鮮紅的血斑似的，在綠色的呢棹墊上，閃着光芒。

一個德國兵士的日記

W·瓦希列夫斯卡

他不是屬於那用刺刀剝我們俘虜眼睛的那些人；他不是那些當着母親的面，強姦未成年姑娘的那些人，——這位在烏克蘭陣亡的人，死後留了一本用蠅頭小楷寫的小小的日記。

他是非常憂鬱，非常有感情的人，他缺少對某些事物的澈底思索的勇氣或自主的能力，他把他所觀察的那些事物，都有始有終的作了適當的結論。他同那些手中執着武器，侵入到我們領土上來的人們一樣的把命送了。他身後留下的一本小小的日記，是顯示了德軍攻烏克蘭的另一面，暴露了德軍敗興方面的有趣的文件，——關於這方面，德國的報章沒有提過，關於這方面，無論戈培爾，無論希特勒，都沒有提及過，關於這方面，不久以前德國的大吹大擂的無線電廣播裏，也沒有隻字涉及過。

他在這小草本上，天天記着自己的行軍：從邊境上，從爾沃夫到基洛夫城，只有這

些地名告訴我們說，這日記的作者所服役的那部隊，向前推進着。如果不是這些地名的話，那我們一定會相信這退軍兵士的日記，是最後一天的日記了。

在第一天，這日記上已經流露着一種沮喪的情調了：

『六月二十二日。反蘇軍事行動的開始。士氣沮喪。早晨九時，摩托腳踏車交通兵，帶來了第一批消息。中尉包雷霍受傷了，指揮官——魯佛上尉受傷了。第三砲兵連裏兩個人受傷了。午後四點鐘，我們的指揮官來了。面孔凹陷了，蒼白的頭髮，都塗滿了血。綑帶馬馬虎虎的紮着他那血淋淋的肩膀。魯佛上尉在砲兵連陣地附近，躺了四個鐘頭之久。他流了四點鐘的血。』

戰爭爆發的第一天——士氣沮喪，負傷，可是在將來，軍心或者有改變嗎？

『七月二十七日。每一碼土地，都要付出奔流一般的血的代價。軍衣是溼的。肚皮是空的。失眠的夜晚，疲困的白天。神經緊張到頂點了。戰爭的糊塗的機器呵。可怕！』

『八月二十六日。四日之間，我們的師團，遭受了敵機的七十六次的攻擊，可怕的

火與煙。」

在一連幾十頁之中，連一次這樣的話都沒有：『我們前進了，我們勝利了，我們擊退了敵人的衝鋒。』這位兵士好像覺到他如同他的全體弟兄一般，無論他們如何的前進，不可避免的走向一點——走向不可避免的死。

日記的作者，眼中充滿着悲哀與敵意，望着自己的軍官。

在某洛夫城裏寫道：

『這城距前線有一百五十來公里遠，可是已經處處覺到官僚主義和軍官的高慢。可笑軍官們，要着滑稽的鬼臉，坐在辦公室裏。晚間都帶着草綠的軍帽，掛着明光發亮的皮帶和手套，在遊逛着。對老百姓，他們擺着勝利者的架子，命令從前線的恐怖與泥沼中來到這城裏的兵士們，好像在營房裏檢閱似的，叫對他們行敬禮。』

不，這日記的作者，不愛德國的秩序的。他不但是用批判的眼光來看這些秩序，而且是用充滿着凌辱與厭惡的眼睛望着這些。當他住在軍醫院的時候寫道：

『醫生把我，石文克和巴爾杜弗，即刻都送到軍醫院裏去了。爲什麼呢？沒有告訴

我們害的什麼病。這對兵士是沒有關係的。大概是因爲兵士們過於蠢，爲着叫他們明白這個的原故吧。一般說來，兵士們除了吃，強姦，放槍和在槍林彈雨裏亂鑽以外，對一切都是蠢的。」

在這軍醫院裏是不愉快的。害赤痢的兵士寫道：

「情況是可怕的。全醫院裏連一滴水也沒有。醫生根本是不見影。最好的治療方法——就是挨餓五天。」

日記的作者，用詳審的眼光，注視着他周圍的一切，在他的眼裏，一切都帶着一種慘淡的色調，呼吸着絕望的，沮喪的氛圍。甚至在那些似乎有歡快機緣的地方，實際上很快的就幻滅了。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說：

「二十一日晚上，我們站在大道上，看着我們的盟軍——捷克坦克師的行進。坦克一輛跟着一輛的過了兩個鐘頭。這些都是最新式的構造。」

作者並不作任何的註解與說明。他並不把這坦克師的到達，同對於局勢好轉的希望聯繫起來。大概他已經預感到再過一天，到二十三日的那天，他寫了下邊的日記：

「我們曉得，捷克人在新的陣地上已經潰退了。」

這日記的作者究竟是誰呢？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他的信仰是什麼呢？他對他所參加的戰爭持什麼態度呢？他對他進攻的蘇聯持什麼態度呢？

他帶着藝術家的觀感，寫着自己的印象。在頑強的戰鬥中，他找着時間和地點，去描寫烏克蘭農人襯衫上的刺繡的美觀。他注意着，描寫着無限的寬闊，無邊無際的曠野上的金黃的花，野花和藍天的對照；注意到爾沃夫附近農民的文雅及農女頭巾的織法。反希特勒的份子嗎？從這一切看來，可以說是的。可是，這裏有他的戰爭的頭幾天的兩條日記。

「在爾沃夫附近的一個小城的市場上，有幾百名俘虜。路上全擁滿了特務隊。還沒有參加戰鬥的志願軍，看着俄國人，都自己對自己說道：『對待他們實在不錯呵。應當用鎗托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要叫我們去把他們幹一兩個鐘頭的話，一定會叫他們血流成潭呢！』」

作者憂鬱的問道：

「難道德國人是野蠻人嗎？可是我們從來看自己比別的人都文明呢。」
接着就是和作者全部日記的基調迥不相同的一種思想，和我們根據日記所創造出來的作者的形像，全不相同的思想。

「當把俘虜們帶走以後，把很多猶太人和猶太女人趕到曠場上叫去打掃。這是什麼狗種呵！」

在這善于帶着憤慨的心情，寫着希特勒的軍官，懷着同情，寫着我們的俘虜，帶着迷醉的心情，寫着大自然和烏克蘭的刺繡的這個人身上，依然還含着希特勒用以毒化德國人那種毒素。他身上有一種介乎天才小說家的徹頭徹尾的憂鬱的砲兵和強姦少女，在我們的傷兵的胸口上，刺着紅星，活埋猶太兒童的丘八間的共同點。

日記的作者，陣亡到烏克蘭的原野上了。他不能不陣亡的呵！他不會把他所見的，所感受的一切，做出適當的結論來。無疑的，誰手中執着槍來到這領土上，死神一定是在等候着他的。日記的作者在希特勒的部隊裏，不會同那引起他反感和厭惡的東西斷絕了聯繫。作者很痛心的問着，德國人的確是不是野蠻人呢，可是他不會同野蠻斷絕了聯

繫。他的大砲同他周圍的那些職業強盜的大砲，一樣的在殺着人。

無論他怎麼感覺，無論他怎麼思索，——對於我們，他是同那些這殺我們的傷兵和把兒童投入火中的人一樣，都同是我們的敵人，因此，他一定要死滅的。

不僅他一個人呵。德國軍隊的兵士們，甚至在勝利的時候，也都感覺到萬難逃脫的死神，在等待着他們。在他們的家信中，聽不到勝利的音調。他們成一百次的重複着那同樣的思想：

『我想我們是永遠不能見面了。』『我們無論誰也不能從這裏逃脫的呵。』
我們一位逃說的被俘虜的同志，聽見兩個德國兵士的談話：

『你覺得怎麼樣，我們能把俄國征服了嗎？』

『就讓我們能够征服了的話，那你或許相信，入到俄國最後一座城裏的，是德國最後的一個兵。』

被驅逐到遼闊無垠的我們國土上的，被驅逐到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可怕的戰爭裏，遭遇到空前的紅軍和蘇聯人民的英勇。同他們所聽慣的德國大吹大擂的宣傳相反的德國的

兵士們，都得到了結論，就是他們不會從這惡戰裏生還的。

在德國兵士們的這種命定的預感裏，在他們這種冷淡裏，有一種悲劇的東西。德國軍隊在我們國土上所遭受的可怕的損失，好像黑影似的，好像慘淡的預感似的，深入到德國兵士們的心坎裏了。

這些人都中了可怕的毒，變成了侵略者，強盜和劊子手了。這些人自己給自己簽下了死刑的判決書。史太林的關於徹底消滅來侵略我們的德國人的話，全是從看見過這些侵略者們和看見我們的國土在火燄裏，在血與淚裏那些人的心坎裏掏出來的話。

給我們帶來了勝利的新年，對侵略者們宣示了不可免的死滅。他們自己對自己判決了死刑。

這最可怕的壓迫人類的怪物——希特勒及其匪幫，爲了嘲弄，殘殺，爲了培養獸性，消滅整個的一代人，在全人類面前和在自己本國人面前，將要得到報應的。

游擊隊的女兒

E·迦布里洛維奇

當德國人佔領了諾沃塞里的時候，鄉村蘇維埃主席畢林柯就去當游擊隊去了。德國人在村裏搜索着，尋找着他的部隊。沒有結果。

畢林柯的妻娥爾迦和他的十三歲的女兒瑪尼，留在村裏。

德國人捕了娥爾迦，就拷問着她，問她的丈夫同誰在一起以及在什麼地方。娥爾迦回答說不知道。德國人麻纏着。娥爾迦依然推辭不知道。

于是就把她作為游擊隊員的妻子，在村裏的礦場上絞死了。把全村的人都趕來看這絞衣架——以示警戒。把房子也燒了。

鄰人把瑪尼收養着。她的身不很高，淡色的頭髮，帶着小辮子，長着兩隻笑迷迷的大眼睛——我們見過她的照片呢。

有一次，德國司令部的一個翻譯官來了。他入到屋子裏，坐在桌子跟前就說道：

「你好吧，小姑娘。」

「你好吧。」

「你叫瑪尼嗎？」

「瑪尼。」

「好極了，」翻譯官說着，高興着把所要找的人找着了。「你住在這裏嗎？」

「在這裏。」

「你爸爸在那裏呢？」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翻譯官用指頭敲着桌子說道。「你爸爸不久還給你了一封

信，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是真的——幾天以前，有一個送信的人從畢林柯那兒來，把一封信和一件小禮物——用白楊樹皮編的小筐——交給了他的女兒。

「我不知道，」瑪尼重複着說。

「呵，好吧，」翻譯官回答着就站起來。「我們到軍官那兒去吧。他要同你說話的。」

他們到德國司今部去了。這裏一位軍官坐在棹子跟前，屋角裏站着他審問了的幾個集體農民。軍官的俄國話說得很好。他一看見瑪尼就說：

「你好吧，小姑娘。」

「你好吧。」

「到這兒來一點。」

她走近了一點。

「你叫瑪尼嗎？」

「是的。」

「你幾歲了。」

「十三了。」

軍官沉默了一下，後來說：

「你瞧，瑪尼，你媽媽是一個壞女人，很壞的女人。我們無論請她多少次，她總是不願幫我們的忙……你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可是你應當幫助我們，」軍官說，「德國軍隊會感謝你的。你聽我的話嗎？」

「聽。」

「這麼着，我們要知道你父親同誰走了，並且他在什麼地方的。我們知道你曉得這一個的。我們不害他。我們將把他弄來，他將同你在一起過光景了。這些話你都明白嗎？是的嗎？」

「是的。」

「呵，你告訴我吧，我來記。」他取出鉛筆刀，切切實實的修起鉛筆來。「不過別扯謊，」他說，「扯謊我們要重辦的。」

「我不扯謊。」

「這就好極了，你是好姑娘。你不怕我們嗎？」

『不怕。』

『你把一切都告訴出來嗎，對嗎？』

『是的。』

『呵，真能幹！把菓子糖拿去吃吧。』

『我不吃。』

『拿去吧，拿去吧。我們要什麼，你都告訴我們，我們就給你很多糖吃。明白嗎？』

現在就說吧……到跟前來，坐到椅子上就告訴吧。』

『我告訴你，』瑪尼說，『我告訴你……』

她走到桌子跟前，坐到椅子上，掠了掠頭髮，把鉛筆拿在手裏轉着，好像要寫什麼東西似的，後來從桌子上把鉛筆刀拿起來，拼着全力，刺到德國軍官的胸上。

……現在諾沃塞里村收復了。被法西斯殺害的瑪尼的屍首找不着了。可是戰士們在拷問她的那所房子跟前，修了一座樸實的紀念碑：用各色的小石頭，堆成了一座小山，上邊立着一通木質的方尖碑，碑上刻着旗和紅軍的星章，題着：

瑪尼小姐千古

永垂不朽

紅軍敬立

永垂不朽呵！我們忘不了瑪尼的。我們把她的光輝的名字，寫到為祖國而犧牲的英雄的名單上，清算的時候一到，我們要為這無辜被法西斯殺害的女兒復仇。

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

A · 柯洛梭夫

那時下着大雪，刮着大風。在磨房上，在大家叫做暖室的邊房裏，坐着搭磨子的人——有十來個人。

燈籠半明不滅的在點着。在牠的微弱的，薄暗的光影裏，可以看見搭磨子的帽子，用木柱砌成的屋牆及用各種的顏色驚亂的畫成的舊壁畫。

磨房上發生什麼毛病了，磨得難而且慢，來磨麥子的人，得在這兒過夜了。因此，他們的談話是無聊的。集體農女葉吉涅瓦同老頭子亞戈金吵起嘴來了：葉吉涅瓦說她到磨房上來的比誰都早，因此她的麥子應當先磨。多髮的老頭子亞戈金，吸着煙斗，充滿了一屋子臭煙味，用簡短的，甚至用溫和的聲音反對着說：

「我們沒有看見你怎麼來的。我們看見誰背來了頭一布袋麥子。誰背來頭一布袋，就先輪着誰。可是無賴是用不着的。」

當磨房老板杜爾肯進到煖室裏取小桶的時候，集體農女華葳洛瓦同他罵起來了。

「威左夫克和馬加洛夫的風磨，第三個月了，毫不停的磨着。可是你的呢——磨一天，修兩天。如果你這樣的不用，你就到辦事處去說：『把我從磨房上趕出去，別叫我糟場人吧……』」

磨房老板舉起自己的燈籠，把華葳洛瓦一照，就單詞的說：

「那你就到威左夫克去好了。不然，你在這裏很得一等呢。得兩禮拜等呢。」

這時一切都嚷起來了，都罵磨房老板是「冷血動物」，「吊兒郎當」等等。磨房老板揮着手，從煖室裏出去了。

第二次把爐子生起來了。煖室裏越來越熱了。老頭總是在抽着臭煙草……

門忽然開了，身上滴落着雪的兩個女人進來了。一個大身個的，寬肩膀的女人，懷裏抱着一個很大的包袱，只從她怎樣拿這包袱和怎樣抱到懷裏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猜着她抱着一個裹着頭巾和小頭巾的嬰兒。磨房老板打着燈籠，匆匆忙忙的在女人們後邊跟着。

「呵，諸位，」他大聲的，甚至莊重的說。「呵，叫人家烤一烤火吧。」大個子的女人，把頭巾，口袋，匆匆的放到長凳上。她低聲的說着搭磨子的人們不懂的話，可是大家都覺到這些話是無限的溫暖與和藹的。

「你從那來的呢？」華葳洛瓦問道。

「從白俄羅斯來的，」那女人說。「從波列斯來的。我們也是集體農女呵。」

「原來是這樣的呵！從白俄羅斯來的。現在上那去呢？」

「距這兒不遠的地方，到「大沃瓦河」集體農場去的。聽說過嗎？」

「唔，怎麼沒聽說過呢。到這裏還不到五公里呢。那麼，你到那兒去做活的嗎？」

「當然是去做活的。她是擠牛奶的人，我是菜園的班長。我很知道養禽法。我們有一所很大的農場。光鵝就有兩千隻……」

他又解去了一條頭巾，搭磨房的人們，就又看了一個三歲來大的，或者三歲半大的黑頭髮的小姑娘。

「呵哈，你這大眼睛的呵！」磨房老板吃驚的說。

實際上，眼睛是很大的，黑黝黝的。發亮的，真是異常發亮的眼睛。

「叫什麼名字？」

「我們給她叫芝爾迦。可是她的真名字叫什麼——我們不知道。」

「難道她不是你們的嗎？」

「她是吉普賽小女孩子。」

「吉普賽小女孩子嗎？你從那把她帶來的呢？」

「從我們那兒帶來的。從德國人手裏帶出來的。」

她把小姑娘放到小爐子跟前坐着，從提包裏取了一個白麵包，遞給小姑娘。她好久的看着火，後來看着多髮的老頭子亞戈金，後來滑頭滑腦的對大個子女人望了一眼，就笑了起來，那時就好像一隻雲雀，飛到這吸煙吸得令人出不來氣的小屋裏似的。

白俄羅斯的集體農女們，坐到布袋上，就低低的開始說起話來了。

……她們的集體農場，座落在普里濱河岸上。村子的周圍，蘋果園，櫻桃園在嘩嘩的響着。在斯達里察，在從前乾枯了的河床上，勞動組合的養蜂人，養了一千來窩蜂的

學林
S 2 7

蜂場。「整個的城，這些蜜蜂呵——就好像黃金似的嗡嗡響着的雨一般。」可是那些莊稼，那些家畜，那些馬都多麼好呵！……集體農場菜園的那邊——是水池，正午當太陽在頭頂上的時候，不能看這些水池的：眼睛都要發痛的。水在發着光輝，可是鵝，小雞，鴨子，都好像白雪似的在水上浮着……

「我們是百萬富翁呵。我們晒乾了兩百公頃湖地。並且還着手建築着一所很大的水電站，可是戰爭起來了……」

「德國人入到集體農場了。男人們都到森林裏去了，挖了小土屋，出去爆炸農場橋梁，爆炸德國的列車。在河那邊，在四十哩，或者四十五哩的地方，有一個國際集體農場：那裏邊有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吉普賽人。那集體農場的人，也來到普里濱森林裏，同這裏的人都混到一起了。游擊隊多起來了。有一個游擊隊是吉普賽人率領的，他的名字叫伊穆科。吉普賽人非常愛勞動組合的土地，而且很兇猛的向德國人復仇。伊穆科同自己的一塊走到德國軍官所住的小屋跟前，把手榴彈隔窗子投了進去。

「……這些女人們在兩月以前離開了村子，當她們在池沼地帶，在丘陵地帶，穿過

密林向前線去的時候，那時已經下雪了。她們碰到德國步哨的時候，就遠遠的繞到旁邊去了。于是就又走着，走着……夜間看見火災的反光。這些飢寒交迫的人們，到了國際集體農場所在的那森林裏。柴頭在冒着煙，一股焦臭氣在巨大的火場上瀰漫着。女人們看見了死屍。小姑娘坐在死屍附近，用小手在母親的血淋淋的臉上拂着，喊着她……「難道她明白她母親永遠醒不過來了嗎。」冷風在刮着，雪在下着……「我們望着，想着，于是就把手姑娘隨身帶走了。于是她就同我們一起走了……」

那時靜寂得很，只有風雪在磨房外嘩嘩的響着。

「這麼以來，她是游擊隊的孤女吧？」磨房老板沈思的說。

他少停了一下，又說道：

「一切民族，一切人民的意見，都趨於一致了：蘇聯的命運不交給任何人。」

老頭子亞戈金，掏出煙斗，裝上煙，望着小姑娘說：

「養活小孩子——是小事。招集個會議，都送些東西來：有的送小衫，有的送襪，

有的送些什麼。這是大家的天職，也是每個人的……」

瞧着亞戈金·瞧着他怎樣吸煙，吸着煙，瞧着小姑娘，那小姑娘光芒四射的微笑起來了，於是又好像一隻雲雀似的，飛到這小屋裏了。磨房老板說：

「爲什麼不帶到家裏呢！在家裏怎麼喂她喝，喂她吃，是覺不着的。比方說吧，她的父親爲誰死了呢？是爲着我自己的親孩子死了。比方說吧，民族是各種各樣的，可是心卻是一個樣。就讓拿我來說吧。難道我能拒絕了這小孩子嗎。」

又聽見風雪響起來了。

「我完全是沒有小孩的人。」華威洛瓦傷心的，沉思的說。「我給她做衣服，做鞋子多好呢，她將來或者做我的親女兒呢……」

白俄羅斯的集體農民們，好像沒聽見這些話似的。

「我們把白俄羅斯收復回來的時候，」大個子的女人，緊緊的抱着小姑娘說，「我們把白俄羅斯收回來的時候，我們回到家裏，過着生活……呵，怎麼呢，我們已烤好了，走得路了……」

……華威洛瓦幫助女人們穿着衣服，包着小姑娘。

「到我家裏去過夜也好，」她傷心的對白俄維斯女人們說。「我給你們燒茶，煮雞蛋……喂小姑娘喝熱牛奶……」

可是集體農民們忙着上路了。

華葳洛瓦把小姑娘身上的圍巾整理了一番，忽然看了一眼，斷斷續續的說：

「我的可愛的小黑眼睛的寶貝，我的無父無母的小孤女呵……」

……在前邊走着的是打着燈籠的磨房老板和老頭子亞戈金。華葳洛瓦抱着小姑娘，留在暖室裏的吳拉梭夫老頭子，戴上帽子，也匆匆忙忙的出去了。風雪依然在曠曠的吹着。

「呵，祝你們幸福吧！」吳拉梭夫大聲說。

「祝你們幸福吧！」華葳洛瓦重複着。

在燈籠的光影裏，看見磨房老板和亞戈金。他們望着遠去了的雪車，彷彿在心神不安的向這些女人們和無名的吉普賽游擊隊的女兒——黑眼睛的小姑娘喊着：

「祝你們幸福吧……」

瑪霞

O · 韋錦斯喀亞

瑪霞十八歲的時候，到了莫斯科。那時沒有地方住，她只得去當了家庭傭工。無聊的日子，不知不覺的過去了。瑪霞打掃着屋子，招呼着小孩子。她決心要到工廠裏工作去，好友們都說道：

「你犯不着開始新生活的。你什麼也不會幹的，在工廠裏工作難着呢。」

「我喜歡難的。」姑娘答道。

過了半年，瑪霞做了莫斯科一個工廠的纏線工人。

那時瑪霞住在呂布里諾。爲了按時上工，必須起得很早，回來得很晚。工作是過不慣的，很難的。瑪霞弄得精疲力盡了。可是當人家問她道：「你怎麼樣？」的時候，她快活的答道：

「很好，比一切都好。」

這位藍眼睛的鄉村姑娘，有無限豐富的意志，生之歡樂和精神。她無論作什麼事情，都有很好的成就。

在同白芬作戰的時候，瑪霞就請求到前線去。

兵役署裏拒絕她說：

「你很小，沒有力量，支持不了。」

「我支持得住的，」瑪霞回答着，可是總沒有收她到軍隊裏。

祖國戰爭開始的時候，瑪霞已經二十八歲了。她在工廠裏幹得非常好，得到大家的敬重。都依然叫她小瑪霞。

當德國人侵入到莫斯科州的時候，瑪霞就決心去當游擊隊。關於她自己的決定，在家裏誰也沒有告訴。

游擊隊長好久的勸着瑪霞說：

「游擊隊的生活艱苦着呢。不是開心的。落到敵人手裏的話，他們要拷打你的，可是你要支持得住。或者你會變卦的吧。」

「我去的，」瑪霞低聲的說，「現在不是別人替你打仗的時候呢。」

他這話說得使指揮官沉默了一下，後來就簡潔了當的令她到約定的地方來。

第一次戰鬥的洗禮，瑪霞得到的非常快。隊長把她叫到跟前說：

「瑪霞，給你一個任務：你到德國人佔領的村子裏去，把敵人的人數打聽一下，明白嗎？」

「命令我到敵人佔領的村子裏去打聽敵人的佈置，」瑪霞說。「叫我去嗎？」

「把槍交了吧，瑪霞，」隊長溫和的說，「那兒你用不着牠呢。」後來對她望了一眼，又補充着說：「臉也用什麼東西塗一塗，你的臉太好看了。」

四個兵士把女偵探送到森林跟前。他們默然的走着，對這到敵人陣營去的徒手的年輕女人，遮隱着惶恐。

「祝你平安歸來吧·瑪霞。」

「再見吧。」

瑪霞一個人在森林裏走着。嚴寒。漆黑。她又害怕，又愉快。愉快的是人家終於把

真正的事情託給她了。

瑪霞入到村裏了，在村邊上已經看見了這村子裏有好多德國人，只在這時她才明白她是一個人，此刻沒有什麼地方來幫助她的。因為她明白了這個，他就生出了異常的勇敢與判斷力。

一瞧——看見一個女孩子在路上趕着羊。瑪霞到了她跟前。

『好孩子，讓我來幫你忙吧。』

就這樣趕着羊走了。

命令是叫瑪霞去找游擊隊員的姊妹麗沙的。由她那兒好得到游擊隊所需要的消息。她從來沒有見過麗沙的，怎麼找呢，她不曉得。

瑪霞入到屋裏，可是那兒是德國軍官，勤務兵。一個哭哭啼啼的女人，在桌子跟前亂忙着，孩子們圍在她跟前。起初瑪霞不知所措了。過後，鎮定起來，就愉快的說：

『你好吧，麗沙，好久不見了。我凍壞了，叫我喝點茶吧。』

那女人仔細的望了她一眼說：

「坐下當我們的客人吧。」

瑪霞低低的對她說：

「我從倪沙耶夫那兒來的。」

「悄悄的，」麗沙說，「我很担心。他們懂得俄國話呢。喝口茶，說些什麼家常吧。」

過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德國人沒有去注意瑪霞。

最後，麗沙說：

「走吧，我給你帶到奶奶那裏去吧。」

去到外邊，談着。麗沙告訴着那兒紮着司令部，那兒德國人佈置得最多，那兒紮着葛斯塔波（註）。瑪霞帶着這些消息，回到了根據地裏。

在後一次報告裏說：「根據女偵探瑪霞的報告，完成了絕好的作戰，消滅了二十名兵士，十名軍官，輜重和摩托腳踏車。」

這是女游擊隊員瑪霞的第一次戰鬥的洗禮。他的經過是非常艱苦的。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裏，在雪地裏睡覺，兩三天不喝東西，不吃東西。

瑪霞一切事都作過了：參加戰鬥，進行偵察，煮飯，洗衣，服侍傷兵。有時士兵們問着她：

「你累了嗎，瑪霞？」

他微笑着答道：

「不。」

「你冷了嗎，瑪霞？」

「不。」

現在她告訴我們說：

「我不曉得那時我那來的那股勁。因為我並不是有力的人。有時走了三哩路，就累了，有時我背着帳篷，藥品，步槍，給養。肩膀都磨出血了，可是總覺得沒有什麼。游擊隊的生活真是有趣呵。」

瑪霞最好的就是在戰鬥裏。總是這樣的沈着，堅決。有時聽到：

「小瑪霞，我受傷了……」

勇敢的女子就在炮火下，在雪地上爬着，給受傷的人裹着傷。

瑪霞在烏戈德工廠的著名的一次作戰裏，獲得了極大的威望。她這老有經驗的女偵探，奉到非常重要的任務——同一位游擊隊員的母親取得連繫；精確的把德國第十二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偵察出來。

好像作平平常常的事情似的，她沈着的去偵察去了。她到了游擊隊員母親跟前說：

「你的兒子給你帶信來了。」

老太婆哭起來。

「我沒想他還活着呢。」後來拭了眼淚，嚴肅的問道：

「我用什麼去幫他的忙呢？」

瑪霞的偵察，使得蘇聯英雄顧良諾夫所參加作戰的那支混成游擊隊，完成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大胆的作戰。游擊隊利用瑪霞所供給的消息，毀滅了德國第十二軍司令部，汽

油庫，葛斯塔波支部。消滅了六百名德國士兵。瑪露英勇的在戰場上活動着，好像戰鬥員似的，抱着犧牲的精神，在槍林彈雨中運着受傷的游擊隊員。

這民族是如何的有力，人民是如何的衆多，牠的平凡的女兒們，都具有着如何豐富的精神與意志的力量呵！

冰墓

B·楊波爾斯基

這是七月在烏克蘭烏曼城附近的事。

砲塔上帶着白龍的坦克車，在道路上飛馳着，龍張大着口，好像要吞食那遠遠的發着白光的村莊似的。

坦克一衝到村裏，踏毀了小櫻桃園，就一直的衝入到村邊的一所民房裏，把頂棚上掛的搖籃，帶到自己身上，就從另一堵牆裏出去了。

人們都撲到菜園裏邊的地洞裏去了，坦克在地洞上走着，環帶嗒嗒的在頭上響着，一來一往的走了好幾次。

女人在壕溝裏叫起來。覺得這是地自己在叫的。槍口開了，一個德國人的頭露出來了，口裏噙着長煙袋，脖子裏掛着望遠鏡。

他好像坐在四輪馬車上似的，鑽到坦克裏，在森林裏兜着圈子，在街上來回駛着，

駛到窗子跟前，喊着：「俄國人，傻蛋！」，喝了牛奶，就駛到園子裏，把金黃的蘋果，一直從樹上摘下來吃着。

有人從樓頂上看了一眼，他用機關槍掃起來。小牛驚慌萬狀的跑着，他在牠後邊追着，就用坦克把牠碾死了。鵝從水池裏回來，唧唧的叫着，他向牠們追去，牠們都飛到砲塔上，好像白鵝的陸戰隊似的，從那兒呼喊着自己的死亡，可是他從艙口裏伸出身子來，哈哈大笑。

當一切的叫聲都息了的時候，整個的村莊就蹲在大地上，等待着事變，鉄門開了，他戴着鋼盔，穿着鐵掌鞋出來，混身穿的都是鐵的，走起路來的時候，嘩嘩啦啦的響着。

街上留着印痕——四十八個德國的鞋釘印。

把全村的燈都拿來了。把這些燈都排到自己的周圍，好像結婚似的，脫了衣服，好久的搔着光肚子。後來拿出一隻小豬，飽飽的吃了牠。

過後，他吩咐把帶小球的鍍銀的床拉來。不帶小球的床他是睡不着的。照了照鏡

子，看他成了什麼樣子了，吃小豬吃胖了沒有呢。打起鼾聲來了。

德國人的鼾聲，在全村上停滯着。那時我還想着：俄國人將記住這鼾聲的。

他好久的坐在坦克上，兜着圈子，吹着牛，以為在他的鐵屋子裏是百無禁忌的。可是在莫壤驛附近，砲彈一直落到坦克上，好像風暴似的，把全體坦克車手都扔到雪地裏了。

他一個人沒有死。把他的鋼盔也打丟了。他只有一些白色的女便帽。他戴上一頂女便帽，然後又戴上一頂，又戴上一頂，于是他就好像紅帽子故事中的狼一樣，戴着老太太的便帽。可是他總是很冷。他用毛巾把頭包着，然後又包了一條毛巾，上邊戴着鋼盔。

德國人帶着曳索，穿着帶扣子的靴子，拉着東西……鴨絨褲子和被子——偷來的鋪蓋，走着，在森林裏走着。

他覺得從每一棵樹後邊，都有眼睛在望着他。德國人在灌木叢裏，山谷裏，在那低而又靜的凹地裏，兜着圈子，兜着圈子，在三棵松樹間迷了路，沒入到雪裏，又拉着自

己的東西冒出來了。

出來到一片乾淨的田野裏，好像到了白海似的。走到地平線盡處也好呵！

可是地平線那面還有新的地平線呢。

德國人丟了所拉的東西，一個人走了。可是走得很艱難，彷彿拉着一根繩子似的，彷彿被地吸住了，不願意放他似的。在這不曾征服了的地上走着是多麼艱難呵。

他從皮帶上把水瓶解下來，往嗓子裏一倒。只有一滴水。把水瓶一望就扔了。

他看了一看荷囊。荷囊是空的。德國的扁平的小叉子和小刀子，都已經在雪地上放着，就好像德國人的死牙一般。

他把煙斗望了一下。包着銅的德國的很粗的煙斗。牠在俄國的民房裏冒了好多烟，對着老太婆和小孩子的臉冒着烟，當他們被煙薰得哭了的時候，他就哈哈大笑。這煙斗息滅了。牠落在雪地上。走起來更其輕快了。

一路上他咳嗽着，搔着癢，擤着鼻涕，用鼻子嘯着，走着就睡起來，于是他突然冷得連癢都不搔了，大概連虱子也都凍死了。

白雪茫茫的曠野。風雪向四面八方的吹着。他已經不曉得——他往東走呢，還是往西走呢。總之，這西方有沒有呢，存在不存在呢？或者這只是爲了指南針而想出來的吧。德國指南針很厚，好像地球似的。他想着這指南針把他領到方位基點去了，現在只是帶着牠去找一條路——到西方去。

德國人在精光的俄國的田原上走着。鋼盔全部都結冰了，壓着腦袋，鐵鞋也成了冰的了，腳很難抬起來了，整個看來，他就好像冰柱似的。當他坐在那俄國暖爐旁邊搔着肚子，當那在全屋子裏最重要的就是爐火跟前那個德國人的光肚子的時候，他想到沒有想到他將成一根冰柱呢？

他卸了望遠鏡望着，又重又長的，計算着用牠可以看見全地球的望遠鏡，他仔細望着那雞腿似的木柱支着的茅屋，他現在在用不着這地球和地球的兩極了。

風在嘍嘍的刮着，嘍嘍的在耳朵裏刮着。德國人細聽了一下，他覺得——這是被他絞死的，打死的，殺死的人們在叫的。

德國人跑着，沈沒到雪裏，用德國話喊着。于是細聽着——聽見聽不見德國的話

呢。他還想到 所以聽不見的，是因爲他的耳朵凍壞了。

不！到德國遠着呢，將軍們把你帶得遠着呢。

黑漆漆的。夜來了。德國人掏出了一個圓圓的手電燈。那德國的手電燈，用牠照過俄國的門檻，照過俄國女人和老頭們面孔的手電燈，那看見過不知多少臨死時的俄國人的那一隻火眼晴息滅了。

德國人在原野裏走着。雪在落着，雪總是落着。白茫茫的平原和平原上的月亮。他一個人在月下走着。他看着天上的星兒。在俄國的天上沒有他的星。

冬夜是長而且可怕呵。風雪在吹着，德國人轉來轉去的兜着圈子，他好像輪船遇險後的一塊小木片似的，在月光下的白茫茫的海上漂動着。樹叢打着他的臉，手。有刺的灌木叢，撕着他的衣服，把他剝光了。

德國人還剩了一隻錶，很厚的德國錶。牠從前指示過入巴黎的時間，當火燒華沙的時候，他看過牠，此刻在月光下，他把牠望了一眼。牠停了，彷彿指示了他的死期。

白茫茫的遍地上，都是兀立着張着兩手，戴着鋼盔的德國的黑十字架，彷彿準備到

那兒去似的。

他環顧了一下。在微藍的月光下，十字架揮着手，跟在他後邊走着。

於是德國人叫起來了……

德國人在曠野裏兜着圈子。兜着圈子，用德國話叫着。風雪在吹着，好似把德國人包在白色的壽衣裏了……

我們的戰士們，早晨由跟前過着。太陽出來了。德國人好像冰製的洋娃娃似的，在雪地上躺着。戰士們把他靠到樹上，他就好像一切德國人的運命似的，靠在俄國的白楊樹跟前。

偵探

P·尼其廷

茫茫的雪野，呈着靜穆的景象，白茫茫的冬日的大地，發着晶瑩的光輝。道路都輾得發光了。淘氣的野兔的脚印，在附近畫成了奇妙的花紋。一個上年紀的哥薩克人，好久的盯着這些花紋出神。他穿着帶補綻的棉大衣，舊便帽蓋到耳朵上。肩後背着麻口袋。他默然的用嘴唇嚼着，懶洋洋的把眼睛離開了野兔的脚印，嘆了一口氣。這一位老獵人的心，痛起來了。

在拐彎處的電杆上，釘着一個黑木牌。這是德國人的指路標。木牌上有箭頭和題字：『往馬里烏波爾。』史節潘懂得所題的字。一九一五年的時候，他並沒有日在德國人手裏當過俘虜的。哥薩克人放慢了脚步，急劇的轉過來，到小木牌跟前，到兜裏摸了一截粉筆，就用大字寫了兩筆。指路標在哥薩克人的修改後，就成了：

『往馬里烏波爾去你……』下邊就是難得譯成外國文的很厲害的俄國罵人話。史節

潘讀了一遍，把字修正了修正，自己微笑了一下，就向着乾草垛的行列走去了。

哥薩克人走着，注視着一切。不久以前，汽車由這裏走過的。「什麼人，爲什麼？」史節潘想着。他小心謹慎的繞過了頭幾個乾草垛，就鑽到小山溝裏去了，溝邊上長着小樹。地方是閉塞的，雪是不會被踏過的。史節潘突然聽見有說話聲，就停住了。風送來了片斷的生疏的話語。哥薩克上到溝頂上，在三四十步遠的草垛邊上，就看見一輛帶着高射砲裝備的汽車和三個從鍋裏取着什麼東西吃的德國人。

「哼！」史節潘低低的哼了一聲，就掏出來了一個手榴彈。

「摔去呢，或是從旁邊繞走呢？長官命令過：你是偵探，而不是驅逐機。可是難道能忍得住嗎？沒有越軌的地方，任務完成了，就回家去，地方是閉塞的。」史節潘自慰着說。「摔去吧！」哥薩克人一決定，就把手榴彈摔去了。爆炸了，曠野于是就又靜寂起來。只有火燄在汽車上噓噓的響着和敵人死屍上的軍服在冒着煙。可是偵探就匆匆的到曠野去了。應當挨過了夜，到黎明的時候，好經過沙貝克，到自己的部隊那兒去。

黃昏上來了。哥薩克到了田舍跟前。小房子的煙筒裏冒着煙。「有人嗎？」史節潘

吃驚起來。「難道有德國人嗎？」他悄悄的貼到凍透了的窗子上。冷得更利害了。天完全黑了。哥薩克打定了主意，登到台階上，一撞就把門撞開了。一團蒸氣隨着哥薩克衝到室內了。

「把門關起來，這不是到丈母娘家裏當客的！」他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爐子跟前坐着兩個人。一個人穿着破棉襖，很寬的褲子和戴着褪色的夏天的使帽。第二個人穿着軍用大衣，紅臉，很快活。對於哥薩克的問好，他用問話回答道：

「從那來的，你老？」

「從那兒來的，」史節潘含糊糊糊的把手揮了一下。「從防綫上回來的，被動員的。回家的。到那兒去的，到亞爾緬陵那邊不遠的屯子裏去的……」

哥薩克坐到火跟前。

「可是我却是從紅軍那兒逃跑了的，」對談的人插嘴說。

彷彿火把史節潘燙了似的。他下意識的把手伸到藏着短劍的懷裏。哥薩克向前伸着身子，腦子裏轟轟的響着，口裏充滿了鹹唾液。

「你，你怎麼呢？」逃兵往旁邊一挪，問道。

「沒有關係……」史節潘用手在懷裏搔着癢。「你瞧，咬的不得了，忘八蛋。好朋友，我很替你担心，要是德國人不相信怎麼辦呢？」他用明顯的，沈着的眼光，對叛徒的眼睛望了一下。

房裏的第二個人，默然的望着火，對這些事一點也沒注意。

「會相信的，我有他們的傳單呢。而且我多少知道一點東西的，用得着呢，」穿軍用大衣的人，老老實實的說。

「一切都或許……」

史節潘喘着氣，起來走到水桶跟前。全屋子裏，從這個黑屋角裏看來，真是瞭如指掌了。他腦子裏有一種思想：「把那忘八蛋毀了吧。如果一個人的時候，那什麼也沒有。可是應付兩個怎麼辦呢？那位一聲不響的傢伙是什麼人呢？」偵探故意慢慢的盛了一碗水，隔着牙縫喝着。

「你是那的人？」史節潘往火跟前回着，問着第二個人。那人的眼睛是黑的，微微

有點疲倦。顯而易見的他好多夜沒有睡覺了。

「此地人，也是到防線上去了的。」

「那一家的？」

「克家的姪子。」那位很快的，可是帶着勉強可以捉摸到的停頓說。

偵探往前挪了一點，把一根樹枝折斷，投到爐子裏。

「扯謊的，」他想到，「性克的沒有姪子呢。」

室內靜寂起來了。

都睡下了。史節潘躲到門跟前。警惕的情緒，在驅逐着夢魔，撩亂着心懷在纏着他。哥薩克可惜着把最後一顆手榴彈消耗到高射砲汽車上了。

「可是現在怎麼毀這個叛徒呢？夜誠然是黑漆漆的。或者用祖傳的短劍幹了他，或者把房子放火燒了。」

史節潘帶着這些念頭微睡了。把眼睛一睜，——爐子裏的炭火，蒙着一層灰燼。他謹慎小心的爬到那位叛徒跟前。聽見了敵人的軒聲和自己的心的跳動。他的手碰到軍用

大衣呢子上。哥薩克人站了起來。

「你……你幹嗎呢？」一聲低語響起來。這低語對於史節潘就好像一聲大雷似的。

可是他並沒有手忙腳亂。

「想喝口水，她在那裏呢，我弄迷糊了。」史節潘低聲說着。「互相保護呢，」他打定了主意，就從地上站了起來。一個戴夏季便帽的人影，呈現在昏暗裏。老哥薩克人喝了水，就準備上路了。他把大衣披到肩上，拿起自己的口袋，不辭而行的，就到院裏去了。

東方的地平線有點發暗了。哥薩克躊躇的在小敞棚跟前站了一下，惡恨恨的向旁邊唾了一口，向河邊走去了。他走着，想着自己這次的相逢。想回到房子裏，把那叛徒結果了，可是想起了自己的任務，就站住了。到河邊的路很陡。史節潘謹慎小心的走着。突然他聽見有急促的脚步聲和跑的人的艱難的呼吸聲。偵探走到一邊去，坐了下來。在黎明前的霧氣裏，他認出了這是那第二個人。

「這是我，」那個人喊着，「我同你一塊去！」

那人不知爲什心神不定的抖擻的。史節潘一句話也沒有說，讓他到前邊走着。過起河來了。偵探在前邊爬着。冰是不結實的，脆的，危險的。可是史節潘在這樣的冰上知道怎樣走。當他聽見後邊水激聲的時候，他已經到對岸了。他的同路人陷到冰下了。頭有時露在水面上，有時消失了。哥薩克動搖起來了：救呢，是不救呢？是自己人呢，還是敵人呢？那人浮上來，用凍硬的手抓住一個冰塊，伸着身子對那偵探喊道：

『你聽着，大叔！請你轉告我們的人吧，就說上尉柯威里科從敵人的包圍裏衝出來遇難了，請轉告……砲兵連在陵那邊的小站附近的，請轉告……』可是哥薩克已經聽不見了。他把自己腰裏的一根繩子解下來，脫了大衣，在冰上往上尉跟前爬着。爬着就請求道：

『抓住，好朋友，抓住，柯威里科。』

上尉無力了，慢慢的沉下水裏去了。冰冷的嚴寒，凍僵着他的身體。偵探已經很近了，他伸着繩子，可是柯威里科沒有力量去抓住牠了。

『柯威里科，柯威里科，再少來一點！』史節潘請求着。

他把繩結掄到上尉的肩上，就謹慎小心的從水裏慢慢把他往出拉着。冰在嚓嚓的響着，破碎着。過了一點鐘，在荒原裏的一個屯子邊上的小屋裏，在一個熟識的哥薩克人的家裏，史節潘給柯威里科擦着什麼東西，嚷着，很嚴厲的嚷着那些不會辯別好人的青年們。這可以生出許多的顧慮和發生不幸的事件呢。柯威里科聽着就笑了起來。

「你老嚷什麼呢，或者不高興嗎？」

「如果不把那個叛徒放走了，那一定高興呢。總是在怕着你。」哥薩克說。柯威里科繼續在微笑着。這時偵探忍不住了，見怪了，他嚷道：

「你笑什麼呢？」

上尉嚴肅起來了，把手舉到眼邊，想了一下就問道：

「你老人家是誰？」

「誰？哥薩克人史節潘。」

「別難受吧，」上尉安慰着他說，「那叛徒起不來了，你記得我在那兒耽誤了一會嗎？……」上尉就做了一個有力的手勢。

：：：過了一禮拜，史節潘在官長的辦公室裏得到了新的使命。他好久的研究了地圖，記住了一切的符號。早晨他消失了。哥薩克人史節潘又去到敵後偵察去了。

荒原中的小站

K·蒲斯托夫斯基

黎明的時候，由牟戈查爾山附近起，就開始了荒原。稀疏的露珠，在灰草上閃着光輝。好像駱駝皮似的大地，在萬里無雲的秋季的天空下躺着。火車在岔車的小站上停住了。

「這就是亞細亞了！」一個白髮蒼蒼的旅客說着，就卸了舊的鐵絲眼鏡。「只有在荒原裏才這樣靜呢。」

我細聽了一下。甚至連電線的嗡嗡聲都聽不見的。火車的周圍，千百里遠，都是一片偉大的靜寂。

「這就是亞細亞了！」那位白髮蒼蒼的旅客重複着，嘆了一口氣。「真奇怪，不是嗎？」

可是，馬上就有一種很快的，歡樂的，咕咕呱呱的話聲，把這靜寂衝破了。哈薩克

的孩子們——兩個女孩和一個小男孩，從火車跟前過着。男孩子手裏拿了一塊很大的德國的砲彈片——青色的，被燒過的，好像鐵刺猊似的。這塊彈片大概是那位旅客送給這小孩子的。男孩子常常站着，細看着彈片，担心的喘息着。

『易賓嘉！』小姑娘們喊着。他抬起頭來，打着跛脚，匆匆的跟在她們後邊，可是走了幾步停就住了，皺着眉頭，又細看着破彈片。

小姑娘們提着水桶。白尾巴的小鳥，在她們後邊飛着，追過了她們，從這根電線上到那根電線上來回飛着，好奇的轉着頭，望着水，——大概牠想在這深水裏洗澡呢。

『易賓嘉！』小姑娘們喊着，小男孩子就把刺刺牙牙的彈片，緊抱在胸口上，跟在她們後邊跑着。

易賓嘉！這是很熟識的名字呵。

易賓嘉·戴巴泰夫。他不久在前線上，在很寬的北方的一道河的渡口上陣亡了。他的姓，傳遍了鄰近的部隊裏。他的名字誰也摸不清——指揮官給他叫易賓嘉，士兵們只給他叫巴涅。

易賓嘉不多說話，可是差不多常常在微笑着。微笑代替了說話。有時他親切的微笑着，有時他惑疑的微笑着，有時他輕蔑的或老實的微笑着，他每次微笑的時候，總是要把軍用大衣上的舊的寬皮帶整理一下的。

有一次，我同易賓嘉在高射機關槍跟前坐了一整夜——他是機關槍手。雖然我同他亂聊了一通，照他的話說，就是『答迷爾』了一通，可是我依然由他口中知道了不少東西——知道他是加爾加拉林斯克人，知道他的父親——一位溫厚的，革命前給一個有錢的養畜人放牲口的老頭兒，現在還在世的，知道他的故鄉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兒的地好像天一般，是遼闊的，坦平的，那帶着爽涼的清水的湖，就好像天上的雲一般，在地上躺着。

我從易賓嘉口裏知道天河就是鳥路。千百年來，每年秋天的時候，鳥都順着這條路向南飛，牠們飛過之後，天上就留下一道光輝燦爛的痕跡。易賓嘉很難爲情的微笑了，——自己不曉得這是真是假，可是老年人都這樣的說着。

易賓嘉所在的那一部軍隊的指揮官是宰良諾，他是一個性情很快活的人，可是，對

於軍事，他却是一個非常關心的人。宰良諾抱怨着他不走連，抱怨着總是把他的部隊派得太遲，——只得作着別人所做的事情。

宰良諾，波納馬列夫事務長和士兵們，對於易賓嘉的特別愛護武器，都很敬佩他。

「這是他的一種遺傳，」宰良諾對士兵們解釋道。「這是祖先的遺傳。哈薩克人對自己的武器，從來都裝飾得好像未婚妻似的。可是馬刀呢？你們看見過他們的馬刀嗎？鬼曉得這是什麼花紋呵！可是你們呢？你們呢？我請問你們！」

「官長同志，我們的槍都井然有序的，」士兵們都辯解着。他們知道官長責備他們只是一種習慣。「當然，叫你們好像巴涅一樣，整天去用手撫摩着機關槍，——這對我們是沒有必要的。」

「好像沒有必要嗎？」宰良諾笑了一聲，說着就走了。

波納馬列夫事務長是加桑人，他好像他的父親和祖父在娥加河那邊的草地上割草似的，手掌上睡着唾沫，沉着的工作着。他稱易賓嘉的機槍是「經緯儀」。照他的意見，世界上最精確和美觀的工具，就是經緯儀了。

我在河岸上，在易賓嘉的高射機關槍旁邊，過了一夜。下着雨。周圍沙沙的響着，溼葉在微動着。那時可以聽見灌木叢裏受驚動的鳥，在亂動着和氣憤憤的細聲的叫着。鄰近的高射機關槍，都啞然無聲的，只有衛兵在濕沙上踱着方步。

黎明的時候，襲擊橋樑開始了。塗着卍字符號的黑飛機，低低的飛行着，沒入到河上的濃霧裏。易賓嘉把腰帶一整，把鋼盔往後一挪，就站到機關槍跟前來了。機關槍抖顫了。一道白燄，癡癡的從槍口裏衝出去了。飛機立即開始向易賓嘉急劇的下降了。

飛機和機關槍手，起了一場空前的衆寡不敵的惡戰。飛機好像鶴鷹似的，好像石頭似的，向士兵落下去了。周圍一切都寂然了。留着一道綠瑩瑩的痕跡的曳光彈，向易賓嘉飛着。

易賓嘉頑強的用機關槍打着，後來突然停止了，但是，剎那間又對着飛機，對着槍裏的飛行員，直射起來了。

飛機抖顫了一下，機翼向下，擺動了一下，畫了一道煙的曲線，就墮到河岸上的柳樹叢裏。那爆炸就好像後來士兵們所說的一樣，泥土飛到雲裏，過了五分鐘之後才落下

來。

易賓嘉臉對着機關槍倒下去了，死死的躺著。士兵們都跑到他跟前了。可是他死了。一個子彈從胸口上打穿了。波納馬列夫同士兵們勉強的把捏着機關槍柄的易賓嘉的手鬆開來。

易賓嘉葬在距河邊不遠的林中空地上。那時起着北風。清澈的晚霞，好久的在未割的草地上照耀着，無論如何總不息滅。孤獨的勇敢的鶴鶉，在草地裏叫着。士兵們往易賓嘉的坟上撒了土，站了一會，聽了鶴鶉的叫聲，嘆了一口氣，都到高射砲連裏去了。

夜裏已經很冷了。秋天的皎潔的繁星，在森林的高空裏，在很深的河上閃爍着，不遠的地方，摩托聲在沉重的響着，——這是重砲隊到前線開的，到橋上開的。從前當過拖拉機駕駛員的士兵萬尼，坐在砲兵連跟前的戰壕裏，用刀子開着灌頭盒子。

『呵，萬尼，』我問着他，『冷嗎？』

『沒有關係，受得住呢，』他答道，停了一下，沈思的說道：『巴涅死了。爲祖國死了。我想他所謂祖國的——不僅是他的遼遠的荒原的祖國。應當包括的更廣的呵！』

『你說什麼？』我不了了然的問着他。

『祖國——這就是一切！』萬尼嚴厲的說着。『一切！每一個麥穗，井裏的每一桶水。你以為如何？我很難給你解釋的。總而言之——是一切！』

他又沈默了一下。

『噫，巴涅呵，』他說道。『他總是沈默着，微笑着，真是了不起的人呵！真是好心腸呵。』

他轉過身來，向着那一片紅光的西方，用刀子對着德國人那方面威嚇道：

『一切惡徒闖進來，想毀壞我們的生活，想折磨我們。使我們淪於悲慘的境地，他們好安坐而食，野獸！可是他們總逃不了死呢！』

可是現在，望着去了的小姑娘們和懷裏抱着彈片，跟在她們後邊跑的小男孩子，我想起了易賓嘉了。孩子們往山裏走着。山在荒原上起着紅色的陡兀的梯形。牠們被太陽晒焦了的，不長東西的，可是陰涼躲在山峽裏，在這陰涼裏，大概小花崗石下邊有小溪在流着。深遠的青色的空氣，在山上發着光輝，冒着霧氣，鷹在那裏邊飛翔着。

萬尼的話是不錯的。祖國——這就是一切。這些往無名的山裏跑的孩子們，這輕輕的吹動着乾草的風，這阿爾泰山上的遼遠的雪——在暗霧裏彷彿已經看見牠們了似的，這懷中抱着小羊，帶着仁善的密縫眼的哈薩克的老頭兒，這些都是祖國呵。他站到小土屋跟前，用手掌把眼睛遮住太陽，凝視着乘客的面孔。這位老頭兒，大概就像易賓嘉的父親呢。

祖國——這是一切。這是對我們的龐大田野的及其森林，落日，被微波沖得平坦的海岸，河彼岸遠遠在望的村落等景物的幸福的感覺。這是對牠的清爽的天，風，人及其勞動，對穿過了夜，奔向遠方的城市及創造無限財富的工廠，煤井，礦山，火車頭，汽笛的幸福的感觉。這是對於過去的自尊的感覺和對於偉大前途的預感，這我們任何人都都不肯送給他們的。當易賓嘉爲着他背後的綿亙着偉大的祖國拼命的時候，他知道這個嗎？

是的，他知道的。

孩子們已經走遠了。那個小男孩子總是落後着和在後邊跑着，他的光腳踵在路上的

灰土裏閃着光。

火車開動了，赤色的山，開始入到午間的霧裏，入到遠去的荒原的濃霧裏了。

梅海爾

五·韋林斯基

梅海爾在青年的時候，他的十四個牙被打落了。青年的履農，同平時一樣，早晨四點鐘就上地做活去了。他在地裏把腳撇了。腳發腫了。到晚上的時候，他才回家來。

「懶鬼！」年輕少壯的主人嚷着，就把梅海爾打了三下。

憎惡成長着，強大着，壓在心頭，使他上不來氣了。一九四〇年，紅軍到了比沙拉比亞。梅海爾是一個愁眉不展的寡言寡語的老頭子了，黑鬍鬚，很結實，彷彿用橡木柱子刻成的一般。一聽見蘇維埃坦克的隆隆聲，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二次微笑，是當好多年沒見面的他的兩個雙生兒回家的時候。他們是住在蘇聯的。大的是上尉，小的是中士。現在他們的部隊派到比沙拉比亞，向普魯魯開的。

這是最好不過的一年呵。梅海爾同他的女人住在基什涅夫，兒子們給他匯着錢。當可怕的日子來到，當人們都從基什涅夫到東方去的時候，梅海爾又同自己的兒子們見了

一次面。

「父親，同我們一塊走吧，你同母親在這兒沒有什麼幹的，會把你們殺了的……」
梅海爾挺起身子，緊緊的把兒子們擁抱了一下。

「事情多着呢。我留下我想再同我的老朋友們見一見面，呵哈，我愛他們呵。你們去吧，別替我擔心吧，我不是一個人呢。」

他把他們送到部隊裏了。

「我同我的兒子們辭別的，」他對營長說，「可是我自己留着不走。我想同你談一談的。」

營長同梅海爾談了話。老頭子把一個很重的匣子帶走了。他把這匣子放到自己的老朋友安東那裏——這是一位小身材的，滿臉縐紋的比沙拉比亞人，是帶着自己的長毛刷子，坐在基什涅夫城的街上，擦了三十年皮鞋的人。梅海爾把他的殘餘的日子，消磨在滿城裏閑逛上，鑽到歪了的籬笆門裏，沿着朽了的小梯子，下到地窖裏。羅馬尼亞人入到基什涅夫以後的第三天頭上，六個人——梅海爾，安東，石匠，雇農和爐匠，在深

的時候，出了城，向西方走去了。這是六個老頭子。

星夜的時候，他們在康斯坦次等候着列車。枕木下放著營長交給梅海爾的那些炸藥。梅海爾手中拿著電池，電綫往炸藥上引着。

他把機鈕按了一下。可怕的一聲爆炸響了起來，空氣的波動，打擊着緊貼在小溝渠裏的老頭子們。人聲從炸毀的車箱中叫起來了。砲彈忽然爆炸起來了。地在抖顫着，老頭子們在這抖顫的地上伏着。後來汽油桶爆炸了。火沿着路某燒起來了。

從那時起，就有一種關於強大的，難捉捕的，勇敢的，技術配備精良的，組織嚴密的暗黨的風言，在全邊區裏流傳起來了。警察都累壞了，可是連影子也沒找着。

夜間在山谷裏又遇着了。手裏拿的是炸藥，衣袋裏裝的是電線，于是地又抖顫起來了，汽油桶又燃燒起來了，列車滾到山坡下了。輪船炸飛到空中了——老頭子們也在瑙河上行走呢。

有一次，憲兵們在附近的村落裏，舉行了總搜查。老弱的安東，坐在房子前邊，坦然自若的晒着太陽。當憲兵們來了的時候，他沒有把眼睛睜開。他們聽見了吵罵聲。憲

兵軍官嚷着。後來一切都寂然了。忽然，彷彿有一種什麼東西向安東撞了一下似的。他把眼睛一睜，就看見了梅海爾。梅海爾拿着樹條走着，趕着小牛。安東跳起來說：

「你走開吧，憲兵在這裏呢！」

「是的，憲兵在這裏的！」

憲兵軍官站在門口裏。他帶着嘲弄的神氣，望着老頭子。

「你老人家太快……可是你是？別忙，別忙……」

軍官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梅海爾的面孔。

「我認識你的……別忙，這原是梅海爾呵，我從基什涅夫就找起你了，我已經給你的老婆婆安置好了……手舉起來，忘八蛋！」

那軍官原來是把梅海爾的牙打落了十四個的舊主人的兒子。

過了一點鐘，梅海爾已經供畢了。是的，這是他炸的，燒的。他沒有任何的同謀犯。他一個人也不能供，也不供……」

棹上放着手榴彈。軍官用帽子把牠蓋着。帽上的徽章，看來真是動人呵。

「割押吧，」主人的兒子說。

梅海爾用那大關節的拙笨的手指，握起筆來，往墨水壺裏浸了一下。突然用左手揪住了軍官的脖子。

「到我這兒來！」那位喊道。

憲兵們跑進來了。他們向梅海爾跟前撲着，可是他手裏握着手榴彈。梅海爾沒有丟了軍官，可是也沒有摔了炸彈。他把牠拿在手中，放開了彈簧機。響着火門。梅海爾依舊緊緊的抓着軍官。把手榴彈往他跟前拿進了一點。

「現在牠要把你的牙打落呢！」

爆炸聲把話打斷了。

小皮鞋

M·倫柯夫

他們從林蔭路的轉角處突然出現了。一瞧見人，就抓住了自動步槍，可是一看見在他面前的只是些女人和小孩子的時候，他們沒停了摩托的轟聲，就在路旁停住了。滿身大汗，滿身灰塵的他們，在人叢中走着，踏着小孩子們腳。一個人用皮靴尖照着一個小包襪踢了一下。花手巾往空中飛起來了。一塊麵包從裏邊倒了出來，牛奶瓶柔和的落到蘇苔上。一個長腿的士兵，三兩口喝乾了牠，就敏捷的把牠扔到松樹上了。其餘的士兵們都撲上去，到包袱裏，籃子裏，皮包裏掏着。貪婪的喝着牛奶，互相搶奪着東西。一個比別人晚離開摩托腳踏車的患癩癩的上等兵，開始咆哮起來了。他一個跟着一個的打碎了幾個水瓶子。最後一個籃子裏又是水瓶子。他簡潔了當的罵了一句，很難受的就向周圍環顧了一下。孩子們傷心的哭着。母親們用手蓋着他們，低聲說着：

「不要……不要哭了……」

上等兵的患瘰癧的脖子紅起來了。一個士兵強顏爲笑的笑起來。上等兵嚴厲的對他斥責了一聲，立刻就連吵帶哭的嚷起來。

「滾你的去！……誰是這裏的主人？白俄羅斯人嗎，即刻給我出來……呵，到這裏來！」

低低的嘆息聲，在空地上滾着，在蘚苔上消失了。

有人遲疑的站起來。安尼霞跪起來。韋拉抓住她的手，用力把她拉了一把。

「別去吧，我告訴你，別去吧……」她用那無血色的嘴唇低聲說。

安尼霞坐到地下去了。她兩隻手掌緊蓋着臉，麻木的坐着。小兒子用小手抱着她的膝蓋，向她撲着。

「你別害怕，媽媽……這不可怕的……」

當那粗笨的手，抓住她肩的時候，她只來得及說：

「請你保護他吧，韋拉……」

伯母韋拉把他拉到自己跟前，拉到自己的孩子跟前，同母親隔開來。她不知怎的把

自己的手指都咬得——這是伯母章拉——要出血了，緊緊的握着他的手，用手閉住他的嘴，總是說着，說着：

『你別怕……別作聲……別作聲……』

送來了幾聲低低的慘叫聲。

『你是凶手，是禽獸……』聲音中斷了，停止了。周圍的女人們，嗚嗚咽咽的哭泣着，士兵們大聲的笑着什麼。

哈哈大笑聲突然中斷了。一個男孩子由空地上跑着。尖銳的兒童的叫聲，把松樹頂上的鳥都驚動了。牠們在空地的上空裏飛着。

『媽媽……好媽媽……我不要……你是我的媽媽……』

一個女人在他後邊跑着，盡力的想拉住他的手。

『回來，寶禮，回來……我的天呀……』

或者是她覺得，或者是伯母章拉想像的……她的聲音大叫起來，成了乾的，刺人的聲音了。

「你……你……你不敢……這是小孩子……這是我的兒子……」

枯燥的槍聲，一聲跟着一聲的響起來了。小孩子仰天倒到太陽地下的落了花的石南叢上了。那位女人抓着胸脯跪下去了。想要說什麼話，可是身子一歪，就沉重的跌到下邊滿生着光滑而微綠的蘚苔的大石頭跟前了。細流在石頭根前徐徐的，濺濺的流着。

傳來了短短的口令。士兵們匆匆的騎上摩托腳踏車，揚着濃重的灰團，就順着那陰森森的林蔭路走去了。最後走的是患瘰癧的上等兵。他停到那小孩跟前，艱難的彎下腰。望着小孩子的臉，就解起小孩子的皮鞋來。脫下了一隻，匆匆的去脫起另一隻來。結得緊綳綳的鞋繩解不開。士兵坐到地下，好更得勁的去處置牠。好久的在衣兜裏摸索着，找着一把能開關的刀子。這根該死的鬼鞋繩，好麻煩呵。可是當他下手去割那鞋繩的時候，「吧」的一聲，恰好照他的鋼盔上打了一下，幾乎把他打翻到地上去。石頭落到他跟前。上等兵偷偷的環顧了一下。棕色的頭髮，都被汗珠蓋起來了。失了光澤的睫毛，很快的，很快的眨着。他用手蓋着臉，後來省悟過來，向自動步槍撲去了。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瘦骨嶙嶙的手裏，癱瘓的握着重掂掂的石頭，向他跟前走

着。枯槁的，蒼老的面孔上的每一道皺紋，都充滿着嚴峻的堅決。老太婆的衰老的，可怕的，瞪着的眼睛，發着奇怪的光芒。女人們的愁慘的身影，跟在她後邊走着。他看見了石頭，重掂掂的棍子，一塊什麼鐵——或者是一截破桶箍，或者是被擲了的一截扁鐵輪。

他後退了一步，覺得突然變緊了的領子，是如何的發涼而且貼到他脖子上了。他連忙直對着她們開起槍來。自動步槍落到地上了——尖尖的石頭打斷了他的手，另一個石頭，狠狠的打破了他的臉。她們走着，悽愁的向他行進着。上等兵彎下腰，向摩托腳踏車跑去了。無數的石頭跟着摔來了。摩托腳踏車停閉了，——被打傷了的脚，開不動摩托了，摩托車突然成了陌生的，無用的了。上等兵穿過了道路，跳過了小渠，打着跛脚，一扭一拐的順着小河往森林的深處跑去了。女人們從左右包圍着他。越跑越難了。兩脚沒入到蘚苔裏，吸到池沼的粘滑的泥濘裏了。氣喘不過來了，汗滴落到眼睛裏，看不清楚了。

那時他明白了，覺得：他再逃不脫她們的手了。永遠逃不脫這白髮蒼蒼的老太婆的

手了，逃不脫她的充盈着憤怒與憎恨的眼睛了。

他把頭往脖子裏一縮，喘着氣，就倒到那鬆軟的，百依百順的地上了。地上發黑的茅草，淒愁的沙沙的響着，受驚的喜鵲，驚慌的向上飛起來，陷下去的發顫的地，緩長的呻吟的嘆息了一聲。

他什麼也再沒有聽見，沒有看見了。

可是小孩們在空地上哭着。有些年紀大點的孩子們，戰戰恐懼的細望着小河跟前的白石頭。在那兒，在白色的沙地上，在水邊上，一下不動的躺着別人的母親們。

小孩的皮鞋，在被揉了的草地上，孤零零的發着黑光。

松樹的微紅的身幹，高高的，高高的聳入到凝然不動的蔚藍的天空裏。飛快的黃蜂，用金黃的松針，縫着天空。香草和迷迭香，在下邊發着香氣，青綠的石南，微微的放着清香。

周圍楊莓都盛開了。

★

★

★

夏天在雷雨和風暴裏把威風裏盡了。毒惡的秋天來到了，白雪和灰色的短衣把白俄羅斯的田野和森林都蓋滿了。

可是溫暖的風，已經從東方吹來了。千千萬萬的人們，加速着鐵的步武，從那兒向西方行進着。穿着灰色的軍用大衣，帶着血一般的火熱的微笑的紅星。

我們的春天要來了。

被蹂躪與踐踏的白俄羅斯的土地上，花草將要盛開的呵。

春天的威嚴的洪水，更把從德國來的污穢的灰色的短衣，把一切的從德國來的該咒的爛污，都要沖洗，擴清乾淨了。

我們的春天要來了。

老人

V · 格洛斯基

關於老人謝明，都說他是村裏最沉靜的一個人。他不喝酒，不吸煙，從來都不抱怨鄰居。連一次也不會聽見他同自己的老婆吵過嘴。他的聲音很溫和，很低。他的行動也是溫和的，靜悄悄的。

當德國人開始來的時候，有一位鄰居準備到游擊隊里去：

「老爺爺，到游擊隊裏去吧，」對他打着笑談說。

可是他答道：

「放槍和殺人，不是我所幹得來的。」

「你是擁護德國人的嗎？」鄰人費吉克問着他。

「怎麼？擁護德國人呢，」謝明回答道，「他們是不講道理的。不過我能算什麼軍人呢？我的性情不是那樣的。馬我都捨不得用鞭子抽呢。我的心軟得很。」

老太婆費里波瓦袒護着丈夫說：

「他總是招呼着蜜蜂。于是就成了這樣寧靜的人了。蜜蜂不喜歡有火性的人呢，」
「對的，不喜歡的，」老頭子肯定着說。「比方我們的主席普洛柯菲吧，蜜蜂受不了他呢，——他是嚷嚷鬧鬧，慌慌張張的冒失鬼。」

正說到這兒的時候，主席自己來了。他腰裏帶着兩個手榴彈，肩後背着步槍。

「談什麼呢？」他問道。

「你是很莊重的人，」謝明說道。「我們一輩子也沒有流過血。我母親連雞子都不敢殺，都得請鄰居殺的。」

「你瞧着吧，老爺爺，」主席對這話回答着。「對德國人別太好心腸了吧，這你要在老百姓面前負責呢。」

于是他就不大的順着街走去了。

老人只搖了搖頭，而老太婆對主席簡直氣得呸了一口唾沫。

……德國人在村裏駐紮了差兩天二個月。起初這裏來了德國軍隊的先頭部隊。他們

把村子搶得一乾二淨。女人們都入到空了的黑漆的茅屋裏哭着，回想着母牛。屋裏的短皮襖、繡花的襯衫，女人的上身棉短衣，被子，枕頭都不見了。白天女人們和老頭子們都聚在一起，咒罵着德國人，數着自己的苦。

謝明不作聲，聽着憤激的言談，嘆着氣。他受德國人的害並不比別人少。他們毀了他的心愛的蜂房，搶去了存的蜂蜜和麥子。連那一張他睡了幾十年的老床，也叫一個紅眼睛的下級軍官裝到卡車上運走了。

晚上老頭子們都站到神像跟前，在黑漆漆的空了的茅屋裏祈禱着神。夜裏老太婆哭着，老頭子安慰着她。

「呵，哭什麼呢？」他說。「大家都遭着這霉運呢，全體人民都受着苦呢。我同你是孤零零的，上了年紀的，對付着過吧。」

十二月的時候，德國師司令部開來了。前站選了鐵屋頂的好房子給將領住，招集了女人們粉刷牆壁，洗地板，強迫男人們用紅磚敷房子前面的便道。命令老人謝明從院裏到菜園裏的廁所跟前，敷一條磚路。一個下級官氣謝明敷路敷得不認真，於是兩次的命

令他重敷。老爺爺生平第一次的用不中聽的話罵起來了。

醫生搬到謝明的房子裏了。這是一個帶着禿頂且小的腦袋的瘦人。把謝明同他的老婆一起到冰冷的門洞裏住去了。夜裏他們冷得睡不着，就聽見醫生用呱呱的聲音，打着電話說：

「喀麥什瓦哈！喀麥什瓦哈！」

他要求火車箱連傷兵的。傷兵和凍傷了的人很多，可是火車差不多是不開了——游擊隊把路破壞了。「大概是普洛柯菲在努力幹的吧。」老人想着。

醫生用沙嗓子嚷着他跟前的人，而且每分鐘都叫着勤務兵作各種各樣的事情。勤務兵怕他怕得要死。每一次進到屋裏的勤務兵，臉色變得蒼白的甚至令謝明都可憐起他來了。

醫生吩咐謝明劈柴火生爐子。他很喜歡斧子聲。有時夜裏他把勤務兵叫來，吩咐把謝明趕出去劈柴火。

「爲什麼俄國人不做活？俄國人睡覺睡得太多了。」

子是謝明就在德國人的窗子下邊的黑暗裏，劈起柴火來。他愁眉不展，沈默寡言起來了，有時成幾天連一句話也不說。連嘆氣也停了。一聲不響的好像石頭一般。老婆婆提心吊胆的望着他：老頭子可別要瘋了吧？

有一次夜裏他對她說：

「費里波瓦，你曉得，那野獸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他把牛殺了，把蜂房也弄毀了——這由他去吧。可是這東西傷了我的心，野獸還不傷人心呢。我想他們不是人。可是我現在看見：這些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還壞呢。」

「你祈禱一下上帝吧，會輕鬆一點呢，」費里波瓦對他說。

「不，」老頭子說，「不會輕鬆呢。」

早晨，鄰女迦麗哭得淚人兒似的來了。向裏邊寫着主任醫生的那道門，偷偷的望了一下，她就低聲的說起自己的寓客來。他家裏住了五個參謀將校。

「白天夜裏，好像狗熊似的吃着，喝着，喝醉了——就吵着，吐着，光着身子，不知羞的在我面前走着。可是現在冷起來了。老爺爺，你甚至不相信弄到什麼地步了！都

在被窩裏糟塌起來了！從前小便到地上，可是現在連床都不起來了。後來把弄髒了的襯衣一脫——拿去洗吧。我說：我不洗，最好把我殺了吧！就打起我來了。殺了我吧，我說，我不幹，我不受這侮辱——我就從院裏走了。他們是什麼人呢——是人呢，還是野獸呢？」

謝明什麼也沒有回答。苦痛和恥辱的黑雲，把村莊籠罩着。覺得人生的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照耀了，令人窒息起來了。精神上的屈辱，比飢寒，比一切都更可怕了。

這幾天裏，在老養蜂人的心靈裏，起了什麼變化呢？當那個醫生夜裏想聽斧子聲音的時候，他默然的起來，戴上帽子，就去劈柴火去了。斧子在上凍的劈柴上叮噠的響着。有時老頭子直一直腰來，想喘一口氣。那時師部的醫生，就走到窗子跟前，細看着爲什麼斧子不響了。片刻間，勤務兵就從門口裏跳出來，用驚惶的聲音說：

「俄國人，劈吧，劈吧，俄國人！」

不知怎的勤務兵興奮起來，悄悄的對老頭子說：

「將軍完了。前線場台了。俄國人嗒——嗒——嗒。嗒。將軍完了。」

這一次德國人就這樣的沒有等到自己的將軍了。

後來，有一個小商人，從哈爾柯夫來了。他談着煙草，麵包，豌豆的價錢，談着德國士兵間的傷寒病，就附到老頭子的耳朵上，悄悄他說：

「有傳單的，聽無線電說紅軍回頭了。有三十個城已經從德國人手中奪回來了。馬上就到這裏來了。」

老人聽了消息，鑽到地窖裏，挖出了一盒蜂蜜，把牠交給小商人說：

「爲着帶來的好消息，拿去吃吧。」

一天晚上，醫生的勤務兵來了，匆匆忙忙的收拾着東西。

「退了，撤退了，」他解釋着，用手向波爾達瓦方面揮着。

交通兵來了，很快的摘了電話。聽不見槍聲，可是德國人簡直像在火力下聚集起來了似的。滿手裏拿着東西，在街上跑着，跌到雪地裏，喊着。女人們看見有幾個哭着的勤務兵，他們喘着氣。凍硬了的手指，拿不住軍官的重箱子了。他們剛剛走到村邊上，已經精疲力盡了，可是當時應當步行着由曠野走呢。沒有汽油的汽車，在雪地裏停着，

軍官們都坐到雪車上走了。在第一次德俄大戰裏當過義勇軍的老頭子們，都對女人們解釋道：

『一定是我們的軍隊抄德國人的後路了……』

師司令部連夜走了，自動步槍兵佔領了村子。滿長着棕色鬍子和黑鬍子的人，鼻子上的皮都脫了，臉都凍壞了，他們用狗叫似的話說着，出去到了街上，用自動步槍向空中射擊着。夜裏，他們調戲着姑娘們和年輕女人們。

黎明的時候，戰鬥開始了。老頭子們和老太婆們都鑽到地窖裏了。從那裏聽見了陣陣的機關槍聲。砲彈的炸裂聲，轟隆隆的響着。女人們叫着，孩子哭着，可是老頭子們却大模大樣的說：

『呵，沒有什麼可亂嚷的。這是我們的軍隊用三吋口徑的砲打的。』

謝明坐在地窖裏的一個倒放着的洋鐵桶上想着。

『怎麼呢，謝明？』俄戰爭中得過獎章的康拉特老頭子問他說。『連你這樣寧靜的人也聽打仗了。』

謝明沒有回答。

戰鬥激烈起來了。轟隆隆的響得使女人們都用頭巾把孩子們蓋起來了。忽然間，聽見有模糊的人聲。

「我們的，我們的！」迦麗喊道。「誰跟我去？」

「我去，」謝明響應着。

他們從地窖裏出去了。已經黃昏了。巨大的太陽，沉沒到被火光映成玫瑰色的雪地裏去了。院中間站着一個執着步槍的紅軍士兵。

「善人們，」他低聲說，「幫一下忙吧。我受傷了。」

「我的親人！」迦麗喊了一聲，就向傷兵撲去了。她抱着他，就連忙把他帶到地窖裏去了。謝明向前去了。

「你替我們流血的，我們的好朋友！」女人說着。「現在我們叫你躺着，烤一烤火。」

槍聲從水井那面傳來了。德國的自動步槍手。向房子跟前跑來了。他看了受傷的紅

軍士兵和抱着他的女人，就走着開起槍來。那士兵突然發重起來，就開始從扶着他的女人手中往地下溜着。德國人又開了一槍。迦麗倒到地下了。

謝明不記得一根沉重的木棒，怎樣到了他手裏。他生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心情呢。火樣的憤怒，洗刷了近幾月來屈辱痛苦的隱恨，爲着自己，爲着別人，爲着千千萬萬的老幼男女的憤怒，爲被敵人侮辱的國土的憤怒，好像火焰似的把他包圍了。他把木棒高高的舉到頭頂上，向德國人走去了。他這長着雪白頭髮的高大雄偉的養蜂老頭子——偉大祖國戰爭的活生生的化身，在走着。

『站住！』德國人喊了一聲，就端起自動步槍來。可是這老人帶着可怕的力量，用木棒向他打擊着。

這時士兵們來到院裏了。在一切人前邊走着的，是一個手中拿着手榴彈，穿着黑色皮短衣的人。這是集體農場主席普洛柯菲。他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景象：被打死的躺在房門口的德國人的屍體和手中拿着木棒的被火光照得異常顯明而沈靜的養蜂人。

妻子

E·柯諾寧科

老頭子外科醫生，把傷兵檢查完畢以後，坐到戴威德床舖跟前的方凳上，得意的擺着蒼白的小鬍子，對他說：

「恭喜恭喜，好朋友。明天我們放你出院吧？想像不到，可是事情就是這樣的。你也該慶幸我吧，青年。現在事情是過去的了，我可以實在告訴你吧：我不曾希望到事情會有好結果的。因為你身上沒有一點好的了。好朋友，十一次手術呵。真是野蠻匪徒呵！他們想叫你死，可是你活着呢！」

教授的面孔，發着愉快的光輝。

「謝謝你，醫生，」戴威德苦笑着。「多謝你這些……可是……」

他不作聲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從他心坎裏呼了出來。

「你這「可是」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外科醫生吃驚的問着。于是就看見戴威德

用報紙掩着滿含着淚的眼睛。

「你發瘋了嗎……」老頭兒在飛行員的床舖上彎着腰，低聲說，「你怎麼呢，不喜歡自己死而復生嗎？不喜歡自己恢復健康嗎？你只說一句話：是嗎？」

戴威德吞了淚，只同意的點了點頭。他閉了眼睛，眼淚順着被傷痕弄醜了的，燒傷成薄紫色的臉上流着。

「我這樣誰還要呢……」他好像小孩子似的哭着，羞慚慚的流着淚，低聲說着。

「戴威德……算了吧！戴威德，這是神經病。這是糊塗。最後，這是不合理的。你聽我的話嗎，戴上尉？現在到我的治療室去吧。我等着你……我命令你這樣。」

老外科醫生出去了，幾乎是從帳幕裏跑出去了。他那時很煩亂，失望和傷心。他把頭縮到脖子裏，在自己的治療室裏，由屋角裏到屋角裏來回踱着。他細心的給他縫了好多傷，給他接了斷骨，把他從死裏救出來的這位上尉，是他的手術的勝利的傑作……可是他却說這些作的都是多餘……

戴威德響着拐杖進來。

「我得罪你了，醫生，」他低聲的說。

「我嗎？」老醫生聳了聳肩，金邊眼鏡在他的鼻樑上跳動起來。「你真是傻子，你得罪我了。誰要他嗎？！天啊，救了這樣的青蔥夥子。誰要你嗎？國家，祖國，以及你爲牠流血的自己的家庭要你呢。你是蘇聯領土的保衛者，戴威德，你擊落了不知多少法西斯的「麥賽什密特」機呵。」

「是的！你再不能飛行了。可是你在戰鬥裏會找到別的位置呢。難道我們對你的事情還少嗎？你這娘娘巴巴的人呵！……」

小老頭醫生氣得臉紅着。他跑到窗子跟前，丁香花在窗外盛開着，他用細長的手指敲着玻璃。他的蒼白鬚鬚顫動着，金邊眼鏡更厲害的在鼻樑上跳動着。

戴威德帶着賠罪的神情微笑着。老頭子把他罵了一頓，他就輕鬆得多了。他從椅子上起來，走到外科醫生跟前。

「醫生，」他的下巴挨着醫生的肩說，「你真是一位出奇的人……我真不願同你分手。謝謝你，醫生。大概我是一個娘娘巴巴的人，這是非常糟的。醫生，我答應你我再

不這樣了。當然，我會在人生裏找到位置的！」

他們默然的對着窗子望了一會。好像父子似的站着。

「多好的丁香啊！」老頭子帶着和解的神情低聲說，「此刻的天氣真好呵……戴威德，此刻這一切都是你的。現在我把這一切都交給你吧。不壞吧？過幾天你就看見自己的妻子了。」

戴威德難過的把肩頭一皺，響着拐杖，又去坐到椅子上。他閉上眼睛。

「你又怎麼了呢？上尉，你又想什麼呢？」老頭子威嚴的問道。

「我有一位年輕的妻子，教授。年輕的，漂亮的妻子……」戴威德羞嗒嗒的低聲說。

「怎麼呢?!」外科醫生氣沖沖的嚷道。「據我所知道的，她是在世而且很健康的，郵差往我們醫院裏送她的信都送累了。」

「是的……瑪霞寫的信真好呵……她的信對我是空氣。她等着我呢。醫生，我們互相間非常敬重呢。醫生，可是我……我應當對你承認……或許這很糊塗……我寫信沒有

告訴她這件事。」戴威德用手掌照燒傷的臉，照鋸了四分之三的腿拂了一下。

「我不能夠，不能夠……我瞞着的，」他難受的臉紅着，低聲說。

「荒謬得很，」醫生斬釘截鐵的說，「你枉瞞着的。你的傷痕是光榮的傷痕。你的燒傷是光榮的燒傷。兒童們在街上遇見你的時候，都應當脫帽。你的妻子應當驕傲的扶着你在街上走着……」

「呵哈，醫生！」戴威德愉快的笑起來。「同你在一起是多麼好呵。我叫你傷心，請原諒我吧。醫生，我夜間睡不着覺。有時候我覺得，最好是生活到我的隔邊的病床庫洛金去的那殘廢院裏去吧。你曉得庫洛金的太太把他擲了……她離開他了，可是他什麼親人也沒有……」

「這是浪蕩女人！」醫生把眉頭一皺，打斷着他的話說。「到帳幕裏去吧，戴威德。現在吃晚飯的。到帳幕裏去，別使那些糊塗思想去苦惱你的心吧，——不是爲了這我替你醫好了的！」

……可是，在軍醫院的最後一夜裏，這些思想是不容易放下的。戴威德翻來翻去的

話翻着，說着夢，呻吟着，喝着水，摸着才壞的斷腿。當帳幕裏亮了的時侯，他從白色的小桌上把鏡子取來，厭惡的端詳着自己的紫紅的醜臉。

「眼睛依然是那付眼睛，」他想着，這使他燃燒起來了，「這眼睛瑪霞一定是認得的……她愛過這眼睛的。」

禮拜日戴威德回到故鄉的城裏。他沒有給瑪霞打電報，也沒有人來接他。帶着紅十字袖章的雙頰緋紅的姑娘，把他扶到廣場上，他就在那兩旁種着綠樹，滿洩着早晨的陽光和新雨後的溫潤的街上，一拐一拐的走着。花，葉，蓓蕾，都放着清香。熟識的村子，好像在掌上似的，橫在他前邊，遠遠的是工廠的文化俱樂部的白房子，他第一次在那兒同瑪霞認識的。

瑪霞！戴威德覺得好像狂暴的愉快把他的全部生命都沉沒了。他現在要看見瑪霞，看見自己的親人瑪霞呢。痛苦的心情，無端的消失了。戴威德把一切都忘了。他微笑了。他使勁的向前邊掄着自己的拐杖，加速了脚步。忽然間，他打了一個跛脚，就瑟縮了起來。

「不，我不能這樣到瑪霞跟前去的，」戴威德傷心的想着，靠到房子的牆上，「應當給她寫信呢。我爲什麼沒這樣作呢？我怎麼敢不作聲呢？我不去。她……怕呢。總之，應當早說呢。她或許想一想決定……」

清朗的早晨，陰暗起來了。被春雨洗了的綠色的樹頂，再不帶着一片喜色了。戴威德遽然的轉回身來，慢慢的回到車站上。

他回到傷兵站裏，垂着有力的，聰明的，從前非常善于駕飛機的兩隻手，坐到屋角裏。他默然的坐了幾分鐘，後來決定給瑪霞寫信。鉛筆在紙上奔馳着。戴威德把一切都寫了。他寫他是一個殘廢人，寫他的臉變得很難看，他稱他自己是一個材壞人和畸形人，他對自己造着謠言，把自己描寫成比實際上更不成樣的一個人。

「是的，我是這樣的人，瑪霞，」他突破着拍紙薄的紙上的格子，振筆直書着，「你認識我的時候，我是一個漂亮的，強壯的，有力的人，當姑娘們凝視着我的時候，當我同你在街上走的時候，你是多麼滿意呵。現在我不是那樣的了……」

他停了筆。他的心靈提出抗議了。一道怎麼他不是那樣的呢？難道瑪霞只是爲了他

的漂亮的肉體才愛他嗎？難道他不是同從前一樣的人嗎？而且，他更好，更成熟，更聰明了。在危急的時候，難道他不是慷慨的把一切都獻給祖國了嗎，在同法西斯獸軍的作戰裏，難道他不是一個最堅毅而勇敢的戰士嗎？……」

可是他苦笑起來了。于是就嚴厲的揮起筆來：

「……如果你担不起這樣的重担，你就不要來吧。」

戴威德找着那位帶着紅十字袖章的雙頰緋紅的姑娘，把信交給她。

「這……很要緊的……你什麼話也不要說。你只把牠投到信箱裏……投入門上的藍信箱裏，」他用焦急的低聲說着，他眼裏充滿着如此的請求，使得那雙頰緋紅的姑娘，沒有把話聽完就把信接住了。

戴威德傲然的坐到車站的花園裏，坐到信中所指定的菩提樹下。他尋着，當每次小路上出現了女子身影的時候，他都抖顫着。微風掀動着他那百經百戰的揉皺的外套襟。麻雀落到他那被太陽晒暖了的拐杖的墊子上，大胆的叫了一聲，就飛走了。戴威德坐了

一點鐘，兩點鐘。不見瑪霞。

「不來的，」心煩意亂的想着。他怕起來了。「難道她不來嗎？不，無論如何，她是應該來的……來說……難道她不來嗎？」

又過了一點鐘。還不見瑪霞。戴威德累了。太陽晒着他的頭，肩膀在痛着。而更痛的是他的心。

「那麼，」心裏想道，「那麼……那麼……」

他抬起那發重的睫毛，手向拐杖伸去。忽然就看見一個女子。她一直向他走去。不，她不是走，而是揮着好像翅膀似的兩手跑着。她的栗色的髮環，迎風飄動着。

「瑪霞！」他在要命的苦悶裏，在瘋狂的歡喜裏喊了一聲，好像小孩子似的抖擻着，瑟縮着，彷彿誰的重掂掂的手在他頭上揮着一般。

「瑪霞……你瞧……瑪霞……你瞧……」他細聲的說着，笑着，哭着，不睜開那女人的溫暖的手掌掩蓋着的幸福的眼睛。

「你怎麼敢……你怎麼敢……不，你怎麼敢呢，」女人傷心，憤怒，愉快得抖擻着，重複着，撫摩着，吻着他那剃光的傷痕交錯的頭，額顱，眼睛，嘴唇和他的變醜了

的雙頰。

她幫他起來。她扶着他，她把他的拐杖遞給他。把他的褪色的行軍袋，掛到自己身上。

他們驕傲的並排的走過了滿洩着陽光的全城。

罐頭盒子

G·費什

普利霍吉科對我說，娥麗霞在古班等着他。呵，那當然是一位黑眉的，俊俏的，栗色眼睛的人，我也想百十來次的把我的姑娘告訴他，可是……當時要收集罐頭盒子。這些裝西紅柿，醬沙丁魚或豆子豬肉的罐頭盒子，什麼用處也沒有的。裝青豌豆的，甚至裝醬的罐頭盒子也可以的。結果，我們找得最多的是裝豆子豬肉的空罐頭盒子。

你要問一聲，我們收集這些罐頭盒子幹嗎呢？因為我們是戰鬥員，而不是廢物利用的收集者。當我們的官長沙無量上士吩咐我們，叫盡可能的到處多收集空罐頭盒子的時候，我們也對他說過這話的。

擺在沙無量，我和普利霍吉科面前的任務，是無論如何要帶一個「舌人」來。夜裏應當出發的，可是清晨上士就吩咐我們弄罐頭盒子。我們對他說：

「可是我們要去偵察呢！」

「我就是爲着偵察盡心呢，」上士回答說。

我對沙無量知道得很清楚。他不說廢話的，我記得：還在戰爭初開始的時候，白芬把我們的一班人包圍了。我們照例開着槍。可是這時一個白芬軍官就對我們喊起來：

「朋友們，紅軍士兵們，別開槍吧！」

芬蘭話是沙無量的家鄉話。他大聲的回答着，好叫他們都能聽見：

「好吧，就照你說的辦吧。我們不開槍。我們用刺刀刺吧！」

說着就爬起來，我們在他後邊追着就用刺刀衝起來。

你想怎麼樣呢？我們全部都一齊衝出來了！

白芬是沒有想到這一着呢，這以後，沙無量又做上士了。呵，如果他吩咐收集罐頭盒子，那麼，一定是有用的。我們盡力的收集了五十來個盒子。

「上士同志，」我們問道，「把他們放到那呢？」

「我們隨身帶上吧。」

我老實說吧，才上去我們甚至都不滿意起來；他這是要什麼聰明呢。況且，這五十

個空罐頭盒子雖然不很重，可是帶在身上很不方便，很累贅。命令總是命令，於是我們盡力的不叫洋鐵盒子發響，不走小路，順着小丘跳着，鑽過絆人的灌木叢，跨着暴風吹倒的大樹和走過了稠密的小松林。

早上的時候，到了芬蘭的後方。休息了一小時，後來官長吩咐生一堆火，我們把罐頭盒子撒在火的週圍。有二十來個。太陽在洋鐵盒子上愉快的發着光輝。

「呵，弄得更其亂七八糟些吧，」上士，命令着，自己也折起樹枝來。

這時我們懂得他的意思了。我們快活起來了，我們盡情的踏着地，踩着野火週圍的蘚苔。

我告訴你說吧，普利霍吉科是一個真正的大漢。他亂七八糟的胡弄着，看來真正的好玩。

幹完了自己的事就走了。過兩點鐘，聽見有人語聲，于是就消聲匿跡起來了。我們望見：芬蘭的輜重車在路上走着，有三十來輛馬車和武裝衛隊。當然，那時很可以亂來一通，嚇唬他一下，打一火。可是我們的任務是另一種的——是捉「舌人」的。那麼，

就應當消聲匿跡起來等待着。

我們等了好久。老實告訴你吧，這一天我們是很倒霉的。三次看見了敵人。我們當然能射擊的。可是我們應當給指揮部帶來的是會報告消息的白芬人，而不是一具死屍。

普利霍吉科是一個沒耐性的人，他說：

「我們揍死他幾個就回家去吧，我們的日子是倒霉的呵。」

「別忙，」上士回答道。

我們離開了道路，休息了一下，後來又把罐頭盒子撒在那兒，同樣的亂七八糟的作了一通。

我們又走了好久。

我們跟着一輛轎重車走着，牠停，我們也停，牠走，我們也走。我們於是就到林間的空地上。這樣的空地，這兒稱做草原地。空地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乾草塚。

「芬蘭人停止起來喫晚飯的，」普利霍吉科說。

「現在他們逃不脫我們手了，」上士回答說。

他就吩咐我們，叫鑽到草塚裏面睡覺。的確，我們真累了。因為我們不是順着路走的呵！

「我現在來守衛吧，」沙無量說着；就同我們一齊也鑽到草塚裏。

我記不得我睡了多久。大概時候不很大。有人到我腰裏推了一下，把我弄醒了。

「照我作吧！」上士對我低語着，也對普利霍吉科同樣說道。

這夜月亮是很大的。空地裏明得差不多好像白天似的。我們看見：兩個芬蘭兵士張望着，慢慢的向我們的草塚跟前走着。我們抑制着呼吸。

芬蘭人走到了，開始抱着乾草去喂馬。上士想的很對。他們對自己的宿營保護得很週到，他們自己走到我們跟前。他們抓着乾草，幾乎挨住了我的靴子，可是我不作聲。

他們都抱了一大抱乾草，轉過身子回去了。他們每個人的兩手都估着。於是上士把我們推了一下，我把普利霍吉科推了一下，於是我們就從草塚裏跳出來了。

乾草鑽到我們領子裏，刺着脖子，鑽到靴筒裏，沙沙的響着，可是我們不注意這些，跑到芬蘭人跟前，揪背脊把他們抱住。

大力的普利霍吉科，把那兵士緊緊的抱得使他連一點氣都出不上來。真把他的命送掉了。

另一個人我們把他眼睛紮起來，把口塞起來，沿着小路和不沿小路，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回來了。那俘虜是瘦弱的。這是不用說的：他們那樣的火食是不會使人有氣力的。可是事情還不在此。

普利霍吉科一路都咕噥着。這種勝利無論如何都不能使他心裏慰貼。

「難道這是人嗎！去你的吧！好好一個兵士死了……大概是嚇死了，」他對沙無量辯解着，眼睛不從第二個俘虜身上放下來。可是上士沉默着。

我們把任務完成了。俘虜報告了很重要的消息。而且還報告了一件使我好笑的事情。

「很大的一支俄國軍隊，深入到我們後方裏，現在停在那兒的，」俘虜說。「有五十來名人。我們後方的一切部隊都行動起來，要把他們捉住的。」

「你從那知道是五十名人呢？」沙無量問道。

「不難推想到的，」俘虜笑着說。「我們在森林裏找到了兩次休息的痕跡，罐頭盒子。因為在很好的情況下，每個罐頭分給兩個人喫中飯的。我們的軍官，根據這些罐頭盒子，來判斷了蘇聯部隊的人數。現在所有的部隊都發動起來了。」

呵哈，白芬人在自己的後方捉我們的部隊呢！好吧，我們的長決定了。於是就利用起這些來。用迅速的打擊，楔入到敵人的陣地裡，當他醒悟起來是怎麼一回事，和把分散在森林裏的部隊招集起來的時候，用軍語來說，我們的陣勢大大的改善了。

這就是你的罐頭盒子！

後記

曹瑋華

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按着預定的計劃，譯完了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及油船德賓特號以後，就開始了A·托爾斯泰的保衛察里津的介紹。這是因爲：一方面要給一個刊物定期『交差』，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精力時間集中起來，好有計劃，有系統的多介紹一點大部的蘇聯名著。不料在該刊物的『新的方針』下，『察里津』不得不中途『放棄』了。

我想起了：在抗戰的第二年，隨着平大到了漢中城固的時候，偶當課餘，帶着孩子到漢江河濱散步。那兒有一堆堆衣不蔽體的辛勤的工人，挖着沙，倒到淘金的沙床上，提着一桶桶的水，融着一滴滴的汗，往上澆着，洗着。常常忙碌了半天，辛苦了半天，而結果却往往是徒然：一星金沙也淘不出來。

中途『放棄』了察里津以後，我就沒到塵封的書報雜誌堆中，去『挖』，去『洗

」而結果却還不如漢江河濱的金工：常常好多時日，連一星『金沙』也淘不出來！蓋介紹東西，並非盲目的信手摸來就動筆的。往往找了一大堆材料，經過好多時日的閱讀以後，在內容與技巧上，真正經得起介紹的，常常連一篇也沒有。

在兩年『洗沙』的辛勤中，對於察里津的不得已的暫時的『放棄』，雖不免偶而有點悵惘，但這期間的精力與時間，也並不是完全浪費了的。

這兒集印的夢，也就是兩年來『洗沙』的一部份的結果。這兒有幾篇雖然也還是『沙』，而不是『金』，但在某些程度內，牠却發着光輝，不完全是黯然無光，一片灰色的『沙土』。尤其是小花兒——七瓣小花兒，夢，小鳥，黨證等，從各方面看來，都不失為藝術的傑構，都並不是灰色的『沙土』，而却是有『分量』的，水沖不去的，留在『沙床』上的『金沙』。

現在關於本集所收的作品與作者，拉雜寫幾句。

卡達耶夫 (V. Kataev)，這是中國讀者所最愛的作家之一，關於他，現乘便將作者去年給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中譯本寄的自傳，錄在下面：

我于俄歷一八九七年正月十六日，生于奧得賽一位教員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卡達耶夫的家裏。寫作開始得很早，幾乎從七歲就開始了。

一九一五年，就從中學校入到現役軍，到砲兵裏當志願軍去了。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

一九一五年投入紅軍，參加內戰，直到一九二〇年。

在南俄通訊社作過宣傳工作。

可是在這些時候，沒有停止過寫作。

一九二二年，從南方來到莫斯科，就定居在這裏。

我以爲自己是屬於俄國文學托爾斯泰，柴霍甫，勃爾的現實主義派的。

在好多短篇中，我還寫了三部長篇：虧公款的人，時代，前進吧！和霧海孤帆及中篇父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等。

對劇場寫了幾個喜劇。其中有幾個在藝術劇場出演（虧公款的人，裏方外圓），而且蘇聯的各劇場差不多都上演過，歐美有些劇場也演過。

我的散文，譯成了歐洲各種文字（英文、法文、德文、丹麥、挪威文等）及蘇聯各民族文字。

目前正在寫作長篇曠野裏的田莊，而且寫一個影劇詩人。有時在真理報上寫小品文。

一九三九年，寫了自己的文學著作，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列甯勳章」。

夢，寫於一九三四年，曾出有插畫單本，後選入小火叢書卡達耶夫短篇集在史莫爾附近及十月革命二十週紀念莫斯科出的戰鬥的年代小說集中。

作者是善於利用「友誼的幽默」，或者可以說利用抒情詩的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的，但這並不是形式主義者的空玩花樣而已。這在他的代表作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樣，表現得非常顯明，對於作者，舊形式就是用來表現新的主旨的。在這一篇充滿着深刻的詩意的短篇小說夢裏，也異常顯明的表現着。作者在舊百科全書裏，找到了下邊的一句話：

「夢用藝術寓意的表現成一個肩後長着蝴蝶翅膀和手中拿着小螢花的人形。」

把「幼稚的，可是美麗的」舊的譬喻，引用到一篇短篇小說裏，來寫有五千五百人

的英勇的布丹尼的騎兵軍團。牠掩護着從察里津退却的紅軍的後方，担任着敵人的一切的打擊。『有一次，在退却開始的時候，他們在三日夜之中，打了二十次衝鋒。二十次呵！……夢魔把眼睛閉上了。睫毛彷彿帶了磁性似的。』於是布丹尼就下着命令：『大家都睡去吧』。下令叫睡二百四十分鐘。拱衛着全軍的酣夢的，是布丹尼和自己的青年傳令兵。鼾聲把周圍的荒草都吹動了……

我想像着一幅絕妙的圖畫。曠野。夜。月。睡了的露營。布丹尼騎在馬上。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難克服的夢魔，有額髮的，面黑的小孩子，他的耳邊夾着一小束枯萎的罌粟花，滿落着灰塵的熱肩上，落着一個睡了的蝴蝶。

兒童故事的，極動人的溫存的譬喻，距布丹尼戰士們的這場酣夢，好像有十萬八千里似的。在這故事裏，對這種表面的不相稱，自然也有作者的微笑。可是實際上，這種譬喻，在這兒是非常適合的。牠在這兒把布丹尼的對於戰士們的慈父似的溫存的關懷，表現得異常銳敏而充滿着詩意。那位青年傳令兵，在這譬喻裏，是這種溫存關懷的詩的化身。小說的結局和開場，銜接到一起，構成了藝術的完整的一體。對於小說材料的表

面的不相稱，却覺得內心的非常深刻而適合，這舊的譬喻的本身，却充滿着嶄新的，有力的內容。她在這兒重新復活了。這篇的小說，都照耀着溫存微笑的光輝。

這是作者作品中舊的傳統形式和新內容的對比手法之一。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寫于一九四〇年，初發表于該年二月十日的文學報上，後收入上述之短篇集中。這是一篇極優美的兒童故事。這故事一開始，就把一個小姑娘帶入到不可實現的空想裏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小姑娘珍妮。一位神祕的老太婆，給了她一朵各種顏色的七瓣的小花兒。只要撕下一個花瓣，唱一遍簡單的小歌，任何的希求，即刻就可如願以償了。珍妮夢想什麼呢？她首先希望的是把被狗吃了的麵包圈弄回來。其次，她希望被她打碎了的媽媽心愛的花瓶，重完整起來。這樣把兩個花瓣使用了，她如願以償了。珍妮又去到院子裏，望見孩子們在玩着「巴巴寧」遊戲。她自己想到一到北極。轉瞬間，她的希望就實現了。又使用了一個花瓣。第四個花瓣用在使她由北極重回到院子裏。她回來以後，就幻想着得到一切的玩具。于是千千萬萬的洋娃娃，轉瞬間就順着蘇聯一切的道路向她跑來了。洋娃娃後邊跟着的是小皮球，自行車，拖拉機，坦

克，大砲……千千萬萬的玩具飛機，都在天空裏飛着。大街小巷都湧滿了玩具，使交通都斷絕了。珍娜嚇壞了。現在她想叫所有的玩具都轉回頭去。爲了實現這個願望，把第六個花瓣使用了。這最後一個花瓣，想着用到什麼上邊呢？來半公斤「熊牌」糖嗎？來一輛三輪自行車嗎？來一張馬戲票嗎？來一雙新涼鞋嗎？珍娜猶豫起來了。可是，這時忽然看見大門口坐着一個男孩子，她就請他一塊跑着玩。可是他是一個跛子，這對他是不可能的了。於是珍娜就最後一次的用那幸福得抖顫了的細聲音，唱着自己的小歌，把那一朵神祕小花的最後一個花瓣撕下來，那小孩子即刻就成了一個健全的人，就同她玩起捉迷藏來了。

這一篇輕鬆明快，充滿着詩意的兒童故事，到這兒就收場了。這兒所表現的幻想，是一切年紀不同的人所都有的。在失意或惑疑的時候，我們常常回憶到我們的童年，在那兒去尋找實現任何願望的幼稚的幻想。關於人類的完滿幸福的深刻的思想，在這兒生動明快的表現了出來，

兒童想像中的幸福，常常是想得到世界上一切的玩具。可是他要這一切玩具幹嗎呢

？他要一個皮球，一個洋娃娃，一輛小汽車，此外，還想使他的小朋友們也都有這些玩具，只有那時玩起來才有興趣的。

卡達耶夫是如何微妙而細心的，不帶任何教訓的口氣，把自己的讀者導引到這種思想上來。這兒不帶一點的教條主義，充滿着詩意的健全明快的思想，更有力的表現出來。這種思想，將永遠的深入到兒童的意識裏，因為這兒並不是用赤裸裸的概念，來替代藝術形象的。珍妮的想有一切玩具的希望，成了極糊塗的舉動，把城裏的一切街道都擠滿了的洋娃娃。站崗的警察，都急得爬到路燈柱子上——這些顯明的藝術的細目，都是使人難忘的。

可是，打碎了的花瓶能重新合起來，這是多麼快意呵！媽媽不對珍妮生氣，一切都很順利的過去了。被狗吃了的麵包圈，也弄回了。在光天化日下，玩着『巴巴寧』，吃着各種各樣的麵包圈，呼吸着新鮮空氣，看馬戲，騎自行車，跑着，跳着，舞着，這都是多麼有趣呵。這兒貫徹着兒童的樂觀主義，作者大胆的想像與高超的手腕，擔任了兒童故事的特點，而且正確的解決了複雜的問題。

故事的女主人公珍妮，在她的病友的健康的恢復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問題就在這故事的收場裏解決了。人類眞實幸福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在于使得一切人都要健康，豪邁，歡樂。當然，好像珍妮幫助她的病友那樣，不是每個人所能做到的。可是每個人都應當用各種的方法去幫助。那時完成這種天職的意識的本身，會把人生變得更其美麗而愉快的。

卡達耶夫就是用藝術大匠的手腕，把自己的主人公，往這種思想上導引的。

小笛和水罐，初在報紙上發表，後印有插圖單本。也是一篇充滿着詩意的兒童故事，其手法與小花兒——七瓣小花兒都相似。

兩座堡壘，是寫西白俄羅斯被解放後的一幕情景，也收在上述之短篇集中。

他們兩個人，初發表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小火雜誌上。寫的是蘇德戰爭的情形。因爲本書的編製，是以人爲單位，所以就排在這兒了。

他的得獎的作品團的兒子由茅盾先生翻譯，收入本叢書出版了。

法捷耶夫(A. Fadeev)是毀滅的作者，是蘇聯極有權威的作家。于一九〇一年十一

月十一日，生于特威爾省的肯拉赫地方。幼年隨父母至東西伯利亞，所以遠東各地，如烏蘇里，伊曼等地，他都非常熟悉。

他最初求學于海參崴的商業學校。一九一八年秋，在白黨將領科爾卡克的反動勢力下，開始作黨的祕密工作。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游擊隊反攻科爾卡克及協約國聯軍的時候，他也參加了游擊戰，科爾卡克被消滅以後，就在赤衛軍裏服務，與日本軍隊作戰，一九二〇年四月，在沿海一帶，與白黨謝明諾夫作戰。一九二〇年冬，在外貝加爾服軍役。

一九二一年春，被推為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全俄黨代表大會。旋參加鎮壓克朗什塔特的叛亂。受傷退伍。後肄業于莫斯科鑛業中學。

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六年秋，曾在莫斯科，古班，洛斯托夫等地，參加黨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寫小說氾濫，一九二三年寫逆流，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寫毀滅，一九二四年起，寫烏德格的最後一個。

因爲在蘇聯文學上的卓越的成就，曾獲得『列寧勳章』。

他的毀滅同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及傅爾曼諾夫的夏伯陽，同爲紀念光榮英勇的國內戰爭的不朽的豐碑。

小鳥也就是從作者最熟悉的生活中取材，寫可泣可歌，光榮英勇的內戰時代一個鬥爭的片段。「小鳥」爲着光明的未來，終于用自己的血，去洗滌了那些『腐朽的爛污』。

小鳥譯自一九三九年莫斯科出版的小火叢書法捷耶夫短篇集地震。

斯達夫斯基(V. P. Stavsky)，生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長篇有疾走，村落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選爲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現任巨型文藝雜誌新世界編輯。一九三九年莫斯科出的文學日歷上說：斯達夫斯基是天才的作家，是列甯黨的忠實的兒子。

英雄故事，譯自一九三九年十月及十一月新世界雜誌合刊。

邵洛霍夫 (M. Sholochov) 是哥薩克人，一九〇五年生于頓州威申村的克魯任林莊。

在國內戰爭完結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頓河流域的反富農的鬥爭。

一九二三年開始寫作。那時常在少共刊物上發表東西。一九二六年，開始寫靜靜的頓河（第一卷出版却在一九二八年，第二卷一九二九年，第三卷一九三二年，第四卷一九四〇年）。

而很少有人知道這位未來的偉大作家，從一九二〇年起，改了不少的職業，郭芬舍弗爾 (V. Gofenshefer) 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月份的 V O K S 通訊上論邵洛霍夫一文中說：「從一九二〇年起，邵洛霍夫曾做過教員，裝卸工人，石匠，會計，苦力，他在未做了作家以先，不斷的受着飢寒的襲擊，但是他埋頭下苦工夫，用功，自修。」

鐵流的作者綏拉非莫維支，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邵洛霍夫的短篇集頓河流域的故事

(大部譯出收入死敵中) 序言中說：

邵洛霍夫的這些短篇，好像生氣勃勃的曠野的花朵似的出現了。所表現的非常質樸、鮮明，

真覺得活現在眼前似的。所用的語言，是哥薩克口頭所說的那種形象的燦爛的語言。謹嚴，簡煉，這種謹嚴，簡煉裏，充滿着生活，緊張與正義。

銳敏的感覺，豐富的知識，精細的觀察，善于從好多特徵中提煉最特質的東西。

這一切都說明了，只要邵洛霍夫學習，只要在每一篇作品上從從容容的下工夫，一定要成一個極可貴的作家呢。

綏拉非莫維文的這預言實現了。邵洛霍夫成了蘇聯第一流的天才作家。

靜靜的頓河及被開墾的處女地的作者邵洛霍夫，爲着文學上的巨大的成就，曾獲得蘇聯政府所頒佈的「列甯勳章」，「史大林文學獎金」，被選爲科學院會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德戰事一起，即到故鄉頓河流域，參加保衛祖國戰爭。在頓河流域，就是寫當地民衆參加戰爭情形的。現在他在寫長篇他們爲祖國而戰。

伊凡諾夫 (V. Ivanov) 在一篇自傳裏說：「我的生年不是一八九五年，就是一八九六年，準確的生年，連自己也記不清了。」而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文學出版局印行的文

學日曆上，關於伊凡諾夫生日的記載，却是：「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他生于西伯利亞伊爾德什河畔的塞米帕拉丁州的列白日小村。幼年喪父。由小學出來，就到馬戲院裏當演員，稍後由叔父幫助，入農業學校，讀了一年書，就棄學經商。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當排字工人。

他的創作生活，開始于一九一六年。在那時曾得到高爾基的不少指示與鼓勵。革命後，曾做社會保安委員會秘書。內戰時，曾加入工人赤衛軍，保衛鄂木斯克。

一九二〇年，得到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由西伯利亞到彼得堡，加入「綏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裏。過着極窮困的生活。

他是蘇聯文壇上有聲望的老作家。他經過的創作的道路是很迂曲的。他的初期的作風，完全處在「綏拉皮翁」派的影響下。到了他的代表作一四六九號鐵甲車和游擊隊出世，都認為他是當代最有聲色的作家之一。在這些作品裏，作者用藝術的手腕，把革命農村的赤色游擊隊的原始性，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這些作品裏，雖然部分的呈現着生活的無味與冷酷，盲目的原始的力，但這些作品的一般的基調，却是健康而豪邁的，

牠的革命的情緒，是頗有感染力的。在下一期的作品——外來的故事和逃亡的島裏，藝術的手腕更進步了，主題和文字方面，都經過慎密的思考，可是革命的熱情，却有點消沉，現代性的鬥爭局勢，也却有點弛緩。作者把一般人類的主旨與革命無關的一般人生問題，作了首要的問題。

在這以後的作品——爲秘密的秘密，米哈爾·銀門和獨居人裏，作者改變了初期的態度，暴露出不相信人類的創造進化的極端悲觀主義。人生是無意味的，是愚蠢的，是冷酷的，是被一切盲目的偶然勢力所支配的。這些作品充分的表現着心理主義和生物學的自然主義。這些在當時曾引起了好多非難，都批評作者離開了革命的主要路線，失掉了社會價值。

到了一九三九年，他的名作巴爾霍明科問世，作者又獲得了榮評。該年巨型文藝雜誌新世界第四期V·沃洛任甯批評道：

剛出版的巴爾霍明科，是一部很健全的著作，作者的天才，在這部作品裏，達到了思想成熟的境地，異常有力的展開來。作者仗藉豐富的人生經驗與馬列主義理論，用了另一個視角來觀察

世界，這世界的複雜與矛盾，新舊殘酷的抗爭，以及這世界的各方面，都在他面前揭開了。作者從前所不清楚的，現在都顯明的呈現出來，供他運用了。對於荷聯現實的好多傳統與規律性，他從前只是推測捉摸，現在却清清楚楚的看見了這些，由這兒看來，他這部新的著作，有非常深刻的意義與歷史的真實。

巴爾霍明科，這是同夏伯陽，邵爾斯，路得捏夫等一樣的，是國內戰爭的神話似的可泣可歌的英雄，是察里津與衛戰的參加者，是史大林，沃羅希洛夫的戰友。作者在這部作品裏所寫的，就是這位生長在革命期間的天才的紅軍將士所經歷的光輝戰鬥的道路。

作者這些新的成就，曾得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

吉洪諾夫 (N. Tichonov)，生于一八九六年。詩人。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國內戰爭。初加入『綏拉皮翁兄弟』文學社團。在他的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詩作裏，以超階級的孤獨者的面貌出現，那時他所見的十月革命，只是他的寬宏無際的民主的氣概，表

現在他的作品裏的，也是大革命的浪漫色調的謳歌。一九三二——二五年，作者體驗到創作的危機，這危機是由他對革命的接受，是浪漫的，片面民主的。他鑽到狹隘的形式追求的圈子裏，一直使他的詩作的意義方面，非常模糊起來。從一九二七年起，這危機逐漸渡過了。近幾年作者的詩作，都是寫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層的人物。但是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在他的作品裏，總沒有文化和技術來得明顯。他的重要的詩作有幫夥（一九二二年），紅軍在亞拉克斯，道路，臉對臉（一九二七年）；英雄的追求（一九二七年）；詩百首（一九四一）。小說集有冒險的人（一九二七）；中篇有戰爭及高加索故事。一九三九年曾得『列甯勳章』。

威爾塔（N. Virts）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生。寫有孤獨，合法性，均以描寫集體農場生活為主題。此外尚有劇本土地，即由孤獨改編者。一九四一年，曾得史大林文藝獎金。孤獨亦曾譯為中文。北極圈外，初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莫斯科消息

瓦希列夫斯卡 (W. Wasilevska)，波蘭女作家，一九〇五年生于波蘭的克拉科城的鄉村裏。童年及少年時代，都是在鄉村中消磨掉的，所以她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深知在波蘭地主壓迫下的農民生活的苦難與悲哀。

一九一七年，隨父母遷到克拉科城，在那兒讀完了中學和大學，並積極參加了當時學生的革命運動。一九三四年，她到了波蘭京城華沙，在那兒做過女教師，校對員，積極的爲了真理與波蘭人民的自由解放而鬥爭。

她的名作有祖國，一天的面目，大地在苦難中，池沼中的火燄等，都是以波蘭的農民生活爲主題，在這些作品裏，她不僅表現了波蘭人民的悲苦與鬥爭，同時也指示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在大地在苦難中一書的後記中說：「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我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裏取出來的。」對於勞動者的熱愛和信賴，有人拿她的創作比之高爾基的創作。她的手法是明快，鋒利，真實，勇敢。她一點也不誇大。她沒有怪誕的譬喻，華麗的形容語，矯揉造作的對比。她所寫的一切，都是嚴肅，

莊重，質樸。在藝術上，她首先追求的是真實。這些，在這兒所介紹的這兩個短篇裏，也可以看出來。

一九三九年，當德蘇戰爭爆發時，他，步行着經過東波蘭，一直到了蘇聯邊境，當時曾受到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現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德戰爭爆發後，她就積極的參加了紅軍中的文化工作。

她的作品，除上邊所舉的而外，尚有樓頂上的房間，童年回憶錄，以及風行世界的巨著虹及中篇愛。

加布里洛維奇 (E. Gabrilovich)，常在巨型文藝雜誌赤新地上寫短篇小說。生平不詳。游擊隊的女兒，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紅星報。

柯洛梭夫 (A. Kolosov)，為一新作家，生平不詳，戰後常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速寫及短篇小說。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原載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真理報上。

韋錦珂喀亞(O. Witinskaya)生平亦不詳，戰後只見在報紙上寫小品及短篇小說。

楊波爾斯基(B. Yampolsky)，青年作家，著有中篇小說廟會，寫革命前的一個猶太人的小城鎮，曾得批評家的推崇。近出有關於蘇德戰爭的短篇小說集，其中以綠色軍用大衣一篇最好。本集所收之冰菓原發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紅星報。

尼其廷(P. Nikitin)，為消息報南戰場的特派員，偵探原發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消息報上。

蒲斯托夫斯基(K. Paustovsky)，出身新聞記者，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就開始寫作，但初期的作品，都在幻想的，浪漫的，異鄉情調的世界裏兜圈子。那時作者把文學創作當做逃避現實的一種手段，他想從現實裏，逃到空想虛構，神祕夢

幻，奇異冒險的世界裏。所以他書中的人物，都有些漂洋渡海的神祕的幻影。高爾基說：『一九〇七—一九一七年，這是俄國知識份子史上最可恥的十年。』那時的現實生活，那歐戰前夜的反動高潮，也使這位生長在知識份子家庭裏的蒲斯托夫斯基，感到現實的可怕，這時所形成的他的宇宙觀，都深深的印在他初期的作品裏。他那時的離開現實，追求神奇，實不足怪的。

在小品集第二故鄉裏，作者寫道：

我最愛的就是讀地圖。在『讀地圖』這句話裏，我含有特別的意思的。讀地圖——這並非只看地圖上所載的符號，研究方向或計算一條彎曲的河由發源到河口的距離。我讀地圖，就是在陌生的地方週遊的。

這『讀地圖』，幫助了作者由神奇空想世界，逐漸入到現實世界裏。他讀着蘇聯的地圖，就發現了裏海岸上一個白點，這就是很少有人研究的喀拉·布加茲海灣。作者也就以這爲題目，于一九三二年寫了一部著作。這是作者創作歷程上的一個界石，牠標示着作者離開了幻想的，浪漫的，異鄉情調的境地，跨入到活生生的現實世界裏。作者在

這裏相信世界上最美麗，最豐富的國家，就是蘇聯。他深深的感覺到這些現實生活裏的活生生的果敢的建設光明社會的真人，比他以前作品中虛構的人物，更其聰明，深刻，有內容，有意義。這時他覺得科學與藝術，是不能同社會生活分離的。作者走上了光明的，創作的大道，成了蘇聯讀者最愛戴的作家之一了。這以後，他又寫了黑海，北方故事等，都是爲讀者所傳誦的。一九三九年，曾得蘇聯政府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

威林斯基 (E. Wilensky)，任現役軍，莫斯科消息報特派員，一九三八年出有兒童讀物在北極十六天。

倫柯夫 (M. Lynkov)，白俄羅斯作家，一九三九年曾得蘇聯政府所頒佈的『勞動紅旗』勳章。著有小說集在巨浪上。小皮鞋原發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消息報。

格羅斯曼 (Vas. Grossman)，寫有巨著史節潘，柯爾秋甘，頗得蘇聯批評家的稱

讚。老人原載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紅星報。

柯諾甯科 (Elena Kononenko) 和 費什 (G. Fish) 生平均不詳只見他們在各報上寫了好多關於蘇德戰爭的報告和短篇小說。本集所收的妻子和罐頭盒子，初版夢中均沒有，是現在新加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記于滄郊。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改于南京。